

# 中國文藝

本期要目：

治運特輯(三)

周作人先生的中國文學觀

(論文)

李曼茵

旅城四題(散文)

慕容慧文

月滿拾散(散文)

公孫熾

院內雨(小說)

梅娘譯

楊柳村

沙里

現代日本文學介紹(三)楊秋懷譯

第七卷  
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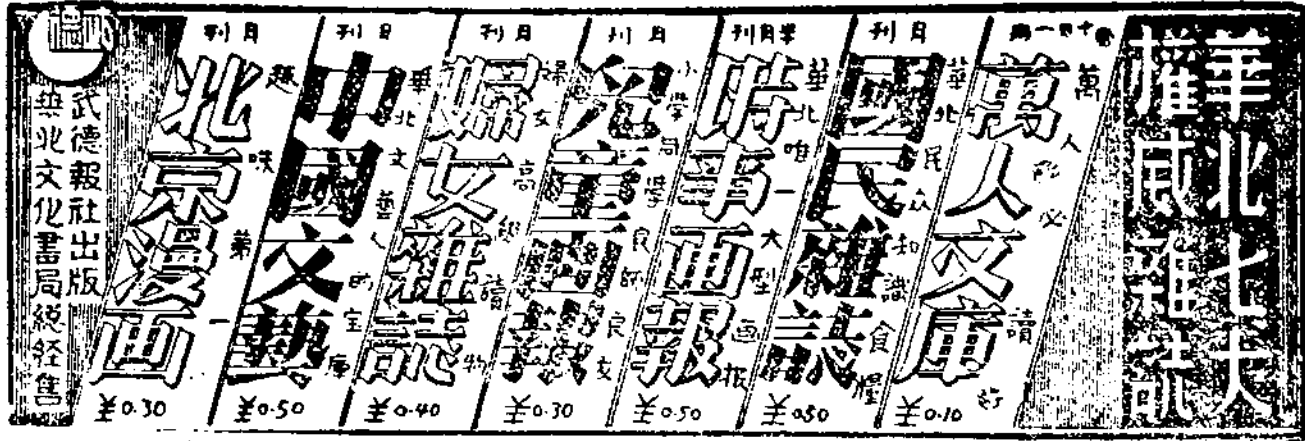
十二月

40



中國文藝出版社發行

# 求知寶庫



## 歡迎訂閱

總經理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七一號

## 分銷處

凡希望訂閱者祈先期付款（現金）不收郵票

- |       |               |
|-------|---------------|
| 天津分局  | 天津河北三馬路居易里三號  |
| 石門分局  | 石門市至善街一五〇號    |
| 青島分局  | 青島市山東路六號      |
| 徐州分局  | 徐州市公關前巷二號     |
| 順德分局  | 順德城內中山西街十一號   |
| 開封分局  | 開封新興西街八號      |
| 新鄉分局  | 新鄉城外石橋園孫賈胡同五號 |
| 大同分局  | 大同城內大東街九二號    |
| 京郊擴張部 | 北京舊鼓樓大街酒醋局三九號 |
| 秦皇島   | 秦皇島西後街十八號     |
| 唐山分局  | 唐山市福星中街十七號    |
| 保定分局  | 保定東大街一九〇號     |
| 濟南分局  | 濟南城內后宰門街十六號   |
| 烟台分局  | 煙台市廣仁路十四號     |
| 太原分局  | 太原市成方街康寧巷三號   |
| 邯鄲分局  | 邯鄲車站新民大馬路中間路南 |
| 運城分局  | 運城阜巷八號        |
| 張家口分局 | 張家口新明大街二道井巷十號 |
| 厚和分局  | 厚和三賢廟巷七號      |
| 秦皇島分局 | 秦皇島西後街十八號     |
| 武德報社  | 北馬路龍亭西箭道二號    |
| 天津分社  |               |

經銷華中南及滿洲雜誌

# 中國文藝



第七卷  
第四期

十二月

## 編者話

慕容憲文的散文向以靜穆稱，寫遊記尤歸人喜愛。何漫久不與我讀者見面了，他以先寫詩，大家再看看他的散文如何？

許真是加入本刊的一位女作家，她有思想，有經驗。公孫雲雲游外埠較久，一月滿拾一還有他以前期的調門，下期將有他一篇新作，作罷完全是一個新世界。

白林是。洲詩人，素常寫詩給「文苑」這次送下成吉思汗長篇史詩，囑發表，登完得一些時候。以告引起。家的論評否？

小說「院內雨」是目前此間日本一流作家飯塚明氏所著，指定在「文藝」刊發表。飯塚十年前在本刊發表梅娘氏的佚事，這雖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件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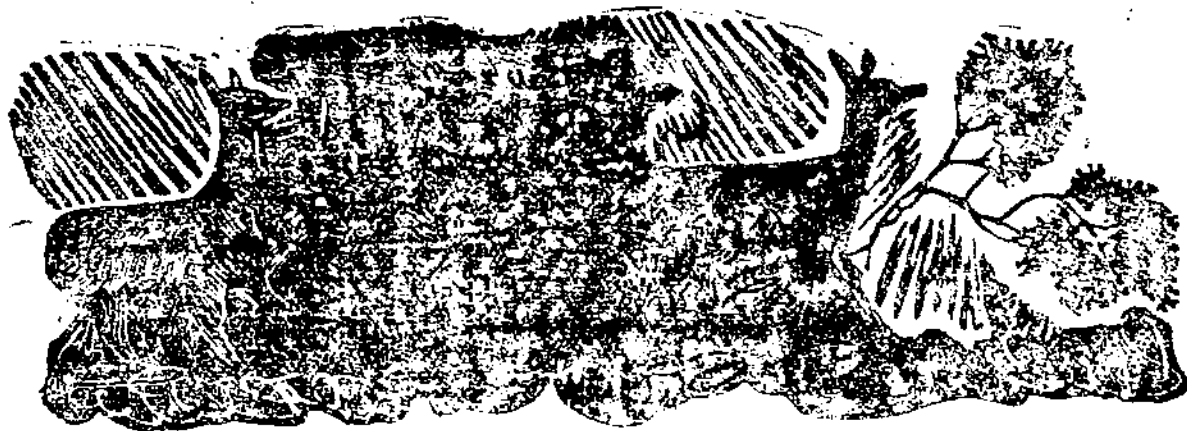
王朱先生的「車」有些地方需修改，這一期暫停一次，希讀者諒。

本期付梓後收到讀者先生對尤炳圻先生譯「我走貓」的讚賞。日文譯本，已有數百種，尤先生譯本，尤為精確。尤先生譯本，尤為精確。尤先生譯本，尤為精確。

也望，時與尤先生送來，這一次大約尤先生譯本，尤為精確。尤先生譯本，尤為精確。尤先生譯本，尤為精確。

共同研究討論的園地。

(編者)



# 中國文藝

中華民國卅一年十二月五日出生  
第七卷 · 第四期

## 治運特輯

革新生活與建設社會的前奏……………章也萍(四)  
春珍的遭遇(治運小說)……………本刊記者(八)

## 論文

周作人先生的中國文學觀……………李曼茵(一一)

## 批評與介紹

南與北的新作……………上官蓉(一五)  
泰義及其文學……………丁仁(一六)  
談尤譯「我是貓」……………真夫(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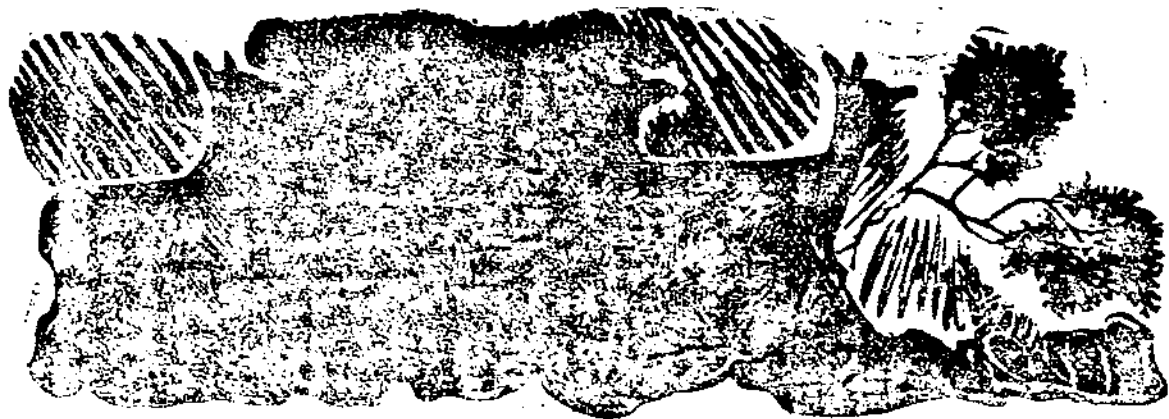
## 散文

旅程四題……………慕容慧文(二六)  
夜思……………何漫(二七)  
古城的眼睛和嘴……………許真(三〇)  
月滿拾散……………公孫孺(三一)

## 詩

成吉思汗(史詩)……………白林(三六)  
白茶(外一章)……………黃雨(三七)  
寄露莎……………寒波(三八)  
夜曲……………克非(三八)





月光曲（抒情詩）	琴子（三八）
相思結	李健（三九）
綉枕	柏綠（三九）
小河	甫光（三九）
故鄉之思	李夢蓮（三九）

小說

院內雨（爲本刊特作）	飯塚朗作 梅娘譯（四〇）
柳樹村	沙里（四五）
做生意	陳異譯（五一）
伯魯的故事	司徒文譯（五五）
結	王巨儒（五八）
籠中	金人（六五）
逐流之歌（續）	謝人堡（六七）
報告文學	
巴拿馬運河之由來	金谷譯（七八）

介紹	
現代日本文學家展望（三）	楊秋懷譯（八五）



# 革命與建設

(三)

革新生活與建設新社會的前奏……章也萍

春珍的遭遇……本刊記者

## 革新生活與建設社會的前奏

章也萍

### 一 建興新中國社會回顧

以「和平，反共，建國」為號召的新中央政權，在汪主席領導下突破中日兩國既往互相的誤解及影響，並以電報來響應友邦日本近衛首相調整邦交的三項聲明，在中日邦交的歷史上，又展開了互惠親善的一頁，於是在友邦日本倡導的大東亞共榮圈邁進實現途中及大東亞戰爭期間顯出了她協贊的姿態。這是有將屆三載的新中央政權在東亞現勢下的光榮史，是人所共悉，但爲了本文對新中國產生的必然性的段落中的一段參考，所以不免再來贅述的。

現在，每當提起新中國三個字的條件，同時還有一個舊中國的名詞在她的後面形成了黑影。或甚有些缺乏理解現勢的人們的腦中舊中國的黑影會無條件的漲大起來的，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落伍的。我們知道新社會是永在變動的，並且是新的代替了舊的，來按照自然演進的規律變換的。新社會的產生，簡明的說來，就是舊社會已經不適台現時人衆的需要，因爲現時人衆的需要是在圖存的最高限度的空間產出一個比舊社會更多圖存機會的新社會，是一個更適於人衆生存的社會。我們要使這新社會健康起來，若往我們新的理念的方向去努力建設她，是沒有話說的，同時，也是我們凡新中國的社會中的一員，都應該去羣策群力的去工作的，前面已經說過社會的變換是有他自然規律的，絕不像外科大夫，腿上有瘡，就鋸腿，這種法則若施諸於改良社會的政策上，必會失敗的這裡有一個很顯明的例子，便是中共，他居然把「階級鬥爭」「資本家」「勞動界」等等西洋社會裡用的名詞來冠在「仁愛」「和平」「大貧」「小貧」「赤貧」的民族的社會頭上。於是不惜流血用殺掠手段來造貧，俾期應用他那條「扶助弱小民族」的口號來號召中國青年。中國既往的農村沒有破產，沒有塗炭，農民多在自足自給的過太平日子，這樣綜合前面的話，來分析中共，他確是國際的侵略者，確是他所要打倒的資本家，確是使弱小民族形成絕對的弱小民族的監造者，他們帶着面具不是說過：「這是大時代到來的前夕必有的現象。」於是他們加強了破壞的工作，還說：「建設是破壞的目的，破壞是建設的先聲。」這句話，在改良社會的政策上來應用，根本是錯誤。因爲他們忽略了社會的進步是緩慢的。他們對社會還有同樣的錯覺

的觀念，便是他們把社會當做水泥，以西洋國家使用的政策，制度等充做模型，把社會即刻製成一個新形態的一如模型者。水泥則可，社會若用這種手段去改良，遭此驟變，不啻說是促其早亡，這裡有幾個因素，不妨提出來，以供諸位愛國賢達備考。

#### 甲 我國社會的演進與演變：

我們方才談過：社會進步是緩進的。這緩進的過程，即所謂：進步的自然的規律了。這是從若干年代的歷史很忠實的告訴我們的，即如我國的社會，秦漢以前的人們多度着以種族為中心組織的生活，但這種生活是不能滿足強者的慾望，更不適於弱小民族的生存，於是強存弱亡，互相吞併，演成了橫的鬥爭，即種族間的鬥爭，至到秦時，方才統一形成一個國家。在制度，文化，心物多方面的建設上方有了重心，於是各種族的文化，制度等逐漸的互相的脫化了而也形成一個綜合的全體一致的了。這樣自秦漢至到民國，在這長期裡，社會的變動却是縱的了；即所謂貴胄層與平民層中間的鬥爭，在歷史上所說的農民暴動，便是指着這個時期而說的。從這長期裏若干朝代裏常是英明的農民領袖做了君主，改革社會，重蓋稅賦，制度，法律等文化問題，多在更適合羣衆的生存條件下產生出來，於是，國家強勝起來，但不久，這樣不過兩三代。使會有庸君出世，信寵讒臣，因一時的喜怒而濫定無常的制度，使羣衆陷於水火倒懸的境地。社會上一切的政令現象多是腐化，陳舊，不適於羣衆生存，於是，烽火四起，所謂揭竿而起的羣衆，團結起來，一齊推翻政府，來建興一個適合他們的理念的社會，樹立起來一個新的政權，再擁護一位負有衆望的人充做國君。於是這新的朝政使革化了社會上腐敗的，陳舊的，及不適合羣衆生活的諸般設施，並樹起適合羣衆的制度。這樣幾千年來搬演着同轍的政變。至到中山先生創建民國的初年，尙有袁世凱也受了這傳統觀念的因襲，而有洪憲的企圖。終被中山先生一貫的力量所打倒。這便是中國社會縱的演變。但是，自我國門戶開放以來，國際資本主義者，開他們侵略的本能，於是，中國原有的經濟便與國際資本發生關係，遂之它把與中國原有經濟活動下的舊有的工商各界改其舊觀，工商各業創造新的機運，因爲他的活動處處關聯着國際資本，遂命名曰：民族資本。也是來區別國際資本的地方，民族資本與國際資本一經發生關係，所謂中國經濟乃完全加入世界經濟系統中了，形成了世界經濟中的一個部門了，遂之中國經濟也由過去的而脫化成了現代的，在他與國際資本互相激蕩間，所發生的新的鬥爭，即是歷史家所謂：新的民族鬥爭期間。

中國在這長期間裏經過了種族的鬥爭而演化到了貴胄與平民的鬥爭而達到國際間民族的鬥爭。他是逐漸的緩慢的經過是若干年，才漸次的改革到如今這個形態。在文化的遺傳上講來，自黃帝……至孔子時止，可以說是中國民族中心思想奠定的時期，以至相傳到現在，在各朝各代完全以這儒家傳統思想爲當時政治的倫理。可惜的是，新民族鬥爭期間，曾被英美侵略主義是以功利主義唯物主義爲時尚而倡導中國青年墜入陷阱，企圖破壞我國固有的，而已建興若干朝代的儒家傳統思想。這點，自大東亞共榮圈建設期間已揭示。由於西洋功利的自我的思想，而與我國在東洋史上有至上光榮的儒家傳統思想摩擦所生的社會現象，是畸形的，矛盾的使着若干青年流血，在家庭裏演着慘劇，在社會上演着慘劇。使偉大的中華民族失掉了思想的中心，形成了罹患歇斯迭里的病者。於是有人說這是新舊社會銜接時期，所謂過渡時代應有的現象。但是，新社會所標榜的儘是打倒舊的，一昧的去尋求西洋社會的制度與思想嗎？至到盡量把西洋民族所有的文化搬到中國來，便算是新中國的，新社會的制度及思想的構成時期嗎

？這是現代中國青年陷入苦悶深淵的因素，同時也是使中國社會墜落的因素。

我們要拯救中國，拯救中國青年，首先要使中國社會步入常態，逐漸的啓發他，使他進步，他才健康起來。所以在這裡我們還得理解社會的演變與演進諸般動向，再來奠定他新的路，否則有歷史重演的現象。

社會由於他本身各層的演變，而牽掣到他本身無時無刻不在動。在動的方向來講，則有進，有退了。這完全看當時的社會各層的動向是否適宜，若按照社會自然的演化律來演進，是和平的，注重歷史的。若積極的，多採用革命手段來暴動，或者是採用根據手段的，是流血的。

現在我國正在建興的時候，新社會正與舊社會抵觸的時候，社會的全面，各層的建設，都需要努力的現時，我們當如何的使將來的社會進步？並採取何種方式？和平？革命？暴動？大流血？

大流血的戰爭所生的必然性，是誰也不希望的事，但在採取和平手段不能達到最後勝利的時候，流血是在所不惜的，即如友邦日本爲了東亞解放，爲了東亞各民族共存共榮的建設，才與侵略東亞各民族的英美國家先和平交鋒而戰爭的，是爲和平而戰的。如暴動，革命等方式，多是激烈的社會變動。結果祇有摧毀社會，使社會退步，而不能助長社會的進步。還有採取報復手段的社會變動，即如中共禍華。他使階級對立，而後盡廢農民暴動，演成社會各階層的互相的報復。如今我們還得檢討一下，一個注重歷史上經驗的愛好和平的，而有他立國若干年尚存在社會最上層的民族固有的傳統思想的民族，一如大華民族；絕不需要那沒有歷史經驗的，試驗室裏正在試驗的成品來充爲我國使社會進步的政策。那祇能把整個的社會陷入不可救的地步。這種現象可以從中共禍華的史實裏見到的。我們所以在五次治安強化運動的指標裡總在標榜着「剿滅共匪」，其目的即在拯救中國良好的社會於摧毀中的。如此，建設我國新興社會的手段，祇有和平一途，才能在適合民族性，及保留我國固有的善良的民族思想「儒家傳統思想」的原則下來努力，來達到建興新中國新社會的使命。這樣才能救中國，建興合理即適宜的社會制度，中國青年積累的苦悶會消除的。

#### 乙 社會中思想的產生及遺傳

所謂社會中心思想，即是群衆所趨向的共同的意識，即是社會意識。由這種意識來維持着政治，制度，道德，來發揚文化，推進社會的。他的產生，則有空閒性及時間性的了，概凡一個民族，需要解決一件社會重大的問題，於是隨着這問題解決的原則而歸納起來，便形成了群衆所公認的社會意識了。如果這種社會意識遠大深切，在個人，家庭，社會，民族，國家，世界多方面都有他圓恰的解釋時，這個民族在世界上會有發展的，否則，這種社會意識祇能解決一時的問題，而不能使子孫們發生信仰，那麼，不但這種思想會被淘汰，即凡有這種不用時間，不適空間的思想的人，民族，國家也在時代潮流中淪爲落伍，甚至滅亡。所以這種思想被稱爲社會的靈魂。

世界各個民族都有適於他發展的社會意識，他們由於這種意識維繫着才能生存，同時是適於他們個性的。即如西洋有西洋民族精神的標榜，來發展西洋民族的社會，維持着西洋文化，政治，制度等各層社會，東洋民族與西洋民族同樣的有東洋民族固有



的精神，即我國幾千年來立國的儒家傳統思想。自黃帝到孔子是社會中心思想大成時期，中間經過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代的演變與脫化，才產出了孔子的思想，此時前後雖有諸子百家的學說，但因時因環境種種關係而被淘汰。直到清季末年，即所謂中國成或國際社會中的一員時期，於是我國固有的社會意識驟遭變動。幾乎形成失去站有的思想狀態，途經我國孫中山先生，承繼了儒家傳統的思想，來著三民主義樹起民族新的世界化的意識。如今我國因為時代的需要而參加了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陣容，製成了東亞民族集團的堅陣，也是由於中山先生的大宇宙觀裏的大亞洲主義而至此的。

大東亞戰爭的勃起，華北因時因地而演成特殊立場，為加強他新的使命的完成，適時而生的治強運動，首在建設華北，使他發揮參戰體制的效能。在現勢中的華北新社會正在奠定的時候，隨在這華北現勢中的社會的變動，而當樹起的華北新社會的意識，是在積極的檢討的，當局在五次治運中所標榜的「革新生活」一項中，不啻是刷新華北社會意識，而以既有的社會意識脫化形成適時的，來發展華北。如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等運動。正是造成革新的華北在這大時代裏的歷史的記錄。

## 二 個人生活的革新及社會的影響

人是有羣的，有組織的動物，個人的生存是在羣裏的，在一個個定的組織裏，如此，他才能有生活的機會。否則便形成了羣的棄者。即如前文中嘗談到社會意識是由民族公眾所引申，所承認的。個人終不能離開社會而生存，所以個人要有社會的形態。要有社會化的人格，及社會的意識。那麼，具備這兩種條件的人的前途，是可預卜的。同時社會裏儘是如此的人，社會的發展也是可預卜的。否則社會必有畸形的現象，社會問題不斷的發生。種種擾擾社會秩序的事件接踵而來的。如果在社會上已經發現以上種種的現象，則當由政府當局或明達之士來做個案調查或團體調查，種種手段盡量蒐集社會變態的因素，如果社會本身發生不良現象，則再設法改良社會，若羣衆不良，則宜設法鼓勵善良的，淘汰劣民。當在使社會進步，使羣衆生存更適宜，更安全的原則上着手着眼。

前面這段文字已經明示給我們的是：社會及個人的關係及政治當局的态度。如今在現勢中華北的社會，早嘗在國際侵略者的剝削下，在他本身的組織上及其羣衆的意識上已呈現了畸形發展，距離我們的理念太遠。即如在意識上已被西洋民族精神的渲染，及共產黨等等荒謬學說，至於我國固有的民族意識幾乎泯滅，影響到社會的組織已形成失掉重心紊亂狀態。能挽此狂瀾，首先樹起一個適於華北羣衆生存及其發展的理念，來逐步的剷除舊有的西洋禍華的種種靡靡羣衆的意識，並當極力剷滅共產荒謬的學說，當先急務，則在於訓導華北羣衆使彼等認識現勢及理解「革新生活」與新華北社會建設的偉大的意義。人誰不好？「革新生活」不啻更生。使華北羣衆邁向更生的途徑。個人如此，則我華北赤禍及功利思想，當在當局提倡我國固有儒家傳統思想下，使我固有的政治倫理社會來相當建設華北及完成大東亞戰爭，必有其榮耀的歷史展在大東亞戰爭勝利的一頁。



## 春珍的遭遇

本刊記者

在李家莊一帶常去算命的馬瞎子曾對春珍的母親這樣說過：

「你二姑娘（指春珍）的命是梯子命，越走越好，可是如果明年！明年是十四不是？」

「啊，十四，我想……是十四。」她媽很信任馬瞎子的這們說  
「若是交運的時候，颶大風，那可就，李大嫂我這人可嘴直，不像別的算卦的，人愛聽什麼說什麼。」

「你說吧，有什麼說什麼好。」

「要颶大風就不好，怕是走一步就露下去一步。」

春珍媽最愛春珍，她大哥不好好種地，從賭錢輸了三十塊以後就跑了，跑到太原去拉洋車，她二哥有十分之八的腦子是壞的，簡直和白痴差不多，還能給人家作莊稼活，三十五歲了也沒討媳婦，她還有個大姐，長她兩歲，幼年出痘，落了一生的遺憾，面皮不靜，實際上，她是好着的，這一來像一般不幸的麻面一樣，終身含了無限責備。

春珍雖娟秀，在她父親眼裡總是沒地位，原因很簡單，不管怎麼好，反正她是個女人，她父親常說生了女孩是上輩子欠了債，這輩子來償還，因此春珍從小到現在只是隨家業的不振過著操勞的日子，但這勞作也給了她好處，使她有了完美的發育，腰很細，臀高，肩平，胳膊腿都粗大，這樣，她更美了，十四歲，看起來像十六的，像一個很健美的大姑娘。

這年事變開始了，李家莊自然也受了振盪，春珍家因為是貧苦的，也就沒隨著有錢人家往城市逃避，但春珍的父親常常責備她媽：

「你給我養活了這們倆大閨女，看這年頭怎麼辦！」

「春珍還小，要什麼緊，先把秀珍找個主兒得啦。」

那正是青紗帳起的時候了，村中常有土匪來綁票，起初有一兩頃地的人家發生了兩件事，後來連四五十畝地也有被綁的了，有錢的人遂把地交給一些窮人代種，春珍她二哥的主人張老四自然，更得走開了，張老四的地雖不到一頃，他向來有財神爺之稱，平日放高利貸總是月利三分到五分據好事的人給他統計，這十年來，他有十萬元以上的財產，表面上他裝的很窮，每天穿著破衣服背著糞筐子到處轉，張老四是聰明的，他想着被綁，一切全完了，於是找了春珍的父親來說：

「年頭已經這樣了，我想到北京去作買賣，所有我的地你替我代種，咱們作成親戚。」

「你的兒子才十歲怎麼能定家眷呢？」

「媳婦應當大一點，我的意思還不願訂你們春珍，倆小孩子更不能過日子了，我看秀珍倒不錯。」

秀珍的父親平常知道張老四不太正經，可是秀珍又有缺欠，也十八歲了，並且從這親戚關係可以得着頃數畝地種，於是這件親事就成了。

秀珍事實上是成了張老四的太太，張老四在北京又經營了一個小生意，藉着他的本錢與智慧，他作了一兩年倒把的勾當，他更變為有錢的人了，張老四總對人說：

「天底下餓死的人全是沒息出的，地上到處都是黃金，就看你會檢不會檢，事變是什麼，事變是什麼，只叫你發財的時運，俗話說的好，人不

「當亂世不富，馬不得夜草不肥」。

村中漸漸有了八路軍來騷擾，他們不但強迫精壯的男人參加，也把婦女組織起來，叫做婦女會，八路軍中有個所謂政治工作委員劉特夫，他負責指導婦女會，春珍這年十六歲了也是婦女會會員。

有一天晚上劉特夫給婦女們上課，下課時外邊下着大雪，春珍正自己走到房的拐角處，後面有一個男人的聲音：

「春珍」

天色漆黑，春珍聽着像劉特夫的聲音，她方住脚，後面的人趕上來，跑的幾乎滑個跟頭。

「珍」，他嚇呀嚇過來握春珍的手。

「這手怎麼這麼涼？」

「……」春珍這是第一次接觸了男人的，心跳的都振動了外面的衣裳。

劉委員過來擁她，吻她，她嚇死了，她心跳的嘔起來。

「春珍，我看你還是好姑娘，你不喜歡我嗎？」

「……」她用胳膊擦臉。

「我不是在講堂上給你們講過嗎，中國婦女根本不能提高婦女地位的就是因為吃了羞臊的虧，應當跟男人一樣，想愛誰就愛誰。」

「……」她想這位劉委員怎麼這們臉厚，這和救國有什麼關係嗎。

「你家裡方便嗎？」

「我得趕快家去，我媽上我姥姥家去了，我得回去。」

「你家裡方便嗎？」

「他不是我給你們喂馬去了嗎？」

「好極了」他拉着春珍的向前走。

「劉委員」她不知道怎麼說好「怨，怨，別去」。

「走吧，我送你到門口」

她拉着回家，她一生的至寶沒有了。

路軍總部去，進門就罵，把劉委員的事完全揭穿。

旁觀的人都大笑起來。

「我姑娘完了，我也得死在你們手了」說着要往裡闖。

「這算了什麼，要革除中國的舊禮教非從共妻開始不可。」有一位留着鬍鬚的人這樣給老太太講主義。

「你們簡直是畜類，你們家也有大男小女，姐姐妹妹，就叫好道嗎？」

「不要緊，你不要為你的姑娘發愁，我們開走的時候還帶着她呢。」

「老太太哭起來，哭着想主意。」

「也好，反正我們這輩子是完了，給了你們吧，給是給我。」

「不能給你們，你們的姑娘將來還可以成個救國的人物呢。」

「就這吧，你的姑娘將來還可以成個救國的人物呢。」

「沒過兩天，日軍來了，所謂八路軍連打也沒敢打就都跑光了，可是春珍却丟下，並沒帶去成個什麼人物。」

「此後李家莊一帶落到一個慘苦的環境，白天日軍刺完了匪回去，夜間八路軍又來騷擾，後來更有一些匪徒搶了日軍的名義，向鄉民勒索，搶掠，殺戮，雖經日軍屢屢懲辦，但匪賊為數過多過雜，是防不勝防的。」

鄉村除貧瘠外，幾乎都無法營生，春珍的父親因勞瘁成病，臥床兩月而亡了。

春珍的腹上推擠，結果胎兒生出來，雖未成形，已能看出是個男娃，命運掙扎。

春珍十七歲的春天，花木蟲鳥依然欣欣地美化，這個季節，但這個慘苦的家庭愈發慘苦了。

一天早晨春珍正在池邊洗衣服，突然聽見遠人馬嘈雜的聲音，她趕快收拾衣服，隨着這站起欲走時，匪人已經來到近前了。

「這村裏還有這種貨色嗎？」一位騎在馬上的黑胖子說：

「站住」

她被地下的林枝一駁，幾乎跌倒，她心跳的要昏了。

「哈哈，這小丫頭真俊。」黑胖子從馬上下來擁在懷裡。

這是一股名匪，黑胖子是頭目，有名的黑虎頭，以前曾在軍隊混過多年，現在他反了無數次，自己有一千五百人的隊伍，他是純土匪。

「我回頭去看看你，若是好姑娘就作我太太，若他媽被瓜就去你的。」

就在這天下午，春珍失蹤了。

春珍因不能騎馬，就坐一輛車拉着，同車的還有一位閩女模樣，一位流着頭的三十多歲的媳婦，車廂上坐着兩個粗野的男人，腰裏又

着槍，在黃沙的大風裡說些粗野的俏皮話。

春珍哭的滿臉是淚。晚上就不哭了。一車上一個男人說。

「你們不要吵，晚上就不哭了。一車上一個男人說。你們不要吵，晚上就不哭了。一車上一個男人說。」

「媽的，天下大亂了，誰還管的了誰！」第一個男人說完就唱起

「行行好，你這娘兒們真不識抬舉，爺們準當不了王八。」第一個男人

很得意自己。第二個男人聽着很有趣也笑着。

春珍很聰明，黑虎頭把春珍給另一姓趙的，這人人性還好，他見

天哪，那兒都不太平了，剛在跑着，她從兒前而遠方起，又了槍聲，她想

又轉了一個方向跑下去了。一正想，又見那遠處突起轟天大火，她於是

天色漸亮了，望見一個茫茫村落，她忘掉自己揮了多少頭頭跑進

一個檢糞的老人大聲喊着說：「你回來了嗎？」

「我不是，我姓李。」老人放下糞筐。老人放下糞筐。

「我伯，我認識我嗎？」春珍問。

「我也是剛跑回來，這村是什麼村？」

「李家莊，離梁鎮十里。」

「春珍，你先到我家去。」

春珍的母親已病的垂危了，她二哥也被八路軍打死。大姐也在北

京死了，春珍逃來，只有到太原去找她大哥了。她伴着她孱弱的母親

行乞奔逃。

春珍的母親已病的垂危了，她二哥也被八路軍打死。大姐也在北

京死了，春珍逃來，只有到太原去找她大哥了。她伴着她孱弱的母親

行乞奔逃。

春珍的母親已病的垂危了，她二哥也被八路軍打死。大姐也在北

京死了，春珍逃來，只有到太原去找她大哥了。她伴着她孱弱的母親

行乞奔逃。

春珍的母親已病的垂危了，她二哥也被八路軍打死。大姐也在北

京死了，春珍逃來，只有到太原去找她大哥了。她伴着她孱弱的母親

「老太太，你真糊塗，姑娘給了人家兒還沒你吃的飯嗎？姑娘能

好好養着你。」

「我也這門說，不找主兒又有什麼辦法呢？」

「這二百的？我這孩子會幹什麼？」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媽，我不作那樣買賣。春珍明白了這句鄰居太太的意思。」



## 周作人先生中國文學觀

李曼茵

### ——簡答×君

也就是說新文學運動的第一個中心思想已經大抵解決了。剩下的是另一個新文學運動的中心思想，即「文學的內容的革新」，關於這個問題，最具體的意見，當然就是周先生的那篇著名的人的文學，發表在民國七年五月六號的新青年：

「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簡單的說一句，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便是反對的非人的文學。」

「我所說的人，乃是『從動物進化的人類』。其中有兩個要點：（一）『從動物』進化的，（二）從動物『進化』的。」

「我們承認人是一種生物，他的生活現象與別的動物並無不同。所以我們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應得完全滿足，凡有違反人性不自然的習慣制度，都排斥改正。」

「但我們又相信人是一種從動物進化的生物，他……有能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們相信人類以動物的生活為生存的基礎，而其內面生活却漸與動物相遠，終能達到高尚和平的境地。凡獸性的餘留，與



是什麼：

「簡單說來，我們的中心理論只有二個：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活的文學』，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人的文學』。前一個理論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後一種是文學內容的革新。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的一切理論都可以包括在這兩個中心思想的裡面。」（見適之『中國新文學建設理論集導言』）

這兩個新文學運動的中心思想，費了無數的心血，經了無數的理論，才算有了端緒，用不着我們今日再費話，「白話」不必再提倡，「選錄妖孽，桐城謬種」也早已不打自倒，前人既已奠下了鞏固的礎石，我們大可省却很多力氣，這是對於文字工具方面的革新說的。

古代禮法可以阻礙人性向上的發展者，也都應排斥改正。——……  
「換一句話說，所謂從動物進化的人，也便是指「靈肉一致」的人。……」

「人的理想生活……首先便是改良人類的關係，……須營一種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第一，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勞作換得適當的衣食住與醫藥，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第二，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襲的禮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實的幸福生活。……」

「我所說的人道主義，並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紀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

上面這一篇話可算是周先生對新文學最早而且最重要的主張，周先生的主張，無疑的即是所謂人文主義，乃是從生物學的觀點出發，着重於提高「人」的質素以臻於「人間本位主義」，開發「利他即是利己」，「靈肉一致」，他特別說明他的人道主義並不是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因為一則是積極的，一則却是消極的，二者絕不一樣。這是新文學運動初期的最有力的革新文學內容的生力軍，比較同時胡適說的文學必須有「高遠之思想，真摯之情感」具體得多。其後新興的唯物史觀一派的主張，當然不滿足這「人的文學」，而趨向於偏激的普羅列塔利亞，把人間本位的溫情一變而為激烈的階級鬥爭，將文學拉進政治的圈子裏，當作一種宣傳工具使用，不但文學，所有藝術的各部门都同樣看待，成為社會主義的載道工具，不知不覺變成了「新八股」。有一個時期周先生常有「文學無用論」之說，引起許多戴着有色眼鏡的人的不愉快，且有人還大肆攻擊他。一定要把文學的無用論改成「有用論」而後快。然而他們若肯平心靜氣細讀周先生所提倡的「人的文學」，說着「對人生諸問題肯

以紀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的周先生，豈便是徹底否定「加文學」「有用」和肯定了文學的「無用」？

「七七」的第二年（民國二十八年），周先生又有「漢文學的傳統」一文發表，其時正當人心不安，民生凋敝，文人星散的時候，因之，讀過這篇文章的人大約不多，我們如果拿它與「人的文學」並讀，便可以互相發明，稱這兩篇文章為周先生對中國文學的「二大論文」，也無不可。雖然寫這兩篇文章時間上的距離已有二十年之久，中間中國經過了無數變亂和災難，新文學也由萌芽而茁壯，對着這樣的社會背景，周先生積了長時間的體驗和觀察，在炮火燎原的時候，尙且從容舉出這「漢文學的傳統」來，豈不很有意義！可惜一般領導文化運動的人似乎不知道有這麼回事，有的讀過它的人，也以爲不過是「苦茶庵隨筆」一篇而已！我以爲今日要「辦文藝復興」的諸君子，如沒有最有效的邏輯的新哲學的根據去補充「恢復舊道德」的口號，則最少也該將「舊道德」的內容弄清楚，加以有力的說明，往往解釋一個舊觀念比較創造一個新名詞還難，想到這裡，我更確信「漢文學的傳統」對於現今的文學者與及一般文化運動都是中國人可能接受的，是「那廢舊又是這更新」的原則的推動力了。

x君，我對你的問題已如上約略的答覆了，但仍沒有充分抉剔出周先生對於中國文學的理論的重要處，自然要明白個人思想決不是單讀他兩篇文章便可豁然貫通。「舉一端以概其餘」的辦法，恐怕還是「心靈上的冒險」，難保不成佛頭着糞的笑話。何況周先生原是詩人與思想家，性情亦復唯理的，非宗教的，人文主義的。我們有時要感謝他的明智照明了我們的愚昧的悲哀，但又怕會錯辱了他的文明的德行。只好既住不發了。

爲了恐怕你找不着那篇文章，沒有讀到的時候，我要將原文最重要的地方節錄一段給你：

「這裡所謂漢文學，平常說起來就是中國文學，但是我覺得用在

這裡中國文學未免意思太廣闊，所以改用這個名稱。中國文學應當包含中國人所有各樣文學活動，而漢文學則限於用漢文所寫的，這是我所想的區別，雖然外國人的著作不算在內。中國人固以漢族為大宗，但其中也有不少南蠻北狄的分子，此外又有滿蒙回各族，而加在中國這團體裡，用漢文寫作，便自然融合在一個大潮流之中，此即是漢文學的傳統，至今沒有什麼變動。要討論這問題不是容易事，非微力所能及，這里不過就想到的一兩點略為陳述，聊貢其一得之愚耳。

「這里第一點是思想，平常聽人談論東方文化如何，中國國民性如何，總覺得可笑，說好都不過我田引水，否則就是皂隸傳話，尤不可聞。若是拿專司破壞的飛機潛艇與大乘佛教相比，當然顯得大不相同，但是考究科學文明到了希臘，他自有高熱的文教，並不亞於中國，即在西洋也尚存有基督教，實在是東方的出路，所以東西的辯論只可作為政治宗教之爭的資料，我們沒有關係的人無須去理會他，至於國民性本來似乎有這東西，可是也極不容易把握得住，說得細微一點，衣食住方法不同，於性格上便可有很大差別，如吃飯與吃麵包，即用筷子與用刀叉之異，同時也可以說是用毛筆與用鐵筆不同的原因，這在文化上就很有些特異表現。但如說得遠大一點，人性總是一樣的，無論怎麼特殊，難道真有好死惡生的民族麼？抓住一種國民，說他有好些挪人之性的地方，不管主義是好或是壞，結果只是領了題目做文章的八股老調罷了，看穿了是不值一笑的。我說漢文學的傳統中的思想，恐怕會被誤會也是那賦得式的理論，所以岔開去講了些閒話，其實我的意思是極平凡的只想說漢文學裏所有的中國思想是一種常識的，實際的，姑稱之曰人生主義，這實即古來的儒家思想。後世的儒教徒一面加重法家的成分，講名教則專為強者保障權利，一面又接受佛教的影響，談性理則走去玄中真去，兩者合起來成爲儒家衰微的緣因，但是我想原來當不是如此的，孟子卷四離婁下有一節云：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

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顏思天下有餓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鬥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末了的譬喻有點不合事理，但上面禹稷顏回並列，卻很可見儒家的本色。我想他們最高的理想該是禹稷，但是儒家到底是懦弱的，這理想不知何時讓給了墨子，另外排上了個顏子，成爲閉戶亦可的態度，以平世亂同室鄉鄰爲解釋，其實顏回雖居陋巷，也要問爲邦等事，並不是怎麼消極的，再說就是消極，只是覺得不能利人罷了。也不會如後世「酷儒考書」那麼至於損人吧。焦里堂著易餘籥錄卷十二有一則云：

「先君子曾曰，人生不過飲食男女，非飲食無以生，非男女無以生生。惟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貨色之，盡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去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學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聖人不易。」此真是粹然儒者之言，意思至淺近，卻亦以是就極深遠，是我所謂常識，故亦即真理也。劉記莊著廣陽雜記卷二云：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獨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爲獨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爲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案淮南子秦族訓中云：

「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禮，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管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喪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古人亦已言之。

劉君却是說得更有意思，由是可知先質制禮定法全是爲人，不但推己及人，還體貼人家的意思，故能通達人情物理，恕而且忠，此其所以爲一貫之道歟。章太炎先生著蕪漢微言中云：

「仲尼以一貫爲道爲學，貫之者何，祇忠恕耳。諸言絮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於恕則已盡矣。人食五穀，裹鹿食麋，即且甘帶，鷓鴣嗜鼠，所好未必同也，隨同在人倫，所好高下亦有種種殊異，徒知絮矩，謂以人之所好與之，不知適以所惡與之，是非至忠焉能使人得融耶。盡忠恕者是唯莊生能之，所云齊物即忠恕兩舉者也。二程不悟，乃云佛法厭棄己身，而以頭目腦髓與人，是以己所不欲施人也，誠如是者，魯養爰居，必以太牢九韶耶？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財及無畏施人，忠之事也。」用現在的活來說，恕是用主觀，忠是用客觀的，忠恕兩舉則人已皆盡，誠可稱之曰聖，爲儒家之理想矣。此了精神正是世界共通文化的基本分子，中國人分得一點，不能就獨佔種，以爲了不得，但總之是差強人意之事，應該知道珍重的吧。我常自稱是儒家，爲朋友們所笑，實在我是佩服這種思想，平常而實在，看來毫不新奇，却有很大好處，正好比空氣與水，我覺得這比較昔人所說布帛菽粟還要近似。中國人能保有此種精神，自己固然也站得住，一面也就與世界共通文化血脈相通，有生存於世界上的堅強的根據，對於這事我倒早還有點樂觀的，儒家思想既爲我們所自有，有如樹根深存於地下，即使暫時衰萎，也還可以生長起來，只要沒有外面的妨害，或是迫壓，或是助長。你說起儒家，中國是不會有什麼壓迫出現的，但是助長則難免，而其害處尤爲重大，不可不知。我常常想孔子的思想在中國是不會得絕的，因爲孔子生於中國，中國人都與他同系統，容易發生同樣的傾向，程度自然有深淺之不同，總之無疑是一路的，所以有些老輩的憂慮是杞憂，我只怕的是儒教徒的起鬧，前面說過的師爺化的醜儒與禪和子化的文儒都起來，供着孔子的牌大做其新運

動，就是助長之一，結果是無益有損，至少苗則槁矣。對於別國化的研究也是同樣，只要是自發的，無論怎麼慢慢的，總是在前進，假如有了別的情形，或者表面上成爲一種流行，實際反是僵化了，我想如要恢復原來狀態，估計最少須得五十年工夫。說到這里，我覺得上邊好些不得要領的話現在可以結束起來了。漢文學裡的思想我相信是一種儒家的人文主義（*humanism*），在民間也未必沒有，不過現在只就漢文學的直接範圍內說而已。這自然是很好的東西，希望他在現代也仍強健，成爲文藝之思想的主流，但是同時却並無一毫提倡的意思……」——漢文學的傳統

#### 附記：

周作人先生最近五年已刊行作品有下列數種：

##### 單行本：

藥味集 中國文化振興會出版

知堂語錄 庸報出版

日本再認識 此文會收在藥味集內後又抽出單印

##### 雜文：

日本詩歌選跋 載該書卷末

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演序 載南京古今月刊

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序 載該書卷首

湯島講堂廟記 載二十九年天津庸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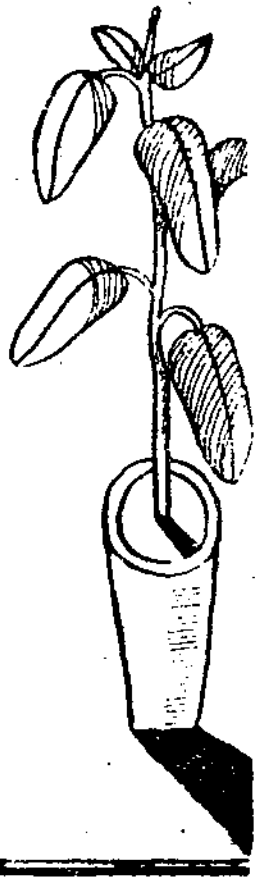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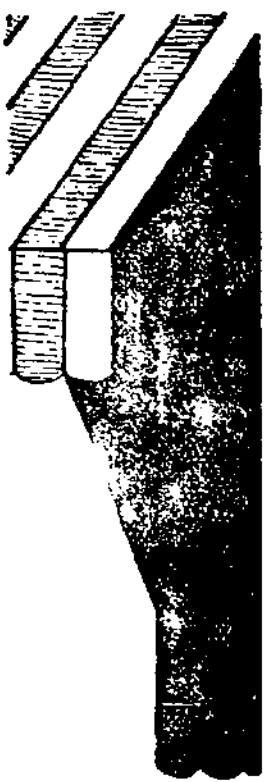
日譯駱駝祥子序 載武德報十月文園

湯爾和傳記序 載該書卷首

華北作家協會成立致詞 載作家月報第一期

我是個序 載三十一年十一月三日庸報第六版





## 批評與介紹

### 南與北的新作

#### 「中華副刊」和「華北文藝特輯」評介

(上官蓉)

北方讀者常常問：一般人所謂「老作家」的作品；因為地域的限制，我們自己常有一種隔離之感，這於我們目前創作的比較和進益上的確是一個不應有的現象。但是實際說來，真正的所謂「老作家」，有的轉向，有的沒落，或根本者已拋棄文學生涯，即或不然，於我們也是不能接近了。比較起來還是較為進的作者，現在倒會使我們多少發生些親切的感想。從去年十二月八日以後，就連這此作者作品，也早已不常見到了。不過，經過這次戰事，尤其是香港的陷落，會給我們那些新起的作者不少變遷的，因為在過去香港已成為中國文化的第二個中心，所留在那裡的作者為數不少。比較我們知道的戴望舒、葉虛風諸人，有的跑向內地，也有許多向上海歸來。同時在上海的作者也是一樣。隨着戰事文藝活動雖會停頓過一時，而現在又復活躍起來了！

這裏說的是上海，想介紹一點為讀者所開心的新作。但因為所見有限，所根據的是今年九十兩月的中華日報上的「中華副刊」，這個副刊還够得上水準，從前為「宇宙風」寫文章的作者，大部在這裏有新作發表。除這副刊以外，國民新聞，新申報的文藝比較起來就差一些。至於刊物則比較薄弱，我們所能見到的「萬象」，「雜誌」（八月復刊），「大眾」（十一月創刊，都是兼登以前「禮拜六」派的作品）。

先說蕭焚，我們很幸運的能讀到他一篇題為「貝殼的故事」的短篇散文。對於這個作者，我們在「里門拾記」和「江湖集」裏所接到的是一種鄉土色彩，沉悶的空氣。他寫小說自然有很濃重的悲觀成分，寫散文却在一種極強烈的氛圍氣，那裏面多少也是給我們蒙了一層憂鬱的面紗。但是這「貝殼的故事」和那些作的不同，是它表面有一種比較溫和和優美的故事，在這故事的背後，却仍難免作者的「愁思」。我們看這故事描寫作者幼年時代在熱帶的海濱同一名叫娜尼的女孩子發生戀愛的事情；背景是亞熱帶的海濱，人物是一片貝

較的早熟的女子和男人，從這點上這故事本身是很快樂美麗的，作者說「都非常愉快，愉快得像海空浮着的一片鵝毛般的白雲」，正是這個故事的比喻。他對這個比他年長的女孩子生出愛戀，而那女子却以為他年輕，始終推却到未來，可是未來的希望，終於因為她去星加坡而幻滅了。在這裏，作者「剩下的是一線永遠吹不開的愁思，它纏繞我底不堪重負的心靈上，一直到現在，也將一直到永遠沒有人知道的時候」，「我遂被亞熱帶所獨有的情感之早熟所苦惱着，這值是一無無以治療的精神病」。以作者精美的修辭來寫這故事，這一點是成功的。尤其是描寫心理的，感情的句子，很能恰當的表現出來。可

是最後我們所指摘的是開頭的一段冗長的句子：

不，它簡直比一個波希米女郎更其熱地纏繞着我，在所有的人世之冷酷與無情告訴我應該將一朵玫瑰的凋殘着得淡點的時候，它仍是愁着我底生命之泉源會枯竭，而將它自己的血液無吝地注入我底心臟，一直到我流着無人知曉的眼淚，瞧着它漸漸變為蒼白，模糊，然後悄悄地隱到記憶中的鬱金香之幽黯的花叢裡。

這固然有一種悠深的意境然則終是比較隱晦的了。

其次，我們看「現代」派詩人路易士。這個作者，從上海到香港，又於一九四二年八月九日離港，滬。到上海後，寫有「滬滬詩鈔」，在「中華副刊」上發表過三首，即「歸來吟」，「弄堂裡的孩子們」和「三十歲」，第一首可算做他的自白，也可以見另一作風的嘗試，詩云：

海水由濃綠而淺綠而淡黃而深黃了。  
我是冒着海濤的驚險。

與夫虎列拉之襲擊而歸來的呀。

南京路無恙，霞飛路無恙，條條馬路無恙

國際飯店無恙，大光明無恙。

衆公司無恙，賽馬無恙，夜生活無恙。

## 泰義及其文學

丁仁

泰義文學史可以分三個時期：蘇庫賀泰時期，鴉地亞時期和曼谷時期。

◎蘇庫賀泰 (Sukhothai) 時期 (一二六七—一二七八)◎

泰義文學史可以說是起源於一二七七一—一三一七年拉堪罕王 (King Ramkhamhaeng) 在蘇庫賀泰當政的時候，若是次要考覈源流的話，那麼就非追溯到印度不可。因為印度文化在印度支那半島上佔有優越的地位為時甚久。

不但泰義文學是受印度的薰陶，舉凡書法，美術和宗教，沒有一樣不是繼承印度的遺產，歲月遷流，才漸漸的演變成泰義文化。

佛教傳入泰義，不只是在宗教方面，給予泰義民族一種新的觀念；就是文學方面也受了很大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在早期的文學作品中找出很多富於宗教色彩的資料來。

宗教文學多半是用帕力文 (Pali) 寫的。泰國現在所用的文字是拉堪罕王手創的。這位入王改革了當時通用的東埔寨文 (Oamb Chai) 使它適合於泰國的寫法。

在泰國的皇家博物院裏，我們可以看到拉堪罕王御筆的石印本，列於早期的書道展覽之中。除了它的歷史價值以外，從文學的眼光來看亦是很有趣味的。

那時的寫法與現在的寫法比較起來，區別是非常之大。不分章節，也不分段落，描寫的詞句是純泰義的，在裡面沒有掩雜着帕力和東埔寨的語句。

所用的成語都是簡明精幹，姑引一段譯文為例：「當拉堪罕

朋友無恙。家人無恙。  
像三歲小兒一般雀躍。

當我重又投進這不朽的都市的慈懷。  
因為我就浪得够了。

這軍詩的第二節採取了大胆新穎嘗試，而全詩有一種暢易誦的感  
覺，和以前象徵詩派不大相同了，由「裏」也可以略略窺見我們詩壇的  
一般情勢，至少這不是偶然的。我們目擊他一章「時候」（二十三年  
九月「現代」）和最近的一章「航海去吧」（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中華副刊）比較一下：

時候

我將飲煩憂之泉。  
以持續這個生命嗎？  
沒有光輝和暖氣的！

把血來施捨吧！

留著給誰呢？

花底命運難說了。

其與魔鬼搏鬥。

或是墜地穴而居。

該是取擇的時候了。

航海去吧

航海去吧，航海去吧。

到一個遼遠遼遠的地方去！

去覓那傳說中的磁石島。

去覓那「忘懷之冠」。

沐著埃懷隆的芬芳

誰做了穆爾蓋的臣民是幸福了。

而在那自由自在的國土了。

你生活著將永無煩憂。

忘了干戈，忘了正義。

亦無所戀於人間之一切愚昧。

航海去吧，航海去吧。

到一個遼遠遼遠的地方去。

除了詩外，我們還讀到他的「迄於香港的陷落」，由「前夜」寫  
起，記十二月七日的聚會和八月的緊張情形，是一篇真實的報告文章  
作品。

中國文藝

南與北的新作

泰義及其文學

王在位的時候，蘇庫賀泰甚為繁榮，水裡有魚，田裡有米，行商  
坐賈在經營上非常自由，全國的主宰對於他的臣民，並不徵收任  
何捐稅。以象易貨，以馬易物，以金或銀，從事交易，各聽其便  
，毫不干涉。」

皇室作家

我們若是把泰國文學史的各時期，仔細的檢討一遍，就可以  
看出泰國的文學家，多半都是皇室的家族，要不然便是皇室的朝  
臣。

據我們所知道的，在泰國的珍藏中，最古的寫本要算是拉塔  
罕王的姪子丕耶李泰王（King Phya Lekha）所寫的：Tayphum K  
Saha，為最名貴。這篇作品是講佛教的創始。根據當時的觀念，  
詳細的敘述天堂，人間和地獄三界的情形。體裁是卓越超群，並  
且還富有教訓的能力，凡讀過這篇東西的，莫不立時大受感動。  
這樣看來，含有古代箴言，古代傳說的倫理文學，大約也是  
在這個時代產生的了！

……猶地亞（Ayudhya）時期（一三五〇——一七六七）……

那時泰國的京都是猶地亞，在一七六七年為緬甸人所全毀，  
破壞的程度，出乎人類的想像以外。土木建築若是假以相當的時  
日雖然尚可重顯舊觀；但是已經化為灰燼的文化記載如何使之復  
生呢？

如此說來，泰國的文化遭遇了難以恢復的浩劫，國家檔案和  
文王朝的實錄以外，經過了四個世紀的累積，許多關於宗教，文  
學以及其他各部門的古寫本，也都沒有逃脫了緬甸人的火的殘  
枯。

所以在這種情勢之下，要想統計猶地亞時期的文學產物，究  
竟有些什麼，那是很不容易的，還有一件我們不可忽畧的，就是

在散文方面，還可提起的是周黎庵的「傷逝」，和蕭劍青的「逃夫之」」。前者是一篇很短的哀悼文章，紀念越翁君的死的。周氏活畫「死亡的氛圍」中的狀況可以使我們親切的感到：

雖然我所傷的幾位逝者，都不是什麼知名之士，但中夜寫此，也頗有「魏文帝與吳質書」中一時舊好都盡的心境。燃起捲烟，已覺秋氣滿懷，涼意已深，不幸的疾病總可少一點了。在這樣環境下，我才惟執筆寫數月來第一篇文章。讓我藉這文字，以死亡的氛圍中，奪圍而出吧。

蕭氏的「逃夫之淚」用一個逃出了的丈夫寫給他任性的妻子的形式，反映出浪漫浮華的都市女子的性格，還相當的深刻。

此外，相介紹的還有兩篇比較有歷史性的文章，一是周越然的「版本漫談」，一是柳存仁的「憶中之北京大學」。

「版本漫談」出於一個豐富的藏書家之手，有很充足的資料，同時這篇文章又是寫給一般人看的，故又特別通俗。在「古香一頁」裏講明了書的形式行格上的種種名詞。以後介紹書籍時也不僅是版本的考證，還說到內容和批評，實際上到是詳細的給讀者介紹一部古書了。前後爲他介紹的有「青樓韻語」「野叟暴言」「冤家讀譜」「李氏焚書」「比丘尼讀史」(四部)等書。另外，周氏還寫過「模範小史」記他爲商務印書館編輯「英語模範讀本」的經過。還有回憶錄寫收書甘苦的「活到老學不了」，「小雞不死」等都是隨筆式的文章。

「憶中之北京大學」的作者正是從前北京大學的人，在北京住過十年以上，這篇回憶錄用簡練的文言句子，更可增重一點「老北大」的氣息。他寫「北大人」「譯學館」「文憑」「三考記」都很好的故實。他記譯學館每天早晨有兵操訓練說，「五四青年運動勃興，其刻苦耐勞勇猛精進之精神，或亦肇基於此乎」，又是透澈的論說了。繼柳氏這文章，有楊鴻烈「憶師大」一文，給我們相同的觀感。

最後，我想提起的是幾乎被讀者所遺忘了的事：十月十九日是文

猶地亞時代是忙於戰爭，以致於不得不重武輕文了。

環境雖是這樣的惡劣，賢明的國王和一些詩人的作品仍然可稱是泰國文學的精華，那是何等可以自象的事呢。

泰國文學分爲散文體與詩歌體，和其他別國文學的分法一樣，這是應當注意的。泰國文學早期作品，雖然多是散文體，但是自從丕耶李泰王朝以後的作品，與之相反，都變成詩歌的體裁了。

當垂拉克納朝的時候(一四四八—一四八八)，一位隱名詩人寫了一部取名「The Yuen Ori」的詩集，稱頌國王戰勝齊邁的偉績，在泰國的詩歌傑作中，佔有相當的地位。

垂拉克納並且還是一位宗教家，他招集了桂冠詩人來共同從事於菩提之誕生：Maha Chat Kharn Jhang's 的標準譯述。

後來寫這種故事的人很多，但是從文學的眼光來看，璧氏的撰述是泰國語言著述中最好的，至今還認爲是古典文學的精華。這種文學體裁，反映著作者群的宗教與美術的意向。

曼谷，朱拉隆功大學，已故的名譽教授麥克法蘭博士曾經很詳細的敘述這段故事，說這是菩提當年親自在許多的人群中講述的。直到如今，各寺院中還是沿習的做爲年中行事之一。每到固定的季節，便從事重述這段故事。

桑塞姆王(Ki Song Thani)一六〇二—一六二八，亦因撰述「善生之誕生」得享盛名。這部撰述泰國名稱爲：Maha Chat Kharn Jhang's 文筆淺明有趣，至今尚爲人人所樂讀。

①……詩歌的黃金時代(一六五八—一六八八)……

丕臘拿拉亞納朝，在猶地亞時期裡，大約是最隆盛的一朝，美術，文學和外交，在這顯赫的朝代中頗享盛名。丕臘拿拉亞納王自己是一位佳詩的多產作家兼泰國美術與文學的倡導者。

學上的一個什麼日子？今年這一天是魯迅先生逝世六週年忌日。中華副刊上曾連出了三天特輯，就我們所見到還是一個很豐富的紀念輯。爲這特輯寫文章的有內山完造，尸一，周越然，蕭劍青，陶亢德，姚克，越木，柳雨生，殘希平等，另外還刊登了「魯迅書簡」未發表的信三封。

編者在（導言）裏面說明了「我們今日紀念魯迅先生，便不能不要客觀地指出先生的言行及其偉大之處」，而這偉大之處，他是說了三點的：一個是「其對青年的熱愛，誠是人類中最偉大的愛」，一個是「嚴肅而不苟且的治學精神，誠值得我們好好地學習的」，第三是「魯迅先生的偉大，在其思想的前進以及眼光的銳敏」。至於那十篇紀念文章，則從各自不同的角落來觀察他。內山完造正說明了紀念的意義：

隨著一樣一樣的憤起先生的透徹底言論，我正視著現實，也和許多的知己友人一樣地感到覺說不出的寂聊，而各自的追懷先生。

這些紀念，有關於事的也有關於人的，像尸一的「可記的事」，就提供了民國十六年魯迅在廣州的狀況，姚克的「紀念魯迅先生」則是人的記載。至於「魯迅書簡」三封，除了臨某先生的第一封尚可見其思想及人格外，那兩封致蕭劍青的短札，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我們在名人書簡的選擇上，似乎應保持一個「精」的態度，不需要「泛」和「濫」。

說完了南方的幾篇新作品，我想回過頭來再看北方的出產。爲了方便，這裡選取了「華文大阪每日」第九十六期（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的「華北文藝特輯」，實際上它所代表的僅僅是「華北文藝」的一部份，然而內容還算齊整，因此也就可以一談了。

目前所載華北文藝界活動的人物，大半是四五年來新起的作者，

中國文藝 南與北的新作 泰義及其文學

全國臣民，因國王的倡導而受鼓勵，不但將注意力全集中於和平的美術和貿易，並且還打破了閉關自守的傳統思想，而從事於外交方面的往來。那時的泰國一越而成了東方的強國，頗爲列國所景仰。

當時有素負盛名的法皇路易第十四世，遣派特使來泰交歡，泰王亦派答拜伊節專事回拜，有名的詩人羣集宮中，就是宮中的臣僕侍女也却大受影響，言談舉止均富詩意，其盛況大可不首而噉了。

這一個時期，除了一些文學作品和宗教著述以外，還產生了很多關於科學，醫藥的名著，直到如今，皇家圖書館中還有一篇關於醫藥的論文，就是遠在這一朝的遺作，現在還在珍藏着。

不願亞拉亞納王的巨著是 *Si-hie Prah Lan*，堪稱是僅有的，哀歌中第一流的名作，描寫泰國民族，俠義氣慨的特性。

當他那一朝的時候有一位名詩人斯理朴瑞氏（*Si-hie*）他寫了兩部篇幅很長的巨著。最享盛名的著作是以韻文體裁所寫的阿尼路得的故事，以印度文學中的主角阿尼路得爲骨幹的一部傳奇。

達姆朗親王（*Prince Damrong*）是泰國的名學者之一，他說十八世紀之初，那正是猶地亞時期的末葉，兩位公主寫了一部 *Tiao*，在泰國的韻文學中佔有最重要地位。

這部書是以爪哇早期史的故事爲背景，用泰國的韻文寫的，並且還適合於作劇本用。兩位公主雖然是同時撰述，但是沒有共同商討，因爲兩種本頭的文字不同，書名亦不一樣，後來引用她們的著作時，通常是用 *Tiao Yai* 和 *Tiao Oai*，爲什麼用大小來區別這兩種版本，雖然不十分明瞭，但是達姆朗親王在他的序文裡，提示着 *Yai* 是大公主的手筆 *Oai* 是二公主的墨跡。

*Tiao Yai* 在這兩部書中，是比較着更流行的。在古典劇

所以比起南方的創作來，自然略顯貧弱。今年以來，在華北文藝界中又多了幾個從滿州來的作者，像梅娘，共鳴，辛嘉，白林，梁稻等。就這本「華北文藝特輯」來說，吳明世（即梁稻）的「槐花篇」給我們很大的興奮。

「槐花篇」和作者最近發表過的「夏日」「藤蘿花」兩篇有着連續性的故事，裏面描寫的內容雖然是戀愛故事，但在結構上說已經是很謹嚴的了，我們無妨說他作品的特長就在這裏：作者抓取一個體裁，能夠處置得很得當，使我們覺不出有累贅和缺欠。這固然是——篇小說的基本條件，然而一半也是由於作者的細心。這雖然是文章的技巧，却和內容也有密切的關係。對「槐花篇」的內容我只好慚愧不說什麼，第一因為這是長篇中的一章，由這小部很難窺見整個的意義，「坐井觀天」所見者小，倒不如以後再說了；第二是因為作者生活關係影響到創作態度，我不願以一时的偏向，埋沒了他真誠的心地。

說到另外的幾篇東西，我覺 都有可商量的地方 蕭艾的「熱與冷」給我們一種不諧和的感想，就像那題目所示的一樣，冷和熱夾雜在一起，終竟像是有些難受。作者寫小說的力量很多，但是他常有一個缺點，那就是在結構上的，常常把故事的頂點安排在末尾一節上，使讀者看到時覺得突然，乍一看先生疑問，用心一想却也是當然。這篇小說也同是一樣，結尾太重了一點。

作者的筆頭常帶一點幽默的氣息，有時是巧妙地運用北京的方言，所以他寫官場生活和小市民階層的故事都復自然，而這篇「熱與冷」就有一個小小的失敗，那是因 體裁不同的原故。這是一個青年男女的戀愛故事，因此像那女主角說的「明天的，我們今天見着的時候再見！你給我走啊！直這麻瘋着要找巴拿揆是怎麼着？」便覺得有些不很切合身分。而作者的描寫如「路認認地就蹣跚下地走；忘掉我要出門的工作了，龍潭虎穴也收關，這種氣人勁兒！」也覺得與整個故事的空氣不甚諧和了。這些微小的地方，倒頗值得我們慎重和考慮。

中常是選用這本書為藍本，因為詩詞的秀麗成爲了泰國文學中絕美的產物。

拜爾瑪黑比斯親王 (Prince Dharmadhis) 是這兩位公主的長兄，也寫了一部福拉瑪萊的故事 (Story of Ura Malai) 敘述一位曾經遊歷過天堂與地獄的佛教僧侶。這部書中還有不少的插圖藉資警惕。他的寓意是使人注意「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曼谷時期 Krungthep (Bangkok) (一七八一—一九四一)◎

拉瑪一世在猶地亞衰頹以後，建都於曼谷。他不但是一位偉大的戰士，並且還是一位出色的文豪。

猶地亞遭刑以後，泰國文學中的名著 "Inao" 的一部分也隨之佚去。拉瑪一世把它從頭到尾重寫了一遍，作爲增訂本，對泰國文學貢獻很大。

拉瑪二世是另外一位大文豪，他寫了很多的戲本，像是：ama'tien (Rasama) Inao, Chaihet, Saug thong, Kralhong Gavir, Manipolai and Saengphalai。在這些劇本中 "Rasama" 可稱是領袖之作。因爲裡面有完美的泰國語文，使人讀起來，愈讀愈感興趣。

拉瑪二世和桂冠詩人還共同寫了一部 "Onang Khun Phra" 可稱是泰國戲曲中的佳作，他的著作富於人生哲學，他的措詞具有感動人心的能力。

這部書是一個戀歌的集子，和前面所說的一些作品，完全兩樣，因爲裏面沒有一點神話的意味，只是描寫作者那一個時代的實際生活，從這裡可以看出那時的風俗和習慣來。

拉瑪六世 (一九一〇—一九二六) 也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他發表了百種以上的作品，用韻文寫了許多美好的戲本，描寫泰國文字的創造者「拉瑪罕王的生活」，這戲要算是其中最好的一

由於其它的幾篇文章，我覺到目前的小說創作還有一個普遍的現象，也像是個通弊，就是作者歡喜在一篇小說裡描述一個長時期的故事，換句話說就是故事沒有時間的限制，第一節一個人的早年，末節也許就到了他的死，在以人物為主的故事上，這現象更特別明顯。實在這種寫法在短篇小說中很有危險性：不容易抓到故事的中心，把緊湊的故事變得散漫，還不如就一方面下筆。我們讀到瓊玲的「霜」和歐陽斐亞的「赤心淚」時，就有一點這樣的感覺。不過，後者用「追覓人羣博愛的失望心理」貫穿以中心思想，雖然並沒有強調出來，還略略窺見一點影像，我覺得作者縮短故事的時間性，就一個片斷的故事闡述這種超乎國際和種族的人類愛，對讀者的印象也許更能深刻一些。

同樣，司空彥的「韋馱菩薩的故事」雖是一個「故事新編」，而那樣的敘寫方法，使我們覺得如疑一個古老的故事，裡面缺少結構了。沙里的「唐吉」，注重在描寫一個人物的生平。我們可以大膽的說這些故事的本身就很少小說性，說故事畢竟和寫小說不同，這除了文學的技巧以外，怎樣抓取一段活生生的畫圖是作者應該三思的。

在小說性方面我們可以推出共鳴的「未完成的傑作」，這是個好體裁，寫仇入的兒子遇見了殺死自己父親的兒子，兩代怨仇相報的故事很像「原野」裏的仇虎和焦大星。這兩個入心理的情緒是能很好的寫出的，「未完成的傑作」的後半相當成功，就在作者能於處理這一個體裁。可惜這篇小說的結構因前半篇而減色，前一半的描寫可以說是浪費的，作者若由黃明開畫展寫起，遇見了青年張琳，以後注重在寫這兩家仇人的故事，那會比現在這個結構更動人的。

最後，說到散文，我們現在的作者似乎太輕易下筆，不知珍惜他們的筆墨。有許多不值得寫的東西，也很隨便的寫起來，這自然形成一種濫調，而散文只存皮毛沒有充實的內容了。在另一方面這也就是作者的眼光還狹小，不肯再多觀察一些人事，只在窄小的生活中兜圈子。因此，我覺得僅有王真夫的「鄉景」一篇是可注意的了。

(十一月六日)

部傑作。

除了創作以外，他還譯了三種莎士比亞的戲劇：如爾，威尼斯的商人，和羅密歐與東麗葉，逐字逐句的譯成泰國的韻文。

至於法律方面的文字，泰國也有許多依照古代格式的著作，最古的可以推到六百多年以前。

按：原文係現任泰國駐日大使霍亞納瑪氏用英文所撰述，載於日本泰姆士廣知報。

## 自我作起歌

我絕對不吃燕翅席，我絕對不穿新皮衣，我絕對不給人送禮，我絕對不佔人便宜。不使昧心錢，不作虧心事。愛惜用物，儘量使用舊的，少吃少喝，省下金錢來儲蓄。一張白紙要兩面寫得無空隙，然後再拋棄。睡要按時，晨要早起，鍛鍊身體，協助友邦保護東亞地。見着共匪我必告密，查出奸商，我必檢舉，一帛一票，不使流到匪區。民食為重，不使奸商囤積。胆大心細，和體隣居。鄉下人我不欺，買他們的東西要特別優遇。彼此克己，公平交易。雖然一文之微，絕對不詐不欺。一枝香烟我也不吸，酒味雖美，我也不飲一滴，我不嫖娼，也不摸賭具，我不吸鴉片，它因為害身體，我教調子孫，「白面」尤要切忌，在外勸朋友，在家勸妻女。娶媳要淑女，擇婿看志氣，婚禮要從儉，不必用花車，不必請親友，不必用樂器。少婦小姐，尤應矜得時際，不要用雪花膏，淨面蜜，待人須盡禮，生活要經濟。生日滿月，絕不撒網打魚。都要自肅自戒，方合時代邏輯。大家須知：百尺高樓從地起，難生中國，振興東亞，須人人負責，不推不讓，必須自我作起。

## 談尤譯「我是貓」

真夫

——自三一·十一·五·連載於天津庸報——

我做事向來是一件還未做起，就惦念起另一件，換句話說也就是夢多。從某點說來，一個人多夢總該比無夢有可味的生氣，但從經驗上我得知了只是多夢，其實稱不起是有生氣，要緊的是化夢爲實。並且夢多有時還會有礙實際工作，因爲竟只夢想已把精力弄得疲憊不堪，如何能幹得工作。所以夢多的人不一定是能够實際工作的人。

我就是這類多夢型的人。我有時爲了一個夢而徹夜不眠的思來想去，書紙照上了微白的曉色時，我已爲夢想而疲頓的睡去，醒來時，入夜了，我又開始想起了夢。年來蒙朋友們的勸戒，像我這樣的人也居然能從亂絲般的夢緒中，抽出幾條可理的線索而實際的著手做起了幾件小工作，說來真使我感謝無盡。著手的小工作之一是類似評文的漢譯日本文藝作品雜誌。爲了這件工作近頃我蒐集了近百冊的資料，並在今昨幾日還寫了兩篇東西，本文算是第三篇了。然而將寫到如何長短，寫到什麼時日卻並我自己也無從曉得。

在談及本題之前，先簡略的紹介一下「我是貓」的作者夏目漱石，並其與中國文藝界的發生交涉的事蹟。

夏目漱石，在中國已經幾幾乎是無人不曉的存在了。然而這日本明治期的，被譽爲偉大的精神的文學者的風貌之較清楚的被中國所認識卻是極近幾年的事。他本名金之助，慶應三年（西紀一八六七）一月五日生於東京牛込的馬場下，正是明治維新的前夜，卒於大正五年十二月九日，適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砲聲中，垂落了他五十年的光輝的人生之幕。

漱石文學活躍期的初時，日本文壇的主潮正是所謂自然主義的橫行時代，在將人視爲野獸的，無目的的科學主義人生觀，機械主義

人生觀之前，他挺身崛起，對抗的唱導：人是倫理的存在——也就是前者以希臘古哲的「人爲無羽毛的二足獸」的定義爲據點，漱石卻認爲是道德的神獸，以人類愛爲基調而出發了他的餘裕的文學。明顯的說來也就是他不滿於當時風靡一世專捉着人間的黑暗面而誇大的揭發關係人生第一義的問題的自然主義文學，而卻認爲自然是冷却人類熱熾的頭腦，撫慰人間狹促的污濁的心情的靜美高潔的存在。他最後目標的「則天去和」無非是克服倫理生活的羈絆而返歸天真意味的自然之謂，這種見地完全是做爲東洋人的漱石的人生境趣，他以這種境趣完成了五十年的生涯與文學。

漱石作品之被介紹到中國來，要以由魯迅翻譯而收在民國十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日本小說集中的「挂幅」，「克萊喀先生」二篇爲嚆矢。知堂老人對於漱石似乎也頗有深切的認識，在他的隨筆中常有論及漱石的地方。其後謝六逸譯出其永日小品中的「貓之墓」，「火鉢」登於第十九卷第一號之小說月報，並收在了他編輯的近代日本小品文選中。漱石的文學論者曾聞已由郁達夫譯出，惜未見刊行，時見於書肆店頭的有張我軍氏的譯本。

至於漱石的長篇小說最初紹介過來的爲費萬秋譯的「草枕」更有別一譯本，題作郭沫若譯，但其實卻是書商不法營利的手段，將譯譯託作郭譯者。和「三四郎」，章克標譯的「哥兒」。（後收入夏目漱石集中。該集於「哥兒」外並收有「倫敦塔」，「鵝頭序」二篇。）「我是貓」雖有林雪清（文化生活出版社版，列於現代日本文學叢刊內。）譯本與東京鳳文書院刊行程伯軒，羅西合譯本，但我沒有見到過實物，所見到的是自本月五日連載天津庸報的尤炳圻氏的譯文。



「我是貓」爲漱石的處女作，並是代表作。關於作品內容與批評，不是以有限的紙數所可企及亦非我所能，想知道內容請親讀「我是貓」作品自身，至於批評則唯有一任於讀過「我是貓」的讀者了。我這裏只想就譯文——尤譯我是貓的譯文來談談我的意見。

1，尤譯：我是「一隻」貓，還沒有名字。（註一）

原文：吾輩は猫である。名前はまだない。

商榷：這是開篇首句。原文中並無「一隻」的字眼，乃是尤氏添加的。

譯文中一二字的添加，雖不足爲病，但在這句却稍嫌欠妥，即使置原文的語感不論。小說的題名便是摘用的這首句的「吾輩は猫である」，題名即譯做「我是貓」。因甚偏重將共出處的原文譯作「我是「一隻」貓呢」？怎樣想，這類不必要的花樣也以不弄爲佳。

2，尤譯：何處出生，是完全失考了，所記得的，只有「這一點」，「那時」曾在微暗的潮濕地方喵喵地哭着。在這兒第一次見到所謂人——可是後來才聽得說那是人類中最惡劣的族類，名爲書生。

據（疑是手民排脫了一個說字）此輩書生常常捉着我們煮了吃。

原文：どこで生れたか頃と見當がつかぬ。何でも薄暗いじめじめ所でニャーニャー泣いて居た事だけは記憶して居る。吾輩はこゝで始めて人間といふものを見た。然もあとで聞くと、それは書生といふ人種で一番悪劣な種族であつたさうだ。此書生といふのは時々我々を捕まへて煮て食ふといふ話である。

商榷：原文「何でも薄暗いじめじめした所でニャーニャー泣いて居た事だけは記憶して居る。」這句，並沒有「這一點」，「那時」等字眼，這些是尤氏因譯改了原文精練的語句而不得不添上去的。哭着的「着」字，無論從譯文或原文的文脈，都有應改譯爲「過」字的必要。「在這兒第一次見到所謂人」的「在」字上應加一「我」字，因原文是：「吾輩はこゝで始めて人間といふものを見た。」緊接此句下面的「然而」二字，譯得欠妥。原文雖是「然

」字，但在日文因其念法是有不同的幾種意思的。「然」字在這裏讀作「しかも」，該當譯爲「並且」或「而且」，即從文章前後脈絡講也是須這樣譯的。

擬譯：生於何處，簡直是無從考覈了。記得的只有曾在微暗的潮濕的地方喵喵哭過的事。我在這裡初次看見了叫做人的東西，而且後來聞說那是所謂書生的在人中最爲惡劣的種族。據說此輩書生是時常捉了我們煮食的。

3，尤譯：不過這話在當時我還並不知道，所以倒也並不會感到怎樣特別可怖，祇是被放在他的掌中，隨即被舉了上去的時候，很有些飄飄然臨空之感罷了。在掌上稍凝定心神，才見到了書生的面孔，那大約便是我對於世人的最初的認識了。一見之下，頗有奇異之感，此感至今尙遺留在心頭，第一，應該用毛髮裝飾的面孔，竟是光滑溜溜的和銅鏡一般無二。其後也見過不少貓，却一次也沒有碰到過這種怪兒的畸形者。

原文：然し其當時は何といふ考へもなかつたから別段恐ろしいとも思はなかつた。但彼の掌に載せられてスーと持ち上げられた時何だがフハフとした感じが有つた計りである。掌の上で少し落ちついて書生の顔を見たが、所謂人といふものの見始めであらう。此時妙なものだと思つた感じが今でも残つて居る。第一毛を以て裝飾されべき笑の顔がつかぬ。其の後猫にも大分逢つたがこんな片輪には一度も出會した事がない。

商榷：「不過這話在當時我還並不知道」這句，不僅原文中沒有「還話」和「我」的單語，而且把「何といふ考へもなかつた」譯做「我還並不知道」也是錯誤了，應譯做「沒有任何思路」。「フハフとした感じ」只譯做「飄然之感」也就可以了，不必加什麼「臨空」的原文所沒有的多餘字眼罷。「在掌上稍凝定心神才見到了書生的面孔，那大約便是我對於世人最初的認識了」，這句

與原文雖無大出入，但仍不無待商之點，因為再忠實於原文些的直譯做：「在掌上稍定心神而看了書生的臉子，是所謂叫做人的東西的初見罷。」不是更能簡捷的表達出了原文語感的俏勁麼。「此時妙なものだと思つた感じが今でも残つて居る」譯做「一見之下頗有奇怪之感，此感至今尙遺留在心頭」，彷彿是意識得頗美麗，然即照譯文來看：在「……那大約便是我對於世人的最初的認識了」之下緊接上「一見之下……」也似嫌與前文的脈絡關聯上欠妥實且有扭扭累贅之感。遠不如逕直譯做：「這時覺到的奇異之感，至今還殘留着」來得簡潔通順。「つるつるして丸で筆罐だ」應該譯做：「滑溜溜的混似燒水壺子」，而尤氏却不知為何譯成了「光滑溜溜的與銅鐵一般無二」，實使人莫明其妙。「片輪」是「殘廢」而非「畸形」，對於此處猶公認爲人類面孔無毛而謂之「片輪」的「片輪」，若譯做「殘廢」固然太重拙了，然而譯做「不具」不是很恰當麼。

擬譯：然而因爲那時沒有任何思路，所以也並未特別的感到駭怕。祇是被放在他的掌上，被嚴的舉起去時有過似乎飄然的感覺罷了。在掌上稍微定神而看了書生的面孔，是所謂叫做人的東西的初見罷。這時感到的奇異之感如今還在殘留着；第一：該箇以毛裝飾的臉子却滑溜溜的宛如燒水壺子。之後也很遇到了些貓，但這樣的不具者却一次也未曾碰見過。

4 尤譯：短時間倒是十分舒服的坐在書生的掌中，但不久便開始急速的轉動了，也不知是書生在動呢，還是自己在動，但覺得眼睛發花，心裡要吐，正在想着這一下子一定活不成了呢，但聽得破的一聲響，眼睛裡冒出火星來，——至此爲止的事情還記憶得，其後的則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來了。

原文：此書生の掌の裡でしばらくはよい心持ちに坐つて居つたが、暫くすると非常な速力で運轉し始めた。書生が動くのか自分丈

が動くのか分らないが無暗に眼が廻る。胸が悪くなる。到底動かないと思つて居ると、どさりと音がして眼から火が出た。夫迄は記憶して居るが、あとは何の事やらいくら考へ出さうとしても分ら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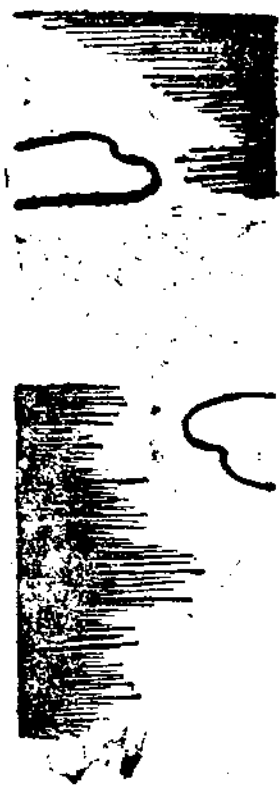
商榷：「短時間倒是十分舒服的坐在書生的掌中」這個譯句有些費解。尤氏譯文有時不顧原文句法的把一句原文析分開數句的解釋，但爲何在此處又不顧達否的死譯起來了呢？譯做：「雖則在這書生的掌裡舒適的坐了忽兒，但少頃便以非常的速力轉動起來了。」怎樣？「無暗に」一語譯掉了。「胸が悪くなる」似乎譯做「胸中做嘔」比「心裡要吐」較好些。「到底助からないと思つ居ると」無須譯做「正在想這一下子一定活不成了呢」，老實的譯做：「正想到終不會得救了時」，如何？最末一句譯掉了「何事，「分らない」二話，如上語當是「後來怎樣，則即使如何想也不能曉得了」。

5 尤譯：待蘇醒過來一看，不見了書生，原來的許多兄弟姊妹也一隻都不見了，連緊緊的母親都失了踪跡，並且地方和以前不同，明亮得出奇，眼睛都睜不開來，情形總不安，慢慢一爬動時，才覺得好痛，原來我突然間從稻草上被擲到小竹子地裡來了。

原文：ふと氣が附いて見ると書生は居ない。澤山居つた兄弟が一匹も見えぬ。肝心の母親さへ臆を隠してしまつた。其上今迄の處とは違つて無暗に明るい。眼を明いて居られぬ位だ。はてな、何でも様子可笑しいと。のそのそ這ひ出して見ると非常に痛い。吾輩は藁の上から急に笹原の中へ棄てられたのである。

商榷：譯文待蘇醒過來一看」的待字在原文中沒有，有約是：「ふと」二字，在道裡該譯做「不意」或「不料」。不見了書生該譯做「書生不在了」「姿を隠してしまつた」以譯做：「隱沒來形跡」比較恰當。「地方也和以前不同」，當按原文也以改爲「出





# 旅程四題

## 一、琴島行憶

一，車

從車窗裡望見汪洋的海水時，正是朦朧的早晨，剛由迷茫醒來不久，我還疑心這是河水的泛濫，像過那個大城市後聽到訊息實際上，一夜車中，都充滿這大大水的話題。車警在滔滔的敘述他的見聞了：

# 散友

山洪暴發原是常有的事情，因為，那城池正是衆山環抱中的低地，逢有大雨很容易造成災殃，今年夏天魯東一帶雨落得比較繁多，這城市自然又難免洪水的襲擊；終於，

城裡成了澤國，房屋損失不少，無家可歸的苦難人民，隨處都是，一次火車曾因為大水沖沒了路軌幾乎出險。

大家注意於這個年老車警的傾述，又時時擔心夜的原野所潛伏的危機，每個人都聚精會神地諦聽這人間悲劇的故事，把一日來的疲乏，也自然解消，雖然是夜，却很少人能靜靜睡去，夢裡的歲月是不長的，我們這旅途不也很短促的將到一個終點了嗎？

我想找一個機會去看一看這次的大水，自己不覺埋怨起昨天傍晚為甚麼不在那城外下車，住一夜客棧，也可獲得人生一點難得遭遇實際的接觸不是比千萬的耳聞更真實嗎？但現在我只好把這希望寄之於歸途上，而我遂向這一日的經過做回想了。

·慕容慧文·

我看見黃沙和被黃沙染濃了的河水，在河水中運載貨物的船，真和我們所坐的火車有幾年的距離。而這火車是一會晒太陽，一會又追雨腳的，車中觀雨落是一件很有興趣的事，何況在廣漠的原野上，下雨的雲一朵一朵的飄泊呢？

我看見落日，真正平原上的落日，我說那是一盞大的燈，我說那是中元時初升的月亮，然而我形容的畢竟是它的一部份。我所感到的自己的渺小，永不能和這落日美景相比，更無論土地的廣漠了。

夜來過鐵橋，無能欣賞這人間的巨大工程，只聽到車輪鐵軌摩擦的音響，河水因改道而乾涸了。大家空數着車過橋時間的長短，可惜這工程留給我們的僅這一點輕微記憶，

像淡淡的烟氣，剎忽逝去。

到夜裡，我耳中渲沸了洪河的故事……沒有睡眠，也沒有安息，我是不貫於行旅的人，一天的路上風光滾燙迴盪，而家裡的夜又彷彿自己身在其中。

到天濛濛時，我才回到企盼中來，窗外一片水不是明証嗎？

到海邊了。距車站還有一小時的功夫。同車的人說。

這時，我才出夜的氛圍中清醒過來，覺得洪水泛濫的故事漸成過去，目前已費接觸到海這不是我一天一夜的期待嗎？

## 二、海

我爲看海才遠遠的趕這千里路程。

第一眼看見的海一點也不覺得偉大，和我們見過的寧靜池沼沒有兩樣。我多少有一點失望的悲哀，希望竟真同幻夢一樣嗎？

同行的朋友告我說離大海還遠，這一片水與真正海洋尚隔着幾重山帶，轉過山頭，那裏才有幾際的港灣。

海給我偉大的感覺，從火車下來，沿着海常間這島城的中心走去時，我心裡是一種說不出的遼闊，彷彿呼吸到別一世界的空氣，而那裡面另有一種沉重的滋味，聽到的海水排擊岸邊石的聲音，和從岩石上激起的泡沫的回響。海水的遠方若有一個斷續的笛

## 夜思

何 漫

溫習着舊日的夢，

夜是柔和而溫馨的。

入冬來沒有什麼十分寒冷的日子，屋中雖已升起火爐，並沒有感到有圍爐坐着的必要，幾個人在一起圍爐做放肆的閒談的事是逆在記憶中也待搜尋的了。近來即連自己一人獨坐爐前思索的事也很少。生活中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把過去無情的塗抹，時間是世故而殘忍的，等到人自己發覺一切的差異時，它已悄然溜走了一大段。

但今天終於落了入冬來第一場大雪，大地極上了厚厚的白絮，風狂吹着，寒冷侵襲每個角落，願意有一個熊熊的火爐，自然的把椅凳移向火前，只要在可能的時候。

夜晚，獨自坐在火前，寒冷愈加利害了，只有爐的四週圍是溫暖的，不知由於白日的疲乏還是什麼別的原故，這時我感到分外的安適，至少幾個月來沒有這種感覺了。雪已停，除了狂風的呼號，夜是極其肅靜的。我傾心的聽着風聲，而浮起一種單純的滿足感，思維的活動已從外面的世界退縮回來，爲這餘火所溶化，正如一

音，淅綿地響着。抬頭去望，濛濛夜色，這是一個陰雨的清晨。

來到住處，安排好了房間，這地方前面開窗臨海，窗下有許多岩石，越窗而過，那不是最適宜垂吊的地方嗎，可惜水流這裡既淺又濁除非漲潮時，是不會有海中魚龜的。房屋的後面可遙望海中燈塔，那孤立在海中的小島現在雖不能登臨，而到夜裡紅絲色明滅的燈光信號，正映照這間小房。

傍晚時分，海水有照例的漲潮。我聽見這激蕩的響聲時，沿海濱沙灘去拾取遺留的蚌殼，在鬆軟的土層裡的所見不外零星碎片，但對我已無異珍寶。自己所站腳的岩石慢慢的被海水沖沒。而我只好到棧橋上另外觀看新奇的景色了。

海水升漲時，有我們意想不到的雄壯。初見的人甚至會抱着一點恐怖之感的。所恐怖的的不是海水，而是它的奔波，在浪頭裏的衝擊中白色泡沫會激起多高，聲音宏亮，我們才覺得「咆哮」這個字是形容很準確的了。我望着乘潮上時撒放魚網的人和海浪爭鬥那屹立的姿態，給我無限興奮，生命是從鬥爭中過來的，而我自己遂覺得怯弱得可憐了。

看過這自然的海水，在第二個白日裡，我又步到臨海的人們安排快樂日子的海濱地帶。這裡以一種柔靡的感受代替了雄壯，以



但我的初戀並不發生在這海島上，而這海島上却有我熱戀過的女子！

我在她住過的房前徘徊過不知多少次，對於每一個窗戶都異常熱戀了，甚至在門前的道路上，找尋昔日的足跡，在想像算計着昔日的生活，走過房後，正是觀海的山峯，據說地甚荒涼，曾發生過自殺的事件。可是我沒有能夠到那地方，眼前的親切，已使我忘掉此行的目的了。

沿山而下，幾乎有步着過去舊跡的感想，又覺着身畔正有自己的愛人。這種夾雜過去的回憶和愛戀甜密的情味，在我自己卻是不可說出的，留心看每一個舖戶，每一條道路，直到那高牆裡的學校時，我彷彿送一個人進去上課，又彷彿自己回着那些同伴過快活的日子。幸福，幸福，除了這字眼以外，我還有甚麼可說呢？

這不是重溫舊夢，而是一種故意的安排夢境，在這夢境裡我活過不少日子，五天來都是憶着這夢走遍這城市的每條馬路的。我到過滿是鄉村聲味的鎮市，到過異常荒涼的野外，也到過充滿繁華的街市，酒樓，飯店終於這夢境幻滅了。我輕輕叩着一家門

扉，當遠遠的樓上傳出人的語聲時，在歡笑中我認清每個人的面孔，立刻一種現實的感覺襲來，那熟悉的音調和臉面給我帶進一個遙遠的回憶中，在回憶裡我又成了一個陌生的客人，只好都聽別人的言語，那對我完全是新奇的知識了。

深夜麼，辭別了主人，再踏上來過的道路時，就不是先前的心情。一陣辛酸，使我這不慣做旅客的人覺得有去的必要了。

#### 四，歸

歸心切，雨中也做行人了。

記得來到這海島的早晨正落細雨，海中充滿霧氣，而今分別這海島的清晨，又是個陰霾的日子，低低能雲蘊有很深的雨意。送行人們說這旅途是幸福的，在炎熱日子裡，誰不需要他人的陰涼呢？

車開行後，窗外已是一片潮潤地土，但雨絲却極微弱，另有一種優美的境界。一路如此，到傍晚時，駐足在一座大城池裏，一星期前聽到洪水的傳說，企想這次可以得一個証實的機會。

雨不止，而且比起年前還大許多。車站

外路途的積水已經很深了。夏日天長，雖近夜而天不黑，當我另呼吸到一個城市的氣息時，自然又是一番興奮的感覺。雨中安排下我的家，借把雨傘，又去做新奇的探險了。陰沉天色漸黑下來，燈光黯淡，這彷彿是個古老的地方，但街頭繁華的燈火，又點綴了不少的熱鬧。我歡喜的是直直的馬路。路上另有說不出的古舊風味，其實正是相反，這倒是一個後建的商業地帶，和被城牆圍繞起的古城有絕不相同的風味。

回到住所，燈光不見人，店中小夥計爲我訴說城市的建築，重要的商業，著名的出產，但我最關心的是來時的傳說。問過真實的消息後，我一個人爲着大晚而惆悵了許久；因爲第二個早晨又是就歸途的時候了。這一夜的故事不正像古時的一夜客店，來往往來衆人原是千古一樣的。寫到這裏我覺得人生也正相同，今天不過住着另一個比那夜舒服的客舍而已。

回憶是愉快的，可惜我不能永在回憶中活下去；因此又好像有一點淡薄的悲哀了。

十一月十日夜追寫

新韻語

## 建設華北

強對化。治對安。五次對三番。和平對建設。華北對昭南。剿匪共。護田園。皇猷恰親善。農產保完全。公路延長便輸送。物資豐富免飢寒。猛首突飛。基地輝煌成績美。官歌民頌。滿天明朗放懷寬。

## 古城的眼睛和嘴

許真

我見過許許多多不同的眼睛和許許多多不同的嘴，不管它們是帶着花一般的微笑或是能說出神仙一般迷人的故事，我也彷彿總能看出它們的本來的猙獰的面目，而使我感到像懷恨一個人，一件事所感到的一種不舒適的憤慨和興奮。

從小，便是在這些類似凡人的非深非淺的眼睛和嘴裏過活，但，所嫌所愛，過於簡單，只是父親忿怒時，在深度的近視眼裡，所窺見的睜大了的眼睛，和母親一面縫着活計，一面叨嘮着不該那麼夜晚，還領帶頂小的妹妹去看電影那樣不滿意，不高興的嘴。看到這些，聽到這些，我只躲在門後或用書遮蔽着臉，吐着舌頭，偷偷地笑着。因為事過後，我還是吃着父親和母親給我鮮脆的海棠果和從姥姥家採來的成串的紅胡胡的櫻桃枝。又甜又香的海棠果和櫻桃水滲入心裡時，它使我一直想父親和母親總是好的。

但，長大了，父親漸漸脫去了睜大的眼睛，常默默地代替了嘴，說些我不十分懂得的話。母親呢，又在三年前死去了，荒野似家的空氣裡，又產生許多奇怪的眼睛和嘴來不知道為什麼，對這些眼睛和嘴，逐漸感到莫名的恐怖，因為最多的時候，只要看見變形的眼睛和嘴的轉動，我便要被父親厲聲喊到他的屋裡去，但，又慢慢地對我說出許多我所造成的連自己都莫名其妙的大得駭人的和零星的故事。

「這是為什麼呢，」我問着父親。

在這些時候，我的眼睛裡，常是濕滿着淚水。

「孩子，人就是這樣的，還是聽爸爸的話好，你媽媽若是聽知道，也會自然更愛你的了……」

我無言，只呆呆地看着父親的眼鏡漸漸暗了，終於有幾滴水珠落下來

忘掉了父親方才的厲聲和平日睜大的眼睛，記得的只是這諄柔的言語，所刺痛我的顫動欲泣的心情，因此，母親的影子，又在回憶中濃重起來……

如今，離家已經一年多了，在那天早晨，父親送我到樓梯口邊對我說：

「在外邊要小心，人們都是可怕的呀！」

當時的心，兀自又陰沉了一層，可是，立時又被一種更新的希望和興奮抹消了，彷彿這些都在古城裡埋藏着，只待我去發掘。

久已被我痴愛着的古城，理想中，許是因為她的自然的美太有力而熱了吧，看見姨母拿回給我看的古城的風景畫片，聽着那麼可欽羨的關於這些風景的古代的故事和一些無名的小英雄的新奇的生活，我愛這樣的生活。於是，夜裡夢見古城，看着落日 and 曉雲時，也幻想着



古城，甚至白粉的牆壁上，滿都是寫着大大小小不同的「古城」字樣，朋友們來了看見都要笑着說：

「古城倒真像你的情人了呢！」

我天起來，畢竟，我但願古城真成了我的情人，古城裏沒有我的情人，我却這樣地熱戀着她了。甚切我私自發了一個絕誓，這絕誓戰勝了曾經屢次要因此捨棄我的父親，但是，父親始終是沉默着，孤獨地痛苦着自己，勉強向我點了點頭。

幻想的，歡欣中的情人似的古城生活，正不是一般窮孩子們的。說是你餓着肚子去欣賞自然的美吧，這美也會變成像北海裏的枯萎的荷葉了，總有一個秋天在摧殘着它，它也隨着消逝了。別人還在說：

「荷花也該謝了，這是秋天了啊！」

看見這種得薄的像荷葉似的嘴的轉動，我比喪失了母親時，還倍覺悲感，我暗傷着。回憶那嘴的陌生和眼睛的陌生，從此，我再不敢去正視了……

九月，考試的教師問我：

「爲什麼要到北京來念書？」

我只覺這質問的新奇，痴然注視着教師的笑迷迷的肥胖的眼睛和裂開着大的紅厚的嘴，我不知道怎樣去回答。一直走到家，依然迷茫着還質問，等到覺悟時，學校是失眠了。

沒有學校，沒有生活，一頓小米稀飯，也要低下眼睛去，張開緊壓的嘴，說幾句自己萬難說出的話。

那晚上出去看月亮，和朋友們，在黑暗的牆角下，每一個人的心裏，都在愁慮着明天，明天是永遠存在的，然而，明天却很難過得去。還只在某一個時候，我是盼望着明天的，因爲在那偉大的未來的明天，永是有着要人歡欣的如野馬之得到奔馳的快樂。

在極度可怕的陌生的眼睛和嘴的變動下，我也盼望着明天，高興萬一能有了滿意的明天，便能得到曾經生活過的然而却成了新穎的世界了，那里才有我的生活——雖然過去在那裡，並不會有過我的生活，（這只說是稍足「生活」兩個字的意義的生活。）反足以增加我對於生活的恐怖，這種恐怖，只是一種莫名其妙的奇異的恐怖，尤其是在那可怕的陌生的眼睛和嘴的變形上，有着我所有的歡樂與悲苦，我被質問一個極難解決的——彷彿用嘴來解釋它是不可能了的問題，聽從這問題在理論上的進展，我無法來回答，直至最後它進展到一個結論上，我才不被這問題所苦了。

但，春天到來的時候，我的身邊，依然滿是些沉寂的空氣和莫名其妙其悲哀與歡樂的眼睛和嘴，願意變成一個無聲音的人，走向我所厭棄了的故鄉，即使也有這種可怕的眼睛和嘴，但，它是故鄉的。念着故鄉的孩子，它不會做出那樣可怕的形象吧！……

一年來古城的生活中的記憶，只是幾個可怕的眼睛和嘴啊。

# 月·滿·拾·敏

## 之一

我猶念遙遠地方會落了雨，乃以憧憬青夜解自家口渴舌乾的  
意思；煩人帶着金屬嘹亮的鳴蟬，紆徐抑揚時時頓的唱着；高  
吟的請客；想是不會記起秋天來時的那派寒儉，而高據每個槐蔭  
枝柯，悒鬱的叨嘮，騷擾着靜靜午日。我像失去了什麼，胸膈中  
又填滿一些空虛的什麼，緩緩無聊的揮動我的頭髮，這不是吁息  
。陽光直射入窗，殊非我疑問的解答，任汗滴落自落漠顏面。  
品啜着清茗，不啻人間天上。我再再向遙遠地方，作靈感徘徊。

比如思及的地方真真落了雨，我定悔恨自己沒有長上翅膀哩  
。那兒傍青山而築茅屋，每延細雨抽絲，從山前後飄過布穀的哀  
泣，則黃昏真應了淒涼如夢的一句話，窗紙上渲染了雨意夕陽寥  
闊的山砌道溢滿陰鬱，打起傘的花布衣鄉姑把背影消失在風雨裡  
，一個遲暮的美人，也會控不住激苦的去惋惜流光不再而臨風觀  
雨涕洟，一切變成靜夜的前身；有震碎人心的驢蹄聲，悉悉的自  
小門外路過嗎。

我悠長的歎一口氣，討厭的麻雀附和着，天可真已太熱了，  
若要揮毫作千百副「瑞雪繽紛」圖，那並非屬我的却暑之意也。  
你動，不怕流火炙燥的貨郎兒，慢慢的搖起單音小鼓，由街  
那邊過來，又穿入鄰居的小巷之中了。

## 之二

溽暑凌人，汗浸濕了短衣一而再，在遙寄故人的小簡裡，我  
曾以日夜唔周公作爲這把光陰無跡失去的解答，大有不知歲月的

感慨，偶或將自己慣常運用的思維，像個小風等似的，向遠遠的  
，高高地方放去，於是我儼然作客甚久歸鄉的征夫回顧瞬息虛幻  
，窗前滿染了黃昏，我幽幽的立起疲乏的身子，又若一牀輾轉多  
年的病漢，混身酸痛，遂又幽幽的坐下了。

零亂的書桌上，且擱置下自己寫就自勵的銘語，所謂坐右有  
銘耳。糟塌，損失，毫不惜愛千金難買的光陰，是我一塊玷病，  
而當真的日子無踪時，偏矛盾的去嘯啼與啣嘆，記起別人的開雞  
起舞，不負男兒壯志的故事時候，我要形容自己是一隻沒有出息  
的醜睡虫。這被我載寫的小銘語，無非自傷處世的維艱，與夫警  
告目光陰如駛的一類話，然而；然而我確實依照所寫的話行使萬  
一了嗎。由黎明直到昏暮，直到星月作爲我窗前的點綴，一天便  
失去了。

認識自己的孤寂，思想外的觀尋者，要叩流光的門扉嗎。黃  
昏時樓頭看夕陽，暮雲絮棉，恰似一江波濤洶湧，成群的小燕子  
，身後攜着一把把黑色剪刀輕俏的，迅速的去行使減短我們生命  
的威權，而我形容蕭瑟的林子只一句，靈魂的牢籠。

夜來了，遲緩的怠慢的，可憐的；如歷史的隙隙裏，飄墜下  
一個頂察落而孤獨的影子。

## 之三

暑天的夜靜。沙水才落退的岸邊，沙田鋪展出無際的遙遠，  
嘖嘖嘶叫的是有着藍翅翅海鳥夜歸，青山遂似一條曲緻的銀色  
的線，遲遲的在夜氣中輕浮與飄搖，要流水作成我的家嘴，我不  
要醉中去撈月，試想寫者如一塊寶石，散發出幽輝，碧波也不

靜似一塊無飾的透明晶體，在這無語的天地裡，一個脫離不了世俗的肉體，一個脫離不了肉體的靈魂，我們怎樣來比喻他，可憐的把憧憬刻入思慮深港，已失去唯一的策劃，這種的時光下，只宜於你緘默不宜內心的世外憂煩，你看；一切皆是解答，無論你身後將隱的脚印，頭頂上一片逐落浮雲。

銀色的貝殼，被海擲落於世外，悵然臥身在夜色之濱，迴念海底深遠的遠夢；海藻是一把柔軟的青絲，珊瑚雕琢出美人的紅唇，一條條穿梭魚兒是虫蝕青春的，即便那怡然物外的閑散，在水晶築成的宮殿外徘徊，逍遙的如遊方的沙彌，也解繯不了潛伏於生命的罪愆；唉！海呵，你憔悴了年華的輝煌。

揚起白帆，如握別愛人時，在她玉指間搖幌的小手絹，我們就那麼爲海風吹散了，遠了，妳會闖起妳長睫毛和夜一樣的眼嗎，爲橫海人作出生之祈禱，妳失去了什麼？一把青春之驕矜，靈肉之高傲，妳失去頻向妳耳邊低吟的歌，一支落色的歌。

而年輕人，尙未造成他耀燦的鎗船。

#### 之四

新秋的暮色。每家屋頂意緩升起的乳白孤烟，淡抹遠山浮過來的蜿蜒多綴的剪影，金黃的阡陌裏，有粗糙藍布衣的農夫，有無數愉性的面龐，有零散的脚步，有一支染有蒼涼的抑揚的山歌。夕陽歸山，如橫身牛背，短笛信口牧豎之哀愁，溪流邊的砧聲也起始把寂寞的音符配置在失去的蒼老雲彩裡，夜已作新客之來歸。

銀灰的清溪，垂嘆着幽怨，夜砧正是敲破寂靜與天色的木捶，雙髻搖肩的女孩子，和空氣一色的容顏，是大理石砌琢而成的，一對眸子，偷滿了九十月之交的寒潭集水。溪水的家呢，在崇高的巖穴，那裡青山作了迴護的襟袍；天竹與野玫瑰絲繡了驕傲，白雲發出讚美的嘆聲，在流泉的明鏡裡留下媚影，潺潺瀉瀉

下清溪。世間即沒有溫暖的記憶，那就可以永遠以冷臉去謁見寰宇，喜怒哀歡是扮演的虛鄙，且以真空的情感去應付呼吸吧，無言無語，流着流着流下去，天亮了又黃昏又夜來，如今夜來了依然心平氣和的爲延緩遲延之注，一去便永不想回頭。

溪岸旁光潔青石上的砧聲已預備爲來日作大紅布衣人，悄悄站起身，月光下飾，正似伊人生命的清痕，又輕輕拂一下髮上的柳絲，溪流的彼岸，小橋綴成畫景，而一點螢火虫的黃燈，給明網的夜打了補綻，從茅屋的紙窗中洩出來；那是她的家。

她不戀惜家，而得回去，她輕歎一聲，沒人理她，連溪水也一樣。

#### 之五

有誰担當得起薄倖的罪名，一串落淚的紫藤花，早早在思想的湖洞裏落了色。當清晨作我們觀光客人時，大的小的，喇叭似的牽牛花爲蘿花，正結着紫的紅的或白藍的夢，南風是淘氣的孩子，常常欺負瀟灑的無數小號手，於是低垂下頭，加一隻高脚玻璃酒杯，傾滴出匯於內心的隔夜珠淚，妳羞澀炙日的熱情嗎，看妳青春暫駐可憐的生命，多短，緊緊攀住懦弱的身子，俯在綠葉的蔭護下，去迴念去想，黎明怎樣暈紅的由東方爬過來，夜天的沉默，一對偷情的戀人當攜手於圓中的心跳，又相互作膠漆的擁抱，在妳身前，作過頂甜密的吻，妳只伸長耳朵，悄悄的聽着，如待嫁的新娘子，多不好意思看榮繞多年意中人的身影呢，靜靜的聽着兩張嘴合在一起，又分開輕輕響，沒有睜開眼；有誰不明瞭青春的幽秘。想想，別作過去的奴隸吧。

如今妳捲屈了肢體，收拾起向人的絨樣的華飾，不再作着難，以啓齒的輕薄夢，怨妳一派嬌態無骨的媚態，蔓延攀附的伸着纖長手臂，依偎入他人懷抱。是妳恥於去爲髮淡之綴飾嗎，抑妳應証了自古紅顏多薄命的箴語，當妳脫枝而下時，倏然變成憔悴

的病容幾顆帶粉的鬚鬚，混合你同一命運。  
這種忽促的生了又死最好，生着爲青春之矜持，不留一點醜惡給人間，任西北東南風的薄倖，你是概也不受它們欺凌的。

### 之六

楊花脫不掉浪漫真性。在春風喚起沉睡的乾坤時，一切皆作了渴盼初醒的追求，櫻燕的歸來是成雙的，游魚遨遊的偶對，慾火焚化了情操，瘋狂的完成春夢，沒有回顧與惜念，利用屬於時序的分秒，盲目的遭逢解折出臨終的答案。花蛇美麗會把人毒死，天上的虹彩如得稱誦可不久長，花朵的顏色眩人而早據，短命的先兆，紅粉的真形是可怕骷髏，一切皆徘徊於生死之兩端，億萬年去反覆生死，去由反覆之中爲歷史的標延。

桃枝着紅中受够輕薄，有誰去迴念溝渠之落呢，春風是不肖的執洋客人，無情的來了又去，春江水暖，白玉的，鍍金屬嘴的鴨子，如一隻隻帶桅的扁舟，貽蕩於漾漾碧之上，林蔭間有嚶嚶求偶啼鳥，只有春天明白他們聲語的真意。當這時「團圓白絮似的楊花，浪漫的投身別人，多慘切行止呵，寫幾句詩寄給妳；

說妳是沒有靈魂的——

南風小隨南風，

東風來隨東風，

妳也不害羞臉紅；

妳說妳有靈魂？

即有，也隨妳不定的性格

化作了無聊春夢。

### 之七

秋光沿着日子步步灑下涼涼，平湖鎮靜得連哀愁全沉結於水

底，游魚不怕秋老去追尋鈎與的堅綵，騰躍的電動多姿的尾巴，成銀色的歡愉。蕩動水上的逐幽小舟，如一片飄泊水上的柳葉，驚的寂寞殘在波面組成吟秋的歌韻，打破九月悵傷的鄉夢。

作金黃色吊祭的來客，轉向半掩的山寺紅門了。請佯儻的老樹作守視扁舟的僕役，白頭的蘆葦乃成了天然的屏障；野鴿子展起灰白點的翅膀飛去，留下這方寥默而盡磨停之說，清晨的蟋蟀，依然尚未譜就送秋的歌，白露在抖擻的草間滴下悵遠的淚，草叢中開出一小朵最後的黃花。

天幕再向高處拉起來，薄雲悠悠閑往還。小徑苔滑，有隔年墜下的松質，松柏之蔭覆如密結的傘，依山砌道弓着蒼老腰肢，長青的樹，長青的回憶；秋空了嗎。

這兒沒有尋秋遊人，有一片值得眷念的秋光。

暮年與暮色，染到生活的領域，再寒心於懦弱自己的毫不能爲力，悔恨會變成常流的思泉，一切皆非再映與挽回的，即便這晨興的山雀子的呼喚，也有人會指示出它是睽遠的老友嗎。青山不改當年樣，看；這扇剝落的朱門是再好也沒有的證實，漫漶壁上有你三年前的題字，你且尋察一番如今呢。

清霄與曠曠；低低的接着秋來，又匆匆的把秋送去。

### 之八

雨自骨子裏頭便攜有牢騷的悵憂，把愁思由天的一邊，直扯到另一個方向，焦急的，爲我們的小夜作了呼籲，更怨咽的，代替多少青春憑吊人啼哭，灑到鉛鐵屋頂上，珠璣輕碎，銀紫色的閃電，揭顯出對面橫斜小影，海正作着朦朧的夢，浩浩碧波變得如一塊無力的棉花，宇宙氳氳成暗然白霧，沮喪似的下罩。

我將爲我畏懼送殯哀樂似的雨的音節而低首，一盞海藍色溫柔的燈，正給我闡述海的清愁，那是無涯際的，不可捉摸的虛空，萬頃的白波，會有過多少隱痛的故事，海風是曾經白狗蒼蠅的

永遠替世界作者奈何的歎息，而我正有一個乘長風的感懷。

憑風的安置，送吧，走吧，即然想四海爲家，何需猶豫風塵中英雄已老，我不是什麼超人，因爲我呼吸在這世界就脫不了一派俗氣，但我扯起帆，搖起將朽的槳櫓的時候，我有留戀嗎。白色的鷗，是唯一送行的莫逆，掄起翅，在船尾細語叮嚀，又飛在前面，想一看這揮淚的臉的憔悴。但總這麼飄泊，有人會擔心有朝一日應了海葬那個未統啓想像，趁着晨風；早潮，夜風；晚汐，寄語送行的灰白客人，回去吧，看夜成了臨終的刹那，黎明便是一篇遺囑。

玻璃窗外的混沌，有金色盪迷的燈如星辰嵌在四周，雨已泣得無淚了，海的溫存海底夢，別打擾；當我偷偷的，輕輕的開了窗，一陣海風吹進，雨停了：你是要催促我啓程嗎。

## 之九

旋律的音波中游浮者，靜靜的木坐在椅上，夜風是醉人的，還有夜來香頻頻慢吐怨艾，蟬紗遮不住隱動肢體，那微顫雙峯，在交插藕樣的臂下掙扎，彈性的胸。藍的霓虹燈，發出圓圓春情，一襲薄翼，一匹明綢，值得追求的一個水晶體，一塊照露原始的明鏡，這裏混有了界的快樂與悲愁，笑與帶眼淚的笑的綜合。

紅色的酒，紅色的櫻桃，紅色的衣飾，紅色的燈，紅色的唇，紅色的指甲，還有深沉紅色不可告人讓人臉紅的夢。白玉的腿，白玉的臉，白玉的手臂，白的碩削的高跟皮鞋，還有蒼白爲淚包滿的故事……：瘋狂的轉吧，旋律的音樂，未開化的單純享受，高高玻璃酒杯溢滿腹欣悅，香檳的響聲，震醒迷茫的心，錢的交流，肉的交流，這是失去的樂園，人間的天堂，轉吧，笑吧，跳吧，天堂不許有一絲惆悵呢。

伊孤獨的座着，冥想是讓人老的，青春墳墓外缺少一束鮮花，一束無香的花朵，紅唇就是遲暮的徵兆，伊向上望望，天空嵌

滿金鋼鑽的明星，月亮偷偷在天之一方窺探。一帶銀河；銀河隔離天上情侶，而伊呢，被記憶隔離的人，有誰來搭就鵲橋。都市的樓浮在夜色裡，比荒野的孤塚還多，都市的燈，是都市眼中夜晚滴落的珠淚，伊在心內感吁一聲，誰也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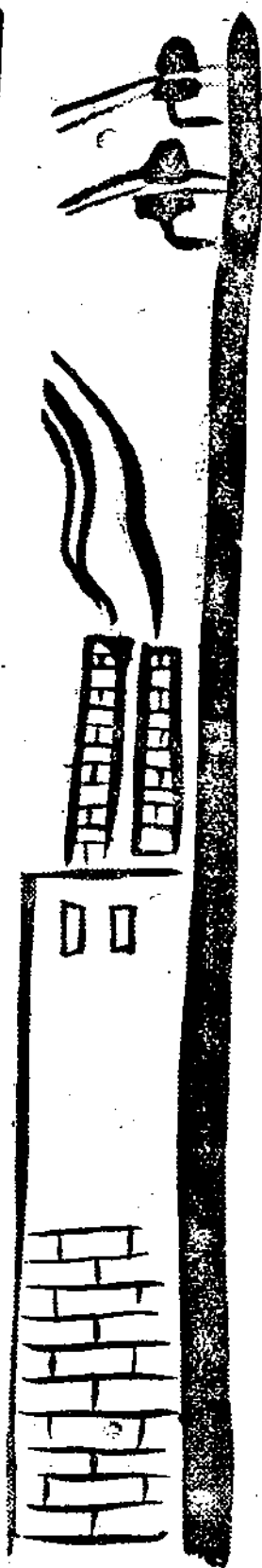
生之祭台前犧牲，死了的靈魂，伊游浮在旋律音波裡，快狐步讓人頭暈了，東方黎明前已有連橫鷄叫，但伊的黎明永不會來。

## 之十

灰銀色聲韻，如垂暮茅屋上嫵嫵炊烟，分散在流水樣空氣裡；蟋蟀入室，把悽慘的不平，嚮向暗砌的牆角；寂寞的叫聲，似一朵開而易落的曇花，把短促的呻吟，向磚縫中自己落落蕭蕭的四壁絮語。有一縷屬於荒涼。庭園之思嗎，竊伏一偶觀視我的朋友，你來了，逸然的降臨，殊使我驚訝。啄木鳥不辭勞苦的丁丁伐木，過天青會綴飾白雲，灰的鸞鷲常支起孤立手杖似的脚，去向茫茫水天作遙遠的冥思，而你呢，使我想起除夕夜燃起的滿樹銀花。那是多少年前了，我還有一個孩子的記憶，大年夜偷偷去看一星呈墜散的銀花，迸出愉快的亮，但倏而消滅了，一切皆歸真樸：新客人！你的嗚咽正合於我的比擬。

天睡了，猖狂的夜涼如水。唵，在爬山虎佈滿陰鬱的小樓上，搖照一盞青燈，褪色的朱顏凝結一團傷煩，多少抹淺笑，多少次輕擊，多少被推墮的命運；過逝養成孤介。看她纏起兩條蛾眉，支起婷婷的軀肢，不敢向鏡中找自己。今夜有月嗎，她遺忘明月照人老，愈緩的打開窗，一派清秋和她的，心恰好結成一愁。那是個素淨的天，完整的，呵……呵，你看，一個流星，一道光芒，失入冷風了；之後，便有一串悼歌，自萎黃的長草中播揚，銀鈴似的單寂，如她墜自睫毛滴落有聲的感懷淚，她歎息蟋蟀的酷厲，唉，天，一派睡天。

什麼全遁跡了，只有它；以銀聲的鏗，鏗短世界的生命。



# 詩歌

## 成吉思汗（史詩）

白·林·

### 序 歌

在七百餘年前的十二世紀，  
 一個偉大的英傑，  
 蹶起在湖北的沙漠地。  
 他幾乎征服了當時的全世界，  
 他用血手和鐵蹄，  
 統治了人民五億；  
 他的意志堅如鑽石，  
 從未曾洩過嘆息，  
 他的軍隊疾如颶風，  
 難以用里程算計。  
 凡是他通過的國家和城池，  
 轉瞬之間即變為一片平地，  
 聳立的高山，  
 遮不住他的雄圖，  
 奔騰的河流，

被他變換了方向；  
 他越過沙漠與平野，  
 從東征向西，  
 像要追尋到  
 太陽落入的土地。  
 不毛的荒野，  
 流離着筍徨在死線的人，  
 屍骨堆成山崗，  
 鮮血染濕了沙泥；  
 回教徒驚為魔鬼，  
 嘆為世界的末日已至，  
 基督徒頂禮膜拜，  
 唱着謝恩的讚美歌詞。  
 這游牧民的首領，  
 毀滅了四十餘個大小帝國，  
 還不識文字的黃種人，

對五十餘種民族編了法令，  
 他不知豪華與奢侈，  
 終生穿着游牧民的服飾，  
 他率領着鐵騎，  
 夢想着世界王國的創立；  
 他征服了一切，  
 用他的鐵與火，  
 他開拓了一條世界的路，  
 用他的血與力。  
 啊！這亞細亞的英雄，  
 已永眠在墳墓裏，  
 且來聽我歌唱  
 這全人類的征服者的史蹟。  
 一  
 從波浪翻騰的渤海北岸，  
 像一條蜿蜒的長蛇，

越過重疊的高山，  
無垠的沙漠，  
濁流滔滔的河川，  
延長到峰巒峻峭的嘉峪關。  
這壯麗千古的萬里長城——  
億萬骨肉血汗堆成的鐵牆，  
會流過無數生靈的鮮血，  
會望過多少民族的興亡。

自從綿遠的太古以還，  
戈壁沙漠的北方，  
就住有凶悍的遊牧民：  
匈奴，鮮卑，托跋，突厥，契丹……  
橫行在亞細亞的中部，  
由伏爾加河的流域到達東海，  
又時時侵入這血肉築成的鐵牆。

在十二世紀的時候，  
貝加爾湖的南方，  
住有蒙古的部族，  
流浪在幹難河的近傍。  
這冰雪的莽原，  
籠着嵯峨的山嶺，  
高峯上蓋着永古的白雪，  
常照著綺麗燦爛的極光；  
沒有人跡的原始林，  
傳著虎豹的怪嘯。

暴風時時捲着沙塵，  
將天空遮成黃昏。

這蒙古的遊牧民，  
就生存在這困苦的荒土，

### 白茶外一首 黃雨

白茶的悲哀呀

白茶的花間的露水

叫風吹乾了它吧

設若這也是人生  
還不如莊嚴的晨色

寂寞的美

### 夜

殘荷已無幾許

米黃色的秋萍

依偎着船邊

訴說着明日要去漂洋了

淡藍的月光有醉醒的清新

神秘的夜色原是你的

我與倦意看星星

沒有一定的居處，

沒有一個懷念的故鄉，

將悠長的一生的希望，

繫在牛馬駝羊的身上。

當絲商鋪遍河岸的草原，

蒙古人就携着馬羊放牧，

當朔風將樹葉吹黃，

蒙古人就携着弓矢走進深山，

當饑餓激起心中的貪狂，

就掠奪隣人的財物與牛羊。

這不成爲罪惡，

(是生的意志，生的欲望。)

在這連綿的沙漠中，

日夜找尋着生命的燭光，

在這不斷的鬥爭裡，

年年馳在馬上騰馳；

烈日，風霜，

沙漠，荒原，

將他們鍛鍊成爲雄偉的民族，

殺人喝血的魔王。

他們沒有家族的連繫，

只有戰友互助的情腸，

每一個人，

每一個部落，

都是爲着戰鬥而生存，

他 沒有都市與城牆，

只有首領與蓬帳；

在族羣與號令下集合時，

就成爲一個堅固的集團，

在戰場上成長，

在戰場上死亡。

(未完)

# 寄露莎

## 寒波

晚風向白雲微吹，  
把注念播向天涯，  
勞悵望的萍散蓬走，  
迢迢的雲路裡  
散落誰家？  
×××  
七月夜的階庭如水，  
怕獨聽草蟲輕呼，  
湛色遙空有熱稔的星子，  
它敲醒了記憶的心曲。  
×××  
追撫藤蘿下過逝的日子，  
難混忘的促膝縱談，  
頭上狂吟的天籟，  
牽引着世外的夢幻，  
×××  
從擺落了悠悠之口，  
遂潛匿了似無語的靈魂，  
令你鬱結回首的陳舊，  
難被流水載去無痕。  
×××  
如奔回靈魂的鄉里，  
你遠颺如南鵬扶搏，  
青鳥無從問雲外的棲止，  
際隔了傳語的萬水千山。  
×××  
「喂！老再了其將至」嗎？  
歲月將瞻顧你的足塵，  
而你對滔滔的江水，

流溢吧，你不羈才思的華芬！  
×××  
異地的風晨雨夕，  
你甘嘗了顛顛悲辛，  
該笑北國有瓦甌屋檐客，  
向局促的靈魂獨吟。  
×××  
晚風向白雲微吹，  
把注念播向天涯，  
勞悵望的萍散蓬飛，  
迢迢的雲路裏，  
散落誰家？

# 夜曲

克非

十一月七日

你爲什麼老看着我  
你那飽含着熱情的眼睛  
什麼使你的臉燒得似西天的晚霞  
你聽你的心在我的手掌下跳得多麼響  
真個的  
讓它從你的口中跳出  
又跳進我的胸膛裏  
讓我的每個細胞都爲你熱情配上階和的  
音樂  
這個神聖莊嚴甜密沉痛的夜  
一切都爲我們存在  
我的心胸那麼廣那麼亮  
那麼偉大純潔得使人流淚呵  
可憐的孩子  
我拿什麼來報答你這一夜的熱情呢

無數的吻和無數的眼淚  
趁天未亮之前  
讓我在你的懷抱中死去罷  
並且我未死之前

讓我爲你把你睫毛上的淚珠舐乾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七日深夜五時作

# 月光曲

琴子

## 抒情詩

那個明月皎潔的夜  
屋裡是無邊的空冥和冷靜  
窗戶把月光切碎照了進來  
這時您輕悄悄躡進我的房門  
照在我流淚的臉上  
坐在我的床邊  
我眼角流下的淚由您的手輕輕地給我抹去  
當愛字由您嘴邊奔出的時候  
我却裝作並不懂得的意思  
我悵悵望着窗外一彎明月  
兀自靜聽您訴說深夜親吻大理石的影像  
您說  
我久已冷滅的心火  
現在又要煥起熊熊的火燄  
假若我還有幸福  
我的幸福也將寄托在您輕諾的一吻  
於是您又輕輕彈動您的樂曲  
繼續講說您美麗的故事  
我沒有回答您



我拒絕用沉默來代替了我的心意  
您說您真美麗啊

我由不得笑了

這一夜的纏綿直到天明

現在我再聽不到您輕柔的話語

這個明光滿屋的夜

都只空照着我孤單的身軀

現在我才知道您厭倦

不對我過去是新鮮

您根本沒有愛我啊

您不過是憐憫我的一點同情

我又後悔我那時會那麼冷酷

我不能怪您

實在是給我給您冷酷的一種反應

當我們分手時

我告訴您我不能再來了

您只淡淡的一笑

您這一笑深深刺在我的心裡

我才恍然

我們那時並沒有相互愛戀的意思

可是我又由不得想起那纏綿的一夜

我們都空負了那一夜的情

## 相思結

李健

久無你關懷的訪問

敲打遠人的心

路途對誰也沒有阻隔

更莫問遠近

舊卷愈沉暗了

犬吠聲流過高牆

陌生的影子

遂舖在夜的臂上

古屋空空無人語

蛛網封存着太息

北風像溫夢

乃吹老了相思

## 繡枕

女郎入睡了，

繡枕做了夢裡的行船。

以遠方把戀人載來，

女郎欣欣歡歡。

窗外有風雨聲，

又把船兒沉。

友郎恨風雨無情，

兩顆的淚珠，

滴在紅花綠葉上。

柏綠

## 小河

甫光

一條行蛇的小河。

映着一角殘陽，

行脚的老僧望一眼，

垂下頭的走過去。

微波裡的一縷清風，

盪漾着猜不透的神秘，

都說水波裡老龜瞪着眼，

一百個浪花湧到彼岸。

× 小河水游行去了，

× 踐過一遍荒田野草，

在北運河裏一回頭。

一滴傷心淚掛抹在眉梢。

× 風裡的禾苗亂點頭，

× 像久別重逢的友人，

河裏的淒涼揪一把寥寂，

寄語天平的流雲一片

## 詩二章

李夢蓮

故鄉之思

是年代的罪惡

使我忘却了故鄉的影姿

只是無端的心緒裏

時升起一縷昔日綺羅的哀愁

× 暮春雨後夕照裏

× 徘徊於新綠陌頭

遙望那橫翠懷抱的茅舍

便想起故鄉呀！

那永恒遠隔的白雲深處

踟躕，踟躕，

（心知留戀空無計喲！）

靜

盤中水果自褪去它的紅顏

爐裏香火升起了晏然的烟燻

窗前叢竹更沒有微顫的籟息呢！

靜呀！這難得的一瞬陰霾，

黃昏已近

怕又是暮雨將臨的朕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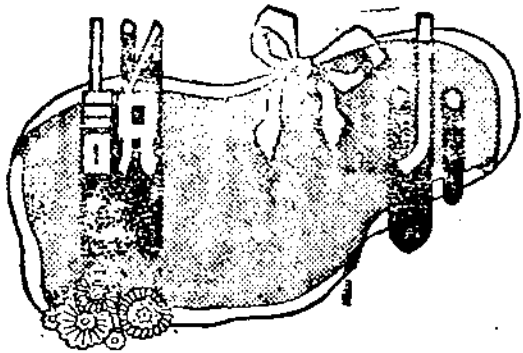
三十一年五月一北京



# 院內雨

## 為本刊特作

飯塚梅郎  
譯作



國話單字，告訴老媽子：「紅茶，那邊的，客人的。」老媽子立刻領悟了地端了紅茶出去。

「結婚這件事，就得馬馬虎虎地對付。」正冲着紅茶的喜代子，聽見流洩過來的丈夫底笑語，立刻停止了沖茶的手，客廳裏丈夫正和友好的同寅在聊天，她還是一位不大明白男人那種無聊的執拗性的年輕的妻。

「別這樣說呀！待會太太該生氣了，」  
紹介的時候說是公司裡的同事，這位大阪口音的男入的話，使喜代子有憎惡的感覺。

到廚房裡，笨拙地用每天學着的中

在七月的蒸熱的廚房裡，煤球爐子上熬着粥，喜代子的胸空悶着，那因潮濕而剝落了白粉的牆壁，僅僅頭上開了一個小天窗的監獄似的廚房，喜代子覺得孤獨起來。

「媽！」真想大聲地喊一下媽媽。  
「這可跟嫁在內地（內地，指日本本島而言）譯者不同，離家太遠了，不自己處處小心是不行的，不能心裡一彆扭就回家的呀！」  
媽媽底話像仍在耳邊委曲的淚盈盈欲墜。沒有朋友，沒有熟人，丈夫上班去的時候，和言語不通的老媽子相對的日子是怎樣的寂寞呀！就是信賴丈夫底愛的話。

「跟我也那樣馬馬虎虎地對付着呢嗎。」  
由於媒人的紹介，很快地就結成了的婚姻。自己機器人似的隨着雙親的決定而決定了，說是，雖然嫁得遠一點，可是現在的華北也不跟從前一樣了，比其在內地的吃苦耐勞的生活也不算壞。自己的身體也不算弱，嫁給活躍在大陸上的人好也不一定。並沒有是強勉強，在

父母庇護下長起來的溫順的喜代子，簡單地點了點頭算同意了自己的婚姻。

一張稍稍胖一點，毛眉也很濃的男人的照片拿到喜代子的面前來，在雙親面前不好意思仔細瞧的一張使自己激動的男人的照片。

「你好好看看吧！」

父親微笑着說了後走出去，自己更不能制止心內的悸動，就那樣去注視那張放在疊席上的照片。一個完全陌生的相貌，自己倒不是盼是一位美男子，也沒有文學少女那樣誇張地描繪了自己的夢。出了女學校後，和母親一塊，幫助媽媽下廚房，幫助媽媽做針線的一位平凡的姑娘。

和這個人起居與共，從此天長地久地住在那塊陌生的土地上，就這樣一想淚就充滿了眼眶。彷彿肉體被大膽從這個熟悉了地方抓走一樣。用濕潤的眼睛看着那翳着綠絲在紙的隔扇，那客間上手木台上的青磁花瓶的暗光亮，是怎樣地令人懷戀呀！

「我不嫁，我上的什麼北京。」喜代子的心這樣想着。

然而現實是不管少女的傷感的。定婚，結婚，出發，急急忙忙地疲乏地登上了代替新婚旅行的長途火車，下了關釜連絲船，又上了經朝鮮，過滿洲到華北去的車中，丈夫底性情是比他底相貌所表示的還體貼「我就靠着他了」喜代子看着輪在車座上臉上蓋着白手帕的丈夫的臉流着感激的淚。

喜代子回憶着一幕幕的往事。

「太太，還有事嗎？」

也沒理老媽子的話，喜代子像逃匿一樣地過了中間那間作爲客廳的房子到北邊一間改成疊席的屋裏坐下。東房又放着窗簾，屋子裡顯得很陰暗，簾子從丈夫獨身時候就沒擦過已經是很髒了，又趕上雨季的北京多雲的今天的下午，東房陰暗着，在這樣引人哭泣的環境裡，喜代子卻沒有淚，少女的日子已經離遠了喲！

茫然地隔簾望着院子，院內槐花悄悄地落着，就這樣半點鐘過去了。

「喜代子，客人要走啦！」

丈夫招呼着，跟着鄰家的狗咬着，喜代子下意識地站起來。

「咬着了嗎？」

「沒關係沒關係。」

喜代子出來的時候，對面屋的太太正拉着狗。

「真對不起，也不一定咬，中國的狗就這樣隨便汪汪實在是討厭。」

喜代子不知回答什麼好，微笑着走向門前，去追已經走出去的丈夫和客人，在丈夫的身後輕輕地行着禮。

回來的時候，狗被拴在槐樹上在長長地伸着懶腰，吐着長舌頭，隱隱射下來的強烈的日光，在磚地上落着的槐花上閃爍着，兩丈見方的院子，在星期的午後是這樣的安靜，還沒從午睡中醒來呢吧。

x x x x x

「媽媽！」

從晌覺醒來的和子，這樣一面喊着，一面跑到正在廚房中洗着衣服的母親身邊去。

「和兒，醒啦！喝涼開水嗎？」

年輕的媽媽，從冰箱裡拿出一隻裝涼開水的瓶子來。

「媽媽，小狗呢？」

「小狗，把津田先生家的客人給咬了，因為牠盡淘氣，我給拴到槐樹上了。」

挺痛快地喝了涼開水的和子，穿着媽媽的大木屐，跑去看着她惦記着的小狗。

磚院內響着的木屐的聲音，驚醒了由木的午夢，木屐，像激怒了

四合院的磚地似地，討厭地響着。

由木從床上起來，坐到桌前去茫然地望着外面，三間南房就是晴天也是陰暗的。

由木從事變後以外務省的學生的資格在北京住了二年後，當了三個學校的日語教員就那樣地在北京住了起來，他本着預備利用教員生活的方便，完成了他在學生時代就抱有興味的「中國婦女運動史」，可是總遲遲地未能執筆，又想，把材料搜集好了回日本去寫也好，但有一件事在常惹着他。那件事是由木一生中的一個創傷很重的失戀，無言地離開了由木的那個女人，由木怎樣也不能平淡地把她忘却。怎樣也不能在心中替那失了的女人立起一隻墓碑來。

一面在心裡建築那位到蘇州去了的女人的墳墓，一面孜孜不倦地著述中國婦女運動史，這陰暗的南房正是一個努力的背景，由木就這樣生活在自己思潮的矛盾中。

x x x x x x

繫着領帶的津田，對着衣櫃上的鏡子說：

「今兒星期，我請請你。」

正繫着的那條臃腫色的領帶，是獨身時候一位女招待送給的事，

津田早給忘了。

「於其在這蒸熱的東房來悶着還不如到北海的仿膳去吃一頓飯去呢。」聽着丈夫這樣說了的喜代子，換着臃腫色條綢衣裳，她下意識地覺到丈夫是愛臃腫色的。

「那個小伙子，本來要拉我一塊出去喝啤酒，我說你今兒作了好菜請我給拒絕了。」

丈夫在說着剛才那位大阪口音的同事的話，那時候你說什麼來的呢？這樣想着的喜代子心裏橫着的東西翻上來，臉不悅的。到跟丈夫一塊照着鏡子去繫腰帶的時候，又忙着在臉上作出來微笑，在丈夫的

善良的臉前，一向的忍耐使她這樣作。現在還是借新婚的光，將來，也一定有跟我馬馬虎虎地對付的日子，棄了我也不一定呢。

「不至於下雨吧？」

「不至於吧。」

x x x x x x

聽見了愉快的津田夫婦走出去的聲音，由木覺得津田的腳步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津田以前就於酒，常常拉了由木很晚地流連在外面。津田的後面跟着他底新婦，新婦是穿着一雙皮編的和式的鞋吧那樣靜悄悄的像王宮裏侍女一樣地走着。

佐佐山先生許是因為是新聞記者的關係，腳步聲很急。和子則永遠是動的，和子的媽媽是非常平凡的，很正派的走着。許是遺傳的關係。

陳場先生是很重的一步一步地走，這倒不僅僅因為他胖，精神充足也說不定，也許因為身為董事階級才如此走路的吧！夫人雖瘦而富，聽見她沉重的腳步聲時常想女人也這麼重地走路嗎？

那個惹人注意的腳步聲從外邊回來了，去買東西去了吧！為陳場先生準備晚酌的酒杯去了吧！

「和子媽媽呢？」

「廚房。」

「噢，你爸爸今兒不休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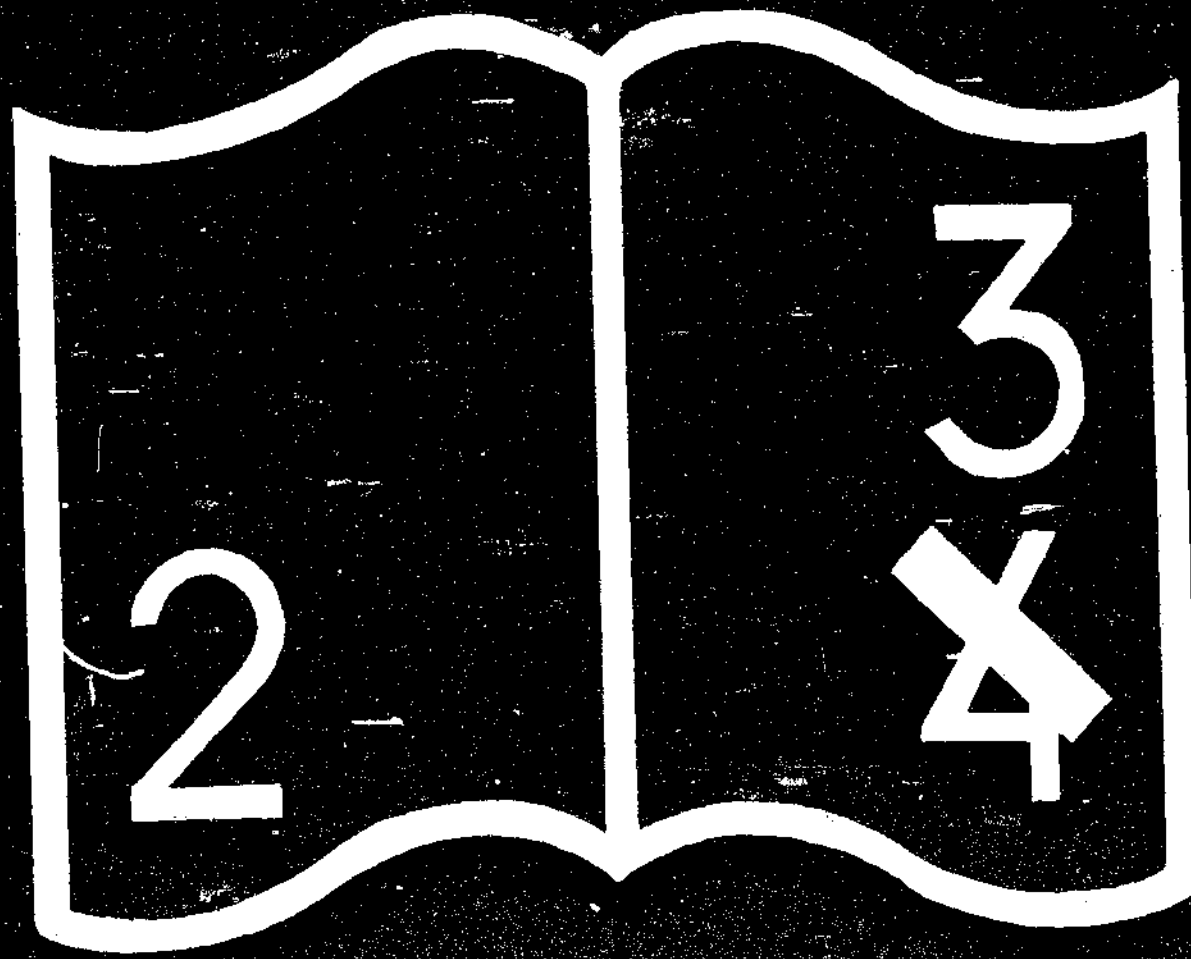
「上報社去了。」

「今兒星期，爸爸不在家沒意思吧！」

和子大概在前仰後合地搖着頭，院子裡的這幕有聲電影停止了。

x x x x x x

總而言之，是日本人的大雜院，院中的一些太太們雖然個性不同



编码错误

但都有教養，所以院子裏沒有那些下流的嘈雜聲，又因為丈夫們服務的地方不同，也用不着像一個公司的宿舍似地大家把生活打成一片。不過，在國外住的人倒都是很親的，早來的晚來的大家間的感情都很融洽。

「什麼也沒有，請到我家去吃飯……」

「破了就請拿來縫吧！」

這種由衷的親切，由木一面感激一面又對這種隱隱的感情納悶，這種疑惑，是不能坦白地去問那很親切的鄰人的，由木的心裏常爲此喃喃，譬如：就有的男人被請到某家裏去洗澡，舒舒服服泡在澡塘子裏不愛動一動，有的又自己坐在藤椅上縫着襯衫上的鈕扣。

，由木的寂寞感，由藤椅子而生。從前失去了的女人常來的時候，她回去之後，藤椅子老是吱吱扭扭地響，對着那響着的藤椅子，由木懷戀地坐着，以後，空的藤椅子吱吱扭扭地響聲常勾動了由木的悲哀的回憶。

不過，不僅僅是她，來客走後藤椅子也是響，自己迷迷息息地坐過之後藤椅子也是吱吱扭扭的響，這響聲送到耳中的時候，由木是倦於廚房的傍晚的熱了。

由木換着洋服預備出去，看見了陰得很沉的天後，又改穿了雨衣，遇雨也不要緊了，就是出去碰上了雨也比這樣在家裏等着雨來還好。

洗過了澡的陳先生，搖搖晃晃地坐在食案前，摸着冰鎮的啤酒瓶子，微笑着自己打開了蓋，太太拿着切了的西紅柿進來。

「中國狗什麼都吃，小狗把西紅柿給吃了三個喇！後院的種西紅柿的地不作個園子可不行了。」

陳場先生却像沒聽見這些話似的說：

「請由木先生來洗澡的話說沒說。」

中國文藝院內雨

「剛去過了，由木先生出去了。」

四間北房完全改成日本式了，這樣住起來很舒服。有簾子拉門的客廳裏，陳場先生在喝着愉快的晚酒。陳場先生在滿洲會大施過敏腕，但在北京遭遇了些不如意的事情後，在作了某公司的顧問之後，老練地保持着既有的地位，作兩個不大高明的俳句等等地安於此境了。

津田夫婦出去了吧！

「唉，在門口遇見了，挺高興地說是上北海去。」

「啊！正是好時候。」

「津田先生也不像從前那樣地喝大酒了。」

「現在就剩由木一個單身漢了，他也該成家了。」

「真是！」

「你說把真沙子帶到北京來的話怎樣了。」

「不行，你看人的本事不夠，你別想當什麼媒人了，就真沙子那麼一個姪女。」

「也許她喜歡文筆人也不一定呢。」

「由木先生在咱們的澡塘子裏，竟唱些小調，那樣的男人可靠不住不能管他底事。」

「哈哈哈哈哈！唱小調也不好嗎？」

「你不明白，二直到三十多歲還單身的人沒有數不上的，我看還不如把真沙子給雄策先生呢？雖說是和雄策先生有親戚可是沒血統的關係。」

「我可不喜歡他，那樣浮囂似的男人一點準譜也沒有。」

「不怕危險地到小縣城裡去作事，從今以後，這樣的男人我覺得最好做實行家。」

「行了，行了，你是受了這兩天在光陸看的櫻之園那個電影的影響了吧！」

院子裡的槐樹搖蕩着，暴風來了，跟着大粒的雨開始打在房頂上

「一個人慌慌忙忙地跑進西房去了，佐佐山先生回來了！」

「到底下了。」

佐佐山的頭上黏着兩三個槐花瓣。

「由木先生不在吧！從報社裡拿來點好酒，想請他喝兩盅呢。」

佐佐山拿出一瓶酒和一個報紙包來。

「報紙裡包的是什麼？」

「豬頭肉，一個人也好，喝了這兩瓶酒睡覺，給我燙燙酒去。」

「是！」

「和子，睡了嗎？」

「剛才，還說什麼來的呢！」

雨越發大了，好像小狗在門口叫了兩聲是的，脚步嘈雜的。

「呀！院子跟湖一樣了。」

「我背着你呢！」

喜代子沒說話。

「挺黑的，沒人看見。」

聲音消失在雨聲中了。

「吹折了疑寶珠花，猛烈的風。」這句俳句如何？「陳塚先生非常暢快的說：

「我惦记着西紅柿的花呢！啊！您吃飯吧！」

「噢！」

「喂！我說。」

「噢！」

「您給小狗想個辦法吧！今兒雖是星期客人比較少倒好，牠叫起來真是沒辦法。咬倒是咬不着，萬一出錯呢？我真沒法子，拴起牠來也討厭，不拴還不够管牠的呢。」

「扔了就完了，左不過是和子揀了的。」

「您明天把牠帶報社那邊扔了吧！」

「噢！捲留放下了吧！滂雨。」

旁邊的被裡傳出抽抽啼啼地哭聲。

「喂，和子哭了，去看看她怎麼啦！」

「和子，怎麼啦！肚子痛嗎？」

「媽媽！唔！唔，您要把小狗扔了嗎？」

夫婦對望了一下，這純真的感情感動了雨夜中的兩人的心。

「醒着呢都聽見啦！」

「對了。」

「小狗，你就是條野狗也沒說的了，你在這院子裡長的這肥都是托和子的純真的感情的福。可是你得知道你是條狗，就是多笨也能聽得出來每個人的脚步聲來吧！連我都能分辨這院子裡的人的脚步聲，你聽見我底脚步聲若再咬的話，立刻就殺了你，你記住，這就是你的生存之道。」

水拍激拍激地響，由木回來了。

「喂把燈閉了，由木醉了，進屋來怪討厭的，」

院子全黑了，槐樹底下小便的由木頭上，雨和槐花一塊落下來，浴雨的院子靜靜地關上了眼睛。

(昭和十七年八月三十日)

---

---

# 柳樹村

---

---

·沙里·

一

酷熱的天氣，日頭懸在空中像一盆火，雖然還沒有暑三伏，天倒也着實熱得夠受，大片的田野裡，竟連風絲都沒有，剛揚青米的高粱，也都筆直的立在田裡，動都不動，莊稼人這時早已掛了鋤，正是較為清閑的時候，每天吃完中飯，躺在柳樹底下，鋪着麻袋，枕着石頭，來上一場午覺，倒真也有個舒服勁兒，縱然不斷的有蒼蠅飛來，所空個人手裡都有一把蠅甩子，它們也不致怎樣跳擾，來攪擾哥兒們的清睡，惟有這時才能夠看出農民是有些福份的。

晌午剛歪，大票車從柳樹村前的鐵橋上開過去了，這在習慣上是村裡人們睡完午覺的時候，於是整個的村道上便充滿了豬羣，馬羣，不久北河崴子和西大溝一帶的大甸子上，也便熱鬧起來了。

作事的人，都走出了村子，現在雖不是農忙，但農民們也不會隨便的閑下去，所以他們或是出去割喂牲畜的青草，或是拉土，說話，修理院牆，總之無論是什麼，男人們大都是不在村裡，因而村中就彷彿是變成了女人的世界。

在村子的中間，土地廟的前邊，有一所五間一明兩暗的房子，這院落也不算小，除去豬圈，馬圈和倉子佔去的地方，還可磨開車，大門是很整齊的，而院牆却有些頹塌了，院外立着的幾棵樹的陰影，參

差的照在大門裡，更顯得特別幽靜了。

一陣母雞「嘎啞嘎啞」和老雄雞「格格格格」的聲音，把這房裡的主婦楊大奶奶給吵醒，她一面用手擦着她蓬鬆的鬢髮，一面跨出門來，走路的懈怠的姿態，更增加了她那四十來歲的中年婦人的風流，龐長得很秀麗，尤其是無冬歷夏的往臉上拍着瑤玲粉，更顯得有些細皮白肉的，所以雖到這大的年紀了，冷眼看去還像二十浪當歲似的，她這時打着呵欠，又伸了一個懶腰，把眼睛望上一翻看了看太陽，便抿嘴一笑，隨之又看了看腳上穿的昨天人家給買回來的那雙半高跟鞋，心裡彷彿是有一股說不出來的高興。她走到雞架旁面，檢出了新下的鷄蛋，她攢在手裡覺得熱呼呼的。

楊大奶奶手拿了鷄蛋，略一皺眉，她心裡想，假設王老三若是在這兒，我把這鷄蛋給他打開，滾熱的叫他喝到肚裡去，一定可壯壯氣力，她因為想到了王老三這人，隨之便也想起了他的一切，二十七歲的小伙子，怎樣竟像大姑娘似的，一說話臉蛋兒就紅，兩隻小眼睛往起一睜該有多麼要命？他那混身細細的肉皮，像綉子似的，只怪他的命不好，怎麼沒能念點書，或是學個買賣，幹些輕生事兒，竟整天家鑿鑿斧鋸的在木頭渣子裡討營生，一頭光溜溜的大分頭，都給弄髒了，天天晚晌還得自己偷着給洗，況且洗頭哪是容易事，有腓子沒



鹹的，晚上一聽見有水響，還怨的孩子還一們查看，所以她屢次設法要給王老三找個較比清閑的地場，可惜自己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好在村長家的房子三五個月裡還蓋不完，王老三反正也走不了，想到這兒，她的兩頰上，又笑出兩個長條的酒窩來。

樹蔭涼底下，是夏天唯一幸福的去處，楊大奶奶每天都是坐在那兒的一塊木墩上，在這裡她不但可以遙遙的看見在村長家新搭起的房架子，還可以模糊的看出爬到那頂上去作活的木匠，她近來不但特別愛喜那些梳着分髮，穿着白布小掛褲，口袋裡插着一把折尺，嘴裡鑲着金牙的年青小伙子們，就是所有的鉗子，鏡子之類，她也無不愛喜的，她陪着沒事作的時候，也常常拿着桿錐出神，雖然她似乎討厭王老三的職業，但每有人一說起木匠的不好，他一向是堅決反對的。

至於她對於她丈夫楊老大呢？她很少對他加任何評語，有人說他太窩囊，她也不說什麼，有人說他太老實，他也不說什麼，每見了他的面，她也還笑迷迷的，例如今天楊老大抗着兩大捆青稈子回來時，她還巴巴的從他的手裡接過了鐮刀，從他褲腰帶上解下了旱烟荷包，給他揀了一袋烟，待他把青稈子放在地下後，她把烟給點着，煙袋就拿到楊老大的嘴裡了，是以，無論到哪兒誰若是打聽起楊老大他老婆的事，他總是說：

「唉，也難爲她，一家子四五口人，一天開開門過日子，那兒不虧她照料，孩子們還小……：……：反正他就是有點好穿好帶，可是話又說回來了，人家有私房錢，娘家過得好，若不，就憑我楊老大，就趁這幾畝土。」

他說完時，總是摸一摸嘴巴上的短鬍子，似笑非笑的，當然，按語句來說，他對於他的妻子也是很愛喜的，可是有時候他也領着自己的孩子們，跑到他母親那兒去抱怨命不好，家裡簡直沒有他立腳的地方，在村子裡他也抬不起頭來，老太太也常勸他：

「老大呀！你們對付着過吧！兒成雙，女成對的，不過，又怎麼

樣？都是我不好，沒睜開眼睛。……」

村裡的人對楊老大，也無謂得很，大家都知道他是老實人，有事講幫忙，他是求必應的，有時人們也拿他開個玩笑，他也只一笑置之，然而你如果說誰家的媳婦不地道，或是誰就憑一個堂堂男子漢而單要裝模作樣王八時，他便警得滿臉通紅的說：

「老弟們，別瞎說了，嘴上積點德吧，誰家都是生兒長女的，誰也保不了一輩子，……：……：」聽的人們都彷彿知道他這是對自己的辯解，以下他還說：

「沒有歪脖樹，立不起村子來。」這似乎是他的哲理，世界上原本就不能清一色，應該有好的，也應該有壞的，個人好個人帶着，什麼三五眼事要叫個人攤上，當不了也是「沒法子。」

楊老大就是這麼一個人，肉筋筋的，楊大奶奶對他，倒有兩套，他幹活幹乏了的時候，他便給他裝烟抽，他心裡不痛快時候，她也叫他們的兒子成子去給他跑到距這柳樹村八里地的周鎮去打白乾酒去，他對丈夫的態度，直是「賓以事之」，扶持的楊老大一點話說也沒有，所以她既或有時有一點不太正當的行爲，楊老大也只是叨咕兩句便拉倒了，她對他這叨咕也有法處置，即是把成子給打來的老白乾，給他熱熱的多燙一點，再給他炒上一個代天下的鷄子，等四兩酒下肚，他紅頭脹臉，東西一規的時候，她便會把他往炕上一推，他一呼嚕睡去，便算完事了。

夜裏的時光。楊大奶奶分配得特別勻權，在夏天她總是讓楊老大到瓜窩棚去打更，到冬天她更能勸楊老大做豆腐，天一朦朧亮，他就得抗着盤子出去，楊老大既是認爲他老婆不太安分，也終找不到把柄，發過幾回脾氣，人家還淨給酒喝，衝那個溫存的侍候勁兒，大概也不致叫自己當武大郎的，這麼一想，他的氣或者當時便能消散，立刻就顯出他的和平的東方人固有的性格來。

成子這孩子，真有點人大心大，雖然只是十六歲，但他的氣魄比

大人還足，依着他媽，本打算叫他下地做莊稼，不但可以省幾元學費，還不致就誤着身子，這小子竟怎麼也不幹，還記得四年前他剛從初小畢業的時候，他媽便和他說：

「成子，你別再念書了，在家幫着你爹幹點什麼吧！這年頭，錢很緊的，咱們是拿身子當地種的，念四五年就行了，還升什麼高小？……」

這是暑假開學頭一天晚上的話，成子一聲未響，第二天早晨剛一天亮，他便從家裡走了，累得爹爹媽媽滿處找，兩個多月的工夫，都未得着一點消息，他媽的眼睛也哭紅了，整天家燒香許願的，因為他們只這一個兒子，楊老大對這事倒沒太着意，他想：

「成子，就憑那變牌，一定也是有主意的，平常就和媽不對付，因為念點書，他媽還一們一咕，他那裏有得慣，他一定是走了，還說什麼？他死不了，也丟不了，老娘兒們太心窄，甚麼都看不開，他媽的，是兒不死，是財不散。」

他這一片糊塗理論，從未向自己的老婆說過，他就叫她要怎的怎的，反正勸皮勸不了，等她哭喊發了，或者成子也便回來了。

果然，這年過小年這天，他們剛祭完了灶，成子就回來了，穿一身青色的棉袍，混身上下都是整齊齊的，爹媽一看，都歡喜的不得了，原來他夏天從家裡走了以後，便跑到鎮上他最親近的一位先生的家裡去，前此他就屢次向先生說初小畢業後，媽媽或者心疼錢，不再讓他入高小，先生便勸過他，說是不緊要的，為他念書的問題，先生一定給他幫忙，因而他那時便到先生的家去，住在那裡，先生的太太對他也很好，先生恐怕他回家後，對求學上，又要發生問題，所以便請他一直留在鎮上，到臘月二十三口才放他回去。

成子雖是一個在鄉下長大的孩子，也倒聰明絕頂，他小的時候，便不和別的孩子一樣，他向來不常多說話，也不和其他的孩子在一起作那些沒意思的遊戲，奶奶活着的時候，他卻愛和她聊天，尤其愛聽

她給講長毛造反，官兵們抓住砍頭的故事，那時他便想：「長毛為什麼造反？官兵們為什麼又要抓他們來砍頭？」這問題他也曾問過他以爲特別淵博的奶奶，然而奶奶也是茫然的。

六歲上，他被奶奶牽着手，給送到朱世美先生的學館去，他僅在那兒坐了五六天，便再也不去了，他自己說他也並不是不愛念書，他僅是受不了那刑罰，一天坐在炕上，連動都不許動，趙錢孫李，與自己也沒有關係，況且先生因為他放學的時候走路跳了幾下還打他兩下手心，於是便再也不去了，代替這學館的，是第二年他進的鎮上的小學，這小學使他發生了興趣，況且他還很聰明，書也念得很好，先生又很寵愛他，所以初小畢業後，雖遭到媽媽的反對，先生也幫助了他，使他進了高小，在他自己，這是一件特別喜歡的事。

現在成子已是初中二年生了，在學校他叫楊景山，但在柳樹村裡，不光是爹媽，再是街坊等，也都還是把他叫成子，他們說叫大號怎麼也管嘴，趕不上叫小名順溜，是以楊景山一回到柳樹村來，便永遠是楊成子。

自從成子到了初中之後，爹媽看他真也是很長進的，不但過年時，他能寫出一手很好的對聯，而且差不多無論甚麼事情他都明白，雖然在念着書，可是一點也不嬌貴，每天比爹爹還起得早，不言不語的，掃院子，喂雞，晚上放學回來都要跑七八里路，到家有時還幫着鋤地，因此，媽媽不但對他讀書的事不加阻礙，而且還在他的身上寄託了無限希望。

成子對於他爹的懦弱性格，是底確同情，他也不斷的用各種方法來激勵他，他在老人家的灰類，無能的性格中，他始終也加不進去一點力量，故而，他便放棄了對爹的工作，而把改變他們家庭的工作，又在他一向就不欽佩的媽媽身去着手，既或他有的感到無論怎樣也恐戰勝不了媽媽，然而他始終也未放棄過他的這種工作，同時，他爲了要增強他自己一點力量，他又把他的姐姐拉到他這一面來。

他姐姐利子，起初在成子的眼中是一個很有希望的人，她除去沉默的性格外，還有好些地方和成子相近，她從生來到現在的二十年間，未曾念過一天書，僅在成子的書本中，跟他學了幾個字，在不斷的用功中，他更能寫點短信，記記工夫賬等，她特別勤快，作事也相當能作，一家四口人的針線活計，都經他一人之手，春秋四季裡，她永遠把爹，媽，弟弟等拾掇得利利落落的，她總是不誇口，無論作什麼都是低下頭去，不出一聲，對於她村裡的人沒有一個不稱讚的。

利子對於媽媽，始終是有遠不近的，她一向不和媽媽長談，有時媽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出去，她常望着媽媽的背影竊笑，他當着媽媽的面前是甚麼也不說，但是媽媽也多少是不太滿意她的。

利子對於爹爹，是很孝順的，爹爹有事也常和他商量着辦，因為他不像成子那樣說話囂強，動不動就發很大的脾氣，她比較和氣的多，不說話時也常帶笑臉。

說起來利子也是很苦的，自從前幾年媽媽害了腰疼的時候起，便把一家子事情都從媽媽的手裡接過來，針線活計之外，她還要做饭，若只是家裡這幾口人倒也無所謂，夏天鏟地叫短工的時候，每天都有八九個人吃飯，她才十六七歲，倒把這事情給料理得很好，一直到現在，雖然媽媽的病早已好了，但這些事情還依然堆在她的身上，他每天早晨都起得很早，弟弟九點鐘以前便須到校，這每天的早點也是要她給預備的。

這樣辛苦的李子，似乎是永遠不能在她媽的身上討出好來，利子對這點，也似乎毫不計較。

一天，柳樹村村長忽然發了橫財，於是他除去娶一房小老婆之外，還給他死去三年的奶奶出發了一回喪，爲的要顯示他的闊氣，他更大興土木的蓋起了房子，這房子本來早四五年前就應該蓋，只因爲那幾年這位村長先生尚在走着「窮才運」，凡事都不順當，他曾經以三千

元送禮，要活動一個大隊長的差事，不巧被別人先以五千元活動到手了，對這事他只怨他自己沒有人家錢多，事情失敗了倒也無所謂，恨只恨，前村的高五姑娘，本來自己都要娶來做妾了，竟被李隊長給用花轎抬了去，這事雖不能不怪運氣，也當然不能不動肝火。

從去年八月，村長改選時，他因時來運轉，便當上了村長，當村長後自然就要發一點小財，「紗帽底下無窮漢」自古即然，所以這位村長老爺便名正言順的在給奶奶發喪之後，便着手在院中正面的空地上蓋起了房子。

村長請來的木匠之中，有一位是王老三，王老三是遺址木匠裏的掌棹的，他一個人住在楊老大的前院，前院還有一處木匠下處。

王老三已經二十七歲了，他尚未娶妻，關於這點，他說：

「男人用不着娶媳婦，小伙子就怕沒有錢，有錢，媳婦哪兒都有，若成家，可就累贅了，「家」就是「枷」，自自在在活着的人，何必硬要抗枷帶鎖自找苦吃？」

所以他不但現在還是光身一條，而且看樣子此後他也不想再成親了，每年他差不多都能賺兩千多元錢，無疑的他把這錢都隨手散去，到冬天還須到他舅舅家去，他平日自己除去抽點紙烟外，沒有多少花消，他對穿帶並不太講究，雖然，一頭長髮要抹生髮油，一塊大懷錶也要常擦油泥，但這都是無幾的，他當然很不在乎，假如遇有歇工的時候，他都要上周鎮去逛逛，到同鎮去他自己也是仍然儉省，頂多在老爺廟頭看把勢花個三角兩角，有時被同伴們拉去打個茶圍，再花上塊八角錢，此外，再頂多和同伴們在小飯舖裡喝點餛飩，吃點燒餅，花的錢也更有有限，然而在歸途他則不能不買些胭脂，長筒線襪，甚或別莊的半高跟鞋之類的東西，照例，在買這些東西時，他是避開同來的伙計們的。

王老三，人是忠厚的，也很驢臉，和伙計們都不常說笑話，可是他每一見了女人，就有一股特別勁，鼻子，眼睛似乎也都會說話，他自

已常說：

「老王就有這個拿手，不管什麼樣的女的，只要我老王一擺弄，哼！三天就要……」

他每一說這樣的話時，三個指頭總是舉起很大的時間有一次在北村作活，因為看見道旁過個姑娘，他說俏皮話，又舉了三個指頭時，想不到被背的一個木匠打了一個耳光，先他還以為這姑娘是那人的相好的，以後一打聽才知道是人家的妹妹，像這樣的冒失事，據他說也不只幹過一回。

他從來到柳樹村後，便經村董的介紹，住在楊老大的前院了，這院子顯得很大，兩棵塔拉柳的樹枝垂到三間房子的屋頂上，平常院裏總也沒有人，起先是王老三不甘寂寞，常在完工以後滿處亂跑，直到後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楊大奶奶以後，他的行動就馬上神秘起來，居然每天也多往頭髮上擦油了，白小褂也差不多每隔兩天一洗，赤着很久的腳上，也穿了粉色的襪子，尤其是在門牙上還套了一個黃澄澄的金牙套，臉上也有了紅光，鼻子尖也特別發亮。

王老三的伙計們說是這樣的，有一天正當睡午覺的時候，王老三住的院子的大門忽然被人推開了，進來一個中年婦人，說是來找雞，——她們的雞不慣在自家的窩裡下蛋，恐怕是跑到這個院子來，王老三當時便很對她慫恿，此後又不怎樣的他們竟時相往來，而且成子也不時在傍晚去找王老三去；雖然，這關係別人未說明確，但王老三忽然從那天睡醒午覺上工後，便格外精神，倒是事實。

成子和王老三的接近，意思却不在他媽和王老三的關係上，他的和王的親近是有其他用意的，況且他更不知道媽媽和王的事，若知道他是怎麼的也不會對王老三好的，成子第一次來找王老三是因為他要作一件東西，借他的鋸，想不到這已是王老三已經和他媽媽認識了，所以王不但借鋸給他，而且還幫了他不少的忙，此後成子便也時常來，因為他還繼續做着幾樣木器東西。

## 中國文藝 柳樹村

夏夜的天氣，是熱得悶人的，鄉下人的習慣，往往都用鋪板搭在院子裡睡，楊家也是不能例外了，楊老大為的要在瓜地裡打更，整夜都不回家來睡，原來他們家的三口人都睡在院子裡，忽然，一天晚上媽媽非要進屋子不可，說是怕外面的蚊子咬，進屋去還把窗戶關得嚴嚴的，成子問她為甚麼要關窗子，她不要他多管閑事，於是成子賭氣睡着了，姐姐心裡彷彿覺得有些奇怪，因為以往她已看過了若干奇怪的事情了，所以她也沒有說。

午夜，院裡一切都有點息成子，起來小便的時候，聽見屋裏有耳語的聲音，他想要多聽一點，偏巧姐姐也醒了，屋裡大概是也聽到了他們說話的聲音，北窗戶台上便有一些動靜，然後便寂然了。

早晨媽媽起來得很早，責問他們姊弟晚上為甚麼不睡覺，半夜三更的起來說甚麼話，樣子是氣沖沖的，從這夜起，媽媽便永遠睡在房裡，永遠怕蚊子咬，永遠關着窗子，不時孩子們還能聽見後窗戶在後半夜裡響。

利子和成子是相當的苦惱着了，但這苦惱更不能分給爹爹，爹爹每天都去到瓜田裡打更，自然也不會聽到家裏的北窗戶響。

關於夜裡媽媽的房裏有說話聲音的事情，利子也莫明其妙，她有一次竊聽了些時，也聽不出是誰的聲音，她和弟弟檢討，弟弟總氣憤的不答，利子據自己推測也彷彿多少明白了一點，可也不是太具體的。

有一天，楊老大早晨從瓜裡回來，楊奶奶正在院裡對着太陽出神，他到後面拾起一個棒子照她的腿上面連着打幾下，當時把大奶奶便打得坐在地上了，楊奶奶一門哭，楊老大一門罵，若不是利子緊忙的拉着，也許能打出人命來，楊老大滿口說楊大奶奶是「不要臉的東西」，楊大奶奶只是哭，也不作聲，等她哭完了一會，楊老大仍然在罵，趕到楊大奶奶給發完了酒，他喝了以後，有些醉醺醺的時候，楊大奶奶才問他在外面聽了什麼風言風語了，回來拿她笑氣時，楊老大才說

有人當着他說老婆偷人，使他太掛不住了，可是等他仍然繼續着嘔叨一陣，臉色驟紅布一般紅的時候，楊大奶奶就把他按在枕頭上睡着了，醒來後，他又笑嘻嘻的出去對準，人們都說他是天下第一個好人。

成子對這些，底確有些受不了了，他恨爹簡直太懦弱，晚上他替爹去打更，讓爹睡在家裡，也是在過半夜的時候，楊老大聽見屋裏有聲響他進去開要喊，人便又從後窗戶跑了，當時楊大奶奶便嚷是開賊，還是楊老大攪他並未讓聲張。

如同這樣的事情，在楊家現在是屢次發見了，成子屢屢要想粗野的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姐姐永遠是阻攔着，在利子給說的幾條大道理之下，倔強的成子也不得不暫時屈服了，於是在這年暑假開學時，成子要求了爹爹的同意，搬到學校裡去宿。

家了少了一個成子，在利子少了一個同伴，但在楊大奶奶真不啻是少了一個好細，她還想，女兒大抵都是和媽媽一條心的，所以在不太規矩的時候便不太背着利子，此外，她有時得到從周鎮帶回來的新鮮東西時，還都分給利子一些，人心是肉長的，誰對誰有好處，誰的心裡還不明白，何況母女之間，本來就沒有什麼說的，於是一來二去，利子即或看見真的在夜裡有男人偷偷的爬出了窗戶，再攀着劈柴垛一跳牆出去時，也祇有對着媽媽做個鬼臉，這意思也不見得是蓋媽

媽，不過是以眼示意，彷彿是說：

「你不要裝糊塗，我又看見了，下回買油買粉的也多少再分給咱點，別竟自己美，拿誰當傻子……」

其實媽媽那一點不明白，二十歲的姑娘，甚麼不懂，那樁事能瞞得過他，如今晚年青的丫頭比狐狸還精。

媽媽無論在甚麼時候對女兒一談起爹爹，總是嗔聲嘆氣的說：

「不怕生壞了人，就怕生壞了命，真是人比天高，命比紙薄……你說你爹可怎麼好，真是一個會說不會道的窩囊廢，一步蹣不死個媽……」

有時說起這話來，還滴幾滴眼淚，表示她心裡有無限的委屈，同時利子也有時幫腔作勢的，「哼呀，嗚呀一陣，於是媽就轉悲為喜，說不定就把鎖櫃的鑰匙就交給她，讓她拿麵，晚間如果一定知道楊老大不回來，她們便做這道湯臥雞子吃。

自從成子走了以後，利子讓媽媽給收買了，她雖然素來不喜歡媽媽，而現在却底確是有些不大喜歡爹爹了，因為爹爹捨不得拿錢給她買撲粉和胭脂，爹爹又沒有本領給她拿麵做湯吃，所以她便給媽媽當了順民了。

(未完)

# 做生意

· 莫理孫著 ·  
· 陳異譯 ·

退特，蒙塞發了財，古別脫鎖上人言沸騰的傳說着。退特，蒙塞普通總給人家諷刺的稱爲退特，蒙塞夫人的男人，他是一個鑄型匠，在毛發脫廠裏有個經常的職業，是一個魁偉，沈靜，約莫有四十五歲年的人，又是他老婆的一個和順的附屬物，這倒是應該的。因之她之給退特，乃是一件屈尊的事：她父親曾經做過碼頭上的報時人呢。

發財，在古別脫鎖上簡直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古別脫鎖上所有的人，對於星期日報上的新聞，再沒有比那標題爲：「車夫得橫財」與「窮人暴富」的幾段，更能引起人注意的了，他們把這些新聞剪下來貼在火爐的橫版上，不斷地默想着這種發財的可能性。因爲受慣了這些美妙潤飾的新聞，古別脫鎖上的人們對於退特，蒙塞的幸運，也發生了許多勇敢的幻想，雖然古別脫鎖的本身，却是不適於發生幻想的。有些人說，蒙塞家的橫財是這樣發來的：蒙塞夫人的一個親戚死了，她賣了一個線，他們就把鈔票藏在胸部拿出來。別的人就把這個消息在房屋稠密的街上講了；作爲發財的一個較高理想，再有少數人的幻想可更加浪漫了，他們荒誕地以爲這是蒙塞夫人一些祖傳下來的土地和房產，給律師們騙去許多年，現在方弄回來。對於這些猜測，蒙塞夫人因爲正當勝利的時候，也不屑去和他們計較，雖然這筆錢財的來源是很簡單的，祇因爲他們承繼了退特的叔父一百磅遺產，他生前

在古發脫廠開過酒店。

蒙塞夫人立刻把這一百磅置於自己的直接管理之下，當然，這筆錢如果放在退特的手裡，那一定會毫無辦法的，也許他會把大部分放出去，永遠討不回來；這樣，我固然可以弄完，可是退特却一似往日地仍舊只是毛發脫廠裡的一個鑄型匠。但是換在蒙塞夫人的手裡，那就不會遲疑，也不會感覺困難了。這一百磅的明確用途，就是拿來經商——也就是開店的意思；這樣，一下子可以將他們的社會地位提高，越過了鑄型匠和小商人之間的各個階段。因此，蒙塞家就直接經起商來。反正對於任何鋪子都是外行，他們倒頗可以自由選擇着自己歡喜的一種；由於蒙塞夫人的意思，決定要開設一家出售織物與裁縫零件的鋪子，當討論的時候，退特只是很溫和地表示過一點意思，說蔬菜店和煤炭店倒還不錯，但是遭到了反對，因爲這種店的品級太低了。再沒有比織物鋪子更高尚的了，而且這與女孩兒們相適宜的，一般的雜貨店，糧食店，油鹽柴米店——和他比起來，都是太卑賤了，就開織物鋪吧，而且要快。因爲蒙塞夫人並不是一個三心兩意的人，在勃郎姆來找到了一家空店，租了下來，又馬上進足了貨。每一件貨物上都掛了一個牌子，上面標着大的主要數字，邊上再標幾個很小的字「三法辛」（每法辛約合華幣十文）——譯者，）於事諸事完畢，鑄型

的污點已從護身牌上洗去；碼頭報時人的子孫，已經越過了他們的祖先五倍；碼頭上報告時候這一種職業，如今也顯得太低了；與木匠，造船匠，機器匠處於同等的地位，蒙塞這一家已經在做生意了。

退特，蒙塞手足無措的站着，照顧地看，他很焦躁地竭力要避免把兩隻手再插到褲子袋裏去，因為這是下流的；稍有差失，馬上就會給蒙塞夫人發現，她會從一切不預防的地方衝過來，粗暴地校正他的錯誤。

「我並不要插進去，馬騾，」他解釋着，像是悔過似的。「這已經習慣了。我馬上要改掉牠。要做生意，我知道，這是難看的，但不知道什麼緣故，牠總彷彿是很舒服呢。」

「呀，你，你的舒服！你只曉得自己舒服，海特瓦呵！」——因為他現在已經不是退特了——「你把兩隻手插進了褲袋，一見就曉得你是一個賣力氣的人，試試聽，千萬別做那傻瓜的樣子！」而我一切幫忙和提議的企圖，都被嚴厲地拒絕了的海特瓦，現在只有偏促地垂手立在門口，又來往地踱幾步，儘可能地要裝出做生意人的樣子。

「你又跑到那邊去了，堵着門道，望着馬騾，彷彿你並不想做生意似的。」雖然這時候並沒有生意上門，但這也不能替他的堵塞門道辯解。「你堵住了門，還希望有主顧進來麼，你進來嗎？你進來吧，要不然，你就索性走出店門。」

海特瓦也是這麼想，但是不說一句話。他身上穿着光亮的黑色星期服，竭力要使人們看到這家鋪子，能够引起一種關於店員的印象，他偏促不安的站着，左右兩足交替做着稍息的姿勢，望着天花板，望着地板，或者注視一下他前面的空間，心裡帶着一種上台表演的不快之感，也知道有什麼東西在期待着他。他沒有目的地移動他的手，他肚子撞下了東西；他向後磨擦自己的頭髮，把手上的生髮油偷偷揩在褲子上，他實在絲毫也不像一個店員。

第一個上門的顧客是一個很小的孩子，他來買幾枚針，海特瓦看

着他，帶着很大的興趣與敬意。一會兒，兒子回去了，說他真想買的是縫衣用的棉線，當蒙塞夫人把東西交給他的時候，他對小孩仍舊懷着那麼多的敬意，失望得很，旁的顧客並不多，有幾個老隣人好奇的走了進來，談談天，一點兒東西都不買。有一個婦人進來看了許多東西，可是沒有買一件，當他離門之後，才發見一雙襪子給偷走了海特瓦當然又被責備了一頓，因為他妻子轉過身的時候，他不會當心看管，最後，一天所的意思完了，百葉窗關了起來，一共賣得了三先令和七便士的發辛，其中有三便士一枚，真偽還極可置疑。不過蒙塞夫人說：說了生意，一定要希望買賣上發生點變化了等到這個鋪子出了名，顧客自然會多起來的，那時海特瓦也許要到更加熱鬧的大街上去找尋一家鋪子了。海特瓦（在這件事情上，也和其他事情上一樣，太決不會徵求他的意見的）退到後面院子裏去吸煙，衝起他的煙斗，這東西已經渴望了一天了，但是立刻給太太叫了回去，因為那烟斗是泥做的，蒙塞夫人覺得這會給鄰人從窻子裡望見。他接二連三地在丟還個家庭的臉，所以蒙塞夫人很失望地高聲抱怨他，一直弄到深夜。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買賣却實在很少變化，三先令七便士的數目也實在太小了，在這範圍中當然起了多少變化。開始幾天工夫，總不能超過第一天紀錄。不過在第五天上，一位顧客竟一下子購買了差不多有七先令的東亞。幾丈夫從海上賺了錢回來，她節省了幾個月之後，今天就在附近的鋪子裡痛快地買一頓針線和其他縫紉用的零件，蒙塞夫人又恢復了信心，買賣是日見起色了；也許除了兩個女兒之外，還得添聘一位夥計了。

祇有那個較小的女兒，對於生意漸漸發生了興趣，至於長女愛麥，則一天中有大部分時間之化費在寢室裡的，她在那裡痛哭，兩眼腫得難於見人，因為蒙塞夫人禁止她再和賈克潘，其朋友。賈克是一個才出山的鑄鉛匠，配一個鑄鉛，配一個鑄型匠的女兒原是可以的，可是要娶商人的女兒，却就不够資格，所以愛麥應該看看自己的

地位。可是愛麥却偏偏不那着；她深深地陷於痛苦之中，有時被媽媽打罵了，激怒得諷刺起來，她甚至連每星期的四組跳舞班都沒心思去上了，本來能參加這個跳舞班去做個會員，算是很光榮的。

但七七先令的顧客却永不再來。這種買賣的情形，使蒙塞夫人煩惱得難於言說，做了生意，一個人總得有種文雅的手段和豐足的貨物，這是古別脫鎮上的一個起碼公理，但是錢都在那裏呢？這家舖子和別種店舖又有什麼分別呢？有什麼地方出了錯兒麼？如果真有什麼錯兒，那決不能是她的罪過；因此，她就吹毛求疵地尋找海特瓦的錯處

一天，有一位很客氣的年青人進來拜訪他們，給他們解釋了整個的秘密，要做這個生意，假使不多備一些可愛的圍裙與補花結子，那末誰都不會成功的，至於他本人所代表的，就是製造這些物品的廠家，他正是做生意的老內行，當然曉得做生意人的現錢，並不是常常閒放着；但這並沒有妨礙，仍舊可以和他做交易，按照普通的規矩，同一家廠實完善。商店往來，總有三個月帳期，在這三個月中，你當然可以把這些貨色賣掉，能够交付貨款了，同時，他也用不着提醒蒙塞夫人那樣富有商業經驗的太太，就是漂亮圍裙與補花結子，是生意中利錢最厚的貨色，這是誰都知道的，每一車用十二打好吧，就這樣定？不嗎？好的，那麼就來六打一種吧。價錢是再公道沒有了，末來，不是十二打整批，那也不會那樣便宜的，只因他想延擱這樣好的，一個主顧，不得不格外遷就一點。蒙塞夫人從他這一番啓迪，簡直是茅塞頓開，事情是沒明白，做生意的成功秘訣，端在那那客氣的年青人所提示的賤價買入，高價賣出，從中賺錢等到三個月之後，祇叫拿多餘的一點來交付貨款就行了，事情真是再簡單沒有，於是他就立刻實行起來，另外還有許多客氣的年青人進來拜訪，又以同樣的條件做成了交易，眼見得又是一筆好利錢。

計劃堅然是好的；但缺點仍舊難免，就是太不靈通市面了，她沒有估計到社會人士的需要之這一點，不久以後就自己暴露了出來。美

麗的圍裙與補花結子，樣子雖然誘人得很，可是總沒有一個人上門來買。而且，當他們把這些貨色掛了一兩禮拜之後，阿里斯來告訴他們，商務路上有家大店，零售的和這完全一樣的圍裙和結子，價錢比那客人的年青人所批發的還要便宜得多，蒙塞夫人絕望而憤怒了，而海特瓦的生活也就難堪到了極點，夫人派他站在門口，一手拿着美麗的圍裙，一手拿了補花結子，向各個過的客人兜銷，可是他這種工作都完全失敗了，他使那些過客的女人驚駭（人家當他是一個危險的醉漢，）他這種境地使他陷於極度的痛苦之中。

蒙塞夫人更加絕望而兇惡了，狠毒地咒罵着，扎海特瓦攪到屋子後面去，但是這些存貨無論如何，總得把他換成了錢才對。這舖子彷彿沒有辦法去換得代價了，這使她煩惱，使他悲哀，貨物的價錢極低，時常低過於成本，可是蒙塞夫人的心裡，却還存着這樣的信心，就是幾百事情，只要能耐心去做，總能得到酬報的？海特瓦向夫人提議，最好他仍舊回到廠裏去鑄型，來去的時候當心點別讓人家看見就是了，夫人笑了，給他一頓臭罵。「虧你想出這種好主意來，要去保持你那個好地位。你丟了我和你自己的臉還不夠，又在這舖子裡做個瓜，現在生意給你弄完了，誰都不願意走近這個地方——我倒並不奇怪……當然，你是一個好丈夫，我也不得不承認的，但是你現在打算怎麼辦，生意是做到了這地步，你的老婆和孩子們快要提錢了？你打算怎麼辦？你打算怎麼辦？你告訴我呀。」

「是的，馬麗亞，我正在想出一個合法的法子來。也許，你知道，我親愛的……」

「喔！不要親愛我，我恨傻瓜。」

價錢隨你標得多低可是無論圍裙，結子，手巾，襪子，或者其他所有的東西，總之，除了一點針線之外，再也賣不掉一樣？而租錢却非給不可，甚至食品也得要錢來買。星期六是平時支存的日子，在這一天總會感覺到完全失望的情緒，到一季的末月，所有那些客氣的年



青人都會到來，要那無法支付的錢——這天到了，那樣黑暗而且那樣迅速地到了。蒙塞夫人是愈來愈絕望，愈來愈兇惡了，她容顏瘦削，突見蒼老了，假使祇有一個人，她一定會痛苦起來的。如今因為有海特瓦在身邊，於是將精神上的痛苦，全望他頭上傾注，她把他所有平時愚蠢的地方無情地挑撥了出來，最後，海特瓦的臉子現着一種怪可憐的表情，像是一頭鬧過的牛，經過幾條不認識的街道，被所有人的所欺弄的情形一樣。

有一天夜裏，心中感覺到極度的疲乏，她囉囉了一陣，想睡了，突然地，海特瓦說起話來。「馬麗亞——」

「哦？」

「近來你總不給我接個吻。現在吻我一下吧。」

「別傻了，我舒服，又疲倦，睡吧，要是能睡，一切都……」

「吻我，我要你吻我！」以前他從來不會這樣的命令過？她驚奇，有點兒怕，服從了。

早晨，當她醒來的時候，他已經下樓了。這是常事。但她接着下去，屋子裡却没有見他，舖子裏的百葉窗已經卸下來了，窗子是小心地揩拭過的，雖然今天並不是該掃窗子的日子，但是門却都關着，在客室的桌上有兩張紙，一張包着一張。第二張上寫着許多別字，還有很多塗改的地方，那張紙是這樣寫的？

「哀特，蒙塞的去約（契約）與餘作（遺囑）這張除作正（証）明將我的全部家（產）業，就是店裏的成貨與生財，統統專只給我的妻子，她幫助我得很好，一切的欠債，多歸我來還。我的妻子不淨（負）責，這張紙還正明我欠慶公司九磅四先令七便士半，欠張生父子公司六磅十三先令兩便士，另外還有欠債多是我欠的，不是我妻子欠的。」

另一張紙是一封信：

哀特，蒙塞」

我親愛的妻子，我想了又想，做成了這張法力（律）文件你可以得到一切東西，欠人家的銅錫，多放在我身上，你可以像你說的，把生以（意）做下去，倘然你以後再不見我，你的生以又做得好，那麼把債還了，因為我們向來是成（認）真與正金（經）的，我喜望愛麥還是同潘其做朋友，他或者可以在店裏做生意，你馬上可以有銅錫的，你的親愛的丈夫。

哀特，蒙塞」

「留我的愛結（給）愛麥與阿里斯，這張紙一定要燻調（掉）那張紙要留着。」

這兩張紙的旁邊放着退特，蒙塞的大銀鏈與鏈子，銀環子，這是他時常用以縛他最好的結子的，三個鑰匙，還有幾個銅板樓上，姑娘們開始在走動了，蒙塞夫人臉色驚惶地坐在棹上。

對聯 減低物價

必先物價減低，市面才能康阜。  
要使民生厚裕，商家切莫游疑。

# 伯爵的故事

司徒文譯

黃昏時候，安迪，多羅汎步入二馬路的寄宿舍晚餐，司歌德太太給他介紹一位新加入的寄宿者，是位青年婦人——孔衛小姐。孔衛小姐有一副窈窕而不可侵犯的神氣。穿著褐色的樸素衣裳，素然無味的在進餐。她抬起羞怯的眼臉，向多羅汎先生敏銳的投了一瞥審察的眼光，客氣的稱呼了他，然後繼續用膳。多羅汎先生很文雅的微笑著，向她鞠躬致禮。這種文質彬彬的態度，會使他在社交，商業，政治各方面的發展很快的成功，而同時對於這着鼻煙色衣服的人的印象也會迅速的消失。

兩星期以後，安迪坐在台階的下層，安閒的吸着雪茄煙，忽然聽得身後有柔軟的紗紗聲，他回轉頭來——回轉頭來。

孔衛小姐正自門口走出，一身暗黑色衣服，紗衣：紗啊！這種薄薄的黑衣。她戴了一頂黑帽，垂下一方飄動的烏黑面紗，纖細得像蛛網一樣，立在上層階上，正在戴一付黑絲手套。在她的衣飾上，沒有一點白色或其他色彩。豐美的金黃髮，僅有一圈捲波，光澤平順的低垂在領上。面容自然純潔，未施脂粉。然而一雙灰色玲瓏炯炯發光的眼睛，顯得十分美麗。她凝視着遠處天空，表現出神訴悲哀變態的神情。

小姐們，請想想，全身黑衣的意義，你們知道，喜歡黑紗呵，也就是中國的喪紗。遍身黑服，悲傷凝思的神態，髮絲在單紗下面閃耀，做一次這樣的裝束試試看，（即使你的青春已凋萎，像舞蹈那樣快的逃過生命的門檻），到公園裡去走走，對你會有好處；但是要留心

，出門應恰得其時！呵！每次一定會得到「他們」。但是，現在我是多麼的殘酷，不是嗎？以這種態度來談論喪服，多麼的自私！在多羅汎先生的意念中，立刻又浮起孔衛小姐的影子。他將剩下的半吋的雪茄拋開——大約還够吸八分鐘的——他很快的集中精神。

「這是個明媚的黃昏呵，孔衛小姐」。他說道。假如氣候管理部聽到了他這加重自信的詩調，一定會扯起白色方旗，將它牢釘在帆柱上。

孔衛小姐答道：「對於那些能欣賞天氣的人，確是這樣。」她嘆了一口氣。

多羅汎先生在心中詛咒着這美好的天氣，薄情的天氣，這時應當狂風雪交加，以適合孔衛小姐的心情。

「我希望你的家屬沒有……我希望你沒有遭罹着任何喪失？」多羅汎乘機問道。

「死神已經索取了」，孔衛小姐答着，猶豫了一下，「不是家屬，而是……；但是我不願使我的憂愁攪擾你，多羅汎先生」。

「攪擾？」多羅汎先生抗議，「爲什麼？請說吧，孔衛小姐。我將很高興，也就是我將很悲傷！我的意思是別人不會較我更誠實的問你」。

孔衛小姐寂然一笑。呵！她的微笑沒有表情更加悽楚。

「我已明白了，多羅汎先生。在這城裡我沒有親朋，你一向對我這樣和藹，我很感激」。

在餐桌上，他遞過兩次胡椒給她。

「獨自一人住在紐約是很艱苦的，這是必然的事。……讓我們來說，到公園裡去散步，孔衛小姐，你想那不會驅逐一些你的愁苦麼？你願不願讓……」

謝謝，多羅汎先生，我很願意接受你的護送，假若你樂意和滿心憂鬱的人做伴的話」。

進了有鐵欄杆的古老的城下公園門。這地方一同爲人們吸取新鮮空氣，他們漫步着，找到一條板凳。

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憂愁有這樣的不同，青年人的艱難可以爲他的享受減輕，而老年人加累又加累，憂愁永遠不減。

「他是我的未婚夫」，孔衛小姐很信任的這樣說，在一小時過去後。「我們將明春結婚。請不要以爲我在騙你，多羅汎先生，他是位真正的伯爵，在意大利有他的產業和城堡，伯爵弗爾楠多馬際尼即是他的名字。我從來見過像他這樣文雅的人。爸爸以前反對，當然，我們有一次逃走了，而爸爸追了我們，托我們帶回，我以爲爸爸一定要和弗爾楠多決鬥，爸爸在蒲基普西有養馬業，你知道。」

「最後爸爸認了，允許我們明春結婚。弗爾楠多想要送我幾千塊錢做嫁費時，他很生氣，他不准我接受他一個戒子或別種禮物。弗爾楠多渡行後，我來到這城市，在糖菓舖得到了出納員的職務。」

「三天以前，我得着一封意大利的信，由蒲基普西轉寄來的，說弗爾楠多乘本底船遇難而亡。」

「這便是我戴孝的原因，我的心，多羅汎先生，會永遠追隨他于九泉下，我想我是個孤苦的人，多羅汎先生，我已萬念俱灰。我不應使你離開歡樂或愉快的朋友。或者你認爲現在回去好一點？」

小姐們，假設你願意知道這種情形：一個年青男子，帶着斧鏟，匆忙的走出，你告訴他你的心已在某另一人的墳墓裡——年青男子們却有盜墓的天性，你可以去問一些寡婦。某種事一定會抵償啼悲房費

的女郎們的喪失的，就各方面而言，死人當然會失敗。

「我十分替你悲傷」，多羅汎先生溫和的說，「不，我們現在先不回去。請你不必說在這城裡沒有朋友，孔衛小姐，我很難過，我希望你相信我是你的朋友，我十分替你悲傷」。

「在我的小盒子裡，有他一張像片」，孔衛小姐說，在她用手絹拭了眼睛以後。「我從未給別人看過，然而我願意給你看看，因爲你是位真誠的朋友」。多羅汎先生很感興趣的欣賞孔衛小姐給他打開的小盒裡面的照片。伯爵馬際尼的臉貌很動人，平整，聰明，光彩，並且美麗的面貌。有這種健美，愉快的面容的人，好像在可以做一羣人的領袖。

「我有一較大的框在像片架上，在我的屋中」，孔衛小姐說，「我們回去後，我可以給你說。這些便是弗爾楠多留給我的紀念。然而他却永遠不會在我心頭消逝，這是一定的」。

多羅汎先生須運用巧妙的筆劃——以刪去這不幸的伯爵，自孔衛小姐心中。這是對於她的愛使他決定這樣做的，這種任務的重大對他好像並不過缺。他試扮成一位有同情心，使人愉快的朋友，他演得很成功。後來的半小時，可以看見他們同吃着冰激凌，一面很沉思的談着話，雖然現在孔衛小姐的炯炯雙目中所含的憂愁還未減少。

那天晚間，他們離開大廳時，她跑到樓上，拿下了用的絲巾纏裹得很美麗的像框。多羅汎先生用一種神妙莫測的眼光注視它。

「這是在赴意大利的那天晚上送給我的。在我小盒裡的是由這張照印的」。

「一位好品貌人」。多羅汎先生真心的說，「你覺得怎樣，下星期日下午高興和我同到康乃去麼？」

一月後，他們向司歌德太太和其他同住的人宣佈了婚約。孔衛小姐仍然採用黑色服飾。

訂婚一星期以後，兩人同坐在城下公園裡的一張凳上，月色中

動的樹葉，使他們形成了朦朧的活動電影。而多羅汎先生却一直是心  
神恍惚的樣子，他今晚很沉默，這種情形使愛人們禁不住要提出這問  
「怎麼會事，安迪，你今晚這樣沉着不悅？」

「沒有什麼，瑪波。」

「我很知道，我能說嗎？你以前從來這樣，怎麼了？」

「實在沒有什麼，瑪波。」

「一定有事，並且我想要知道。我可以確定的說你是在想念某位  
女郎。對了，爲什麼你不去找她，假若你需要她？你若情願，你可以  
走開。」

「我原先本想告訴你，安迪很聰明的說，『但是我料想你不會  
澈底的瞭解。你認識米爾克，索粒範麼？人們稱呼他『大米爾克』索  
粒範。」

「不，我不認識。並且我也不願和他相識，假若是他使你有這種  
態度。他是誰呢？」

「他是紐約最大的人物，安迪很尊敬的說，『他和台姆門尼或  
關的老政客能任意而行。他是身高一哩，寬如東海的人呢。你若有一  
句反對大米爾克的話，便會有百萬人在兩秒鐘內抓住你的脖領。他新  
從鄉間參觀回來，帝王們都像小鬼似的躲入洞中。」

「好，大米爾克是我的一位朋友，我雖然在這境域裡地位低微，  
而米爾克却對貴賤一視同仁。我今天在保爾瑞遇見他，你猜他怎樣，  
走過來和我握手談話，我告訴了他我將在兩星期後結婚，他叫我給他  
二份請帖，以便提醒他，因爲他也要參加我們的婚。他這樣說了。他  
總是說了便要實行的。」

瑪波，你明白，只要大米爾克參加我們的婚禮，那怕割掉我的  
手，我也情願。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顯赫的日子。凡是參加過的婚禮  
，新婚夫婦的一生快樂便會鞏固。現在，這就是我今晚不痛快的原因  
。」

「既是這樣，你爲什麼不請他呢？」瑪波毫不在意的說。

「有一原因使我不能請他」。安迪憂傷的說，「有一必不能請他  
參加婚禮的原因，請你不要追問，因爲我不能告訴你。」

「呵！我對於這事倒不介意。這當然是有關政事的緣故。不過這  
並不是你對我不露笑容的理由啊。」

「瑪波」，安迪立即接道：「你對於我是否和對你的，你的馬際  
尼同樣的尊敬？」

他停了許久，而瑪波沒有回答。忽然，她倚向他的肩頭，哭泣起  
來！抽泣悲咽，緊緊攥住他的胳膊，喪服滿浸了淚水。

「好了，好了，你這是怎麼了？」安迪將自己的煩惱放開，安慰  
着她。

「安迪」，瑪波嗚咽着，「我對你說了謊話，你曾不愛我，不和  
我履行婚約了。而我又想要告訴你。安迪，世間實在有無數伯爵，而  
我一生中却還未有過情郎。許多女子有了情郎，她們常提在嘴邊說，  
好像可以引得人們更愛她們。還有，安迪，你知道，我若着黑色服裝  
，會現得分外漂亮。所以我走到照相館，買了那張像片，又買了一張  
小的放在我的小手裡，編了一套伯爵和他遇難故去的謊話，於是  
我才能着黑色衣服。沒有人會喜愛說謊者，你一定會不要我的，安迪，  
我將羞愧而死。啊！我從未愛過任何人，除你以外！這便是我的情形  
。」

安迪不但未氣得走開，反而握緊了她的雙臂，她仰望他，他的面  
容現出清晰的微笑。

「你能！你能寬恕我嗎？安迪。」

「一定的。這樣便沒有事了，將這伯爵置回墓地吧。你已解明了  
一切，瑪波，我倒希望你在舉行婚禮前說明了。神妙的女郎！」

「安迪」，瑪波微笑了，看出他真正的完全原諒她之後，「你完  
全相信這伯爵的故事嗎？」

「是的，不極端的相信」。他伸手拿起雪茄煙盒，「因爲在你的  
小盒裡的却是大米爾克的像片呢。」

# 結

王巨儒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守衛我。舊約詩篇二十三，第四節：求你聽我的禱告，留心聽我的呼求，求你不要默然無聲……

舊約詩篇三十九，十二節：我要切切的尋求你，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我還活著的時候，要讚美稱頌你，我要奉你的名舉手。

我在牀上記念你，在夜更的時候思想你……

我的心緊緊的跟隨你！

舊約詩篇六十八，一，四，五，六，八節。

似畫中聖誕節日，有好雪做襯景：

從天明到昏晚，雪花似粉白的小蝶翼，跳舞在空間，化盡在人臉上，點點冰涼；遠瞰大地，是一望無垠的雕玉。

整日價，教堂鐘響：從尖頂的鐘樓擁出趁上雪，穿航過灰色的恬適的天際的海洋中鏗聲深沉，悠長像聖壇下白髮神父的詳詳說教，像自古來人們口裏同一禱詞，永述說不盡，永覺不出頻繁。

灰雲遮蓋的天空，使人覺得地上已被封鎖了……

四邊的無聲的黑暗加濃，白天在凋謝。但，設使沒有時間的區劃，這圓間的白日恰便是個早熟的黃昏。

黃昏已逝，雲已停。

由了雪，把灰闇閃上一層飄忽的光影，在物體上抖顫銀亮的冰冽，正像下弦月時分，景物依稀，迷離。

夜色伴風聲而來，雪霰更又被規起，凍着的冷靜也被吹破。鐘聲在黑暗中摸索着路，波伏着莊嚴，又充滿了試探。

……

一串整齊的脚步，嵌入路上雪，印似年跡淺淺青雕刻師手下的刀鑿，不敢扔半下魯莽，這傑作的主人，也投下萬分仔細，怕踐踏了雪地整潔。追蹤去，像條投鍊，直掛上一座小樓下石階。是××大學法國文學講座蕭魯先生的住房。

遠遠看小樓的門開了，門隘漏出一束光，隨後，兩個人凌亂了地上的影子。看那嬌盈的姿型，判明是青春正在謳唱的孩子。

樓裏，空氣溫暖像波斯毛毯，裹住她倆。兩個孩子抖落身上的飛雪，小心的沿了甬道轉了兩個方向，在盡頭一頁門扇上，叩出一聲招呼。小口害羞的手勢，驚惶這又溫又靜的空氣，像空谷低語的秘密，噙然從對山折回個頭明。

呆一忽，門扇似是向裏傾倒，一個白髮白鬚的老人出現。

「哦，是你倆！MERRYMAS！」像一團雪裂開，從老人白茸帶的鬚鬚圍住的嘴中說出，安詳慈不喜悅，喜悅的戰慄的手握住兩個孩子。

「MERRYMAS！蕭先生。」兩個孩子齊聲回答，像互

約了一般，不同的聲浪，同樣的青春，

進了房來，潮潤的溫煦如在養花的暖房，兩個孩子熟稔着房屋的陌生，老人也打量着這姐弟倆：個子一個高，分不年齡長幼，女孩子打扮像北冰洋的愛斯基摩人，披一身白熊的皮氈衣，要不是閃出一角鮮紅的旗袍和埋過足踝的紫色鹿皮鞋，會有人疑作一方乳晶石，男孩子裹在一襲羊皮袍中，一圍綠色的絲巾懶洋洋爬在頸間。好像還未暖過冷來，緊緊偎依着阿姐，一雙子像怕羞，揣在女孩子的皮手籠裏。

利用兩個孩子在熟識這房間的空閒，老人爲姐弟暖好兩盞茶，擺下一碟糖，一盤。

「先生，您別照應，過一會我們便會熟習像在家居一樣。嘿，儘着端誠屋子，竟忘了——」女子袖一卷書，用一帶精緻的紅襪緩紮紮，「這冊書送給您做聖誕的禮物。您看，扉頁的畫像是弟弟的手筆呢！」

老人接過，鬆了緩束，掀過了封面，像一面鏡子，映見自己茫然的笑臉，老人說不出的高興，注望着姐弟倆，無言的一瞥中深隱了秘謝。

「藍，你好手筆，羞死攝影師，可是——」老人翻下書詔去，「講，畫面上那顆星和這冊無字的書，又是什麼意義？」

叫藍的男孩子搖一下頭，儘受不起未預及的讚美，紅雲飛上臉頰。叫講的女孩子引開老人讚美的眼光炯炯，欣悅的忙接說：

「先生，您一定猜不中，正同我們不透露這冊書的內容一般，待我告訴您：畫面上那顆星亮是象徵老師，照明了我們的前程這冊空白的書是表示您神秘的往事。您執教有十多年了，我們只能望見您的光，却從沒有人發見這神秘的書的內容。今夜，我們要做您心靈的探險人，去掘開這光之源，這神秘之泉。先生，我們要把這空白的書冊用您的光，您的神秘寫滿。先生，我們問您要這件禮物！」

「往事，往事都是苦的，有什麼好說……」  
「不，今夜看上帝的面，您一定要說一些！不，填滿這冊書才行！」女孩子善利用軟弱的撒嬌來佔上風。

上帝，呵，在天的主，他的竿指引我走進地獄——」老人沉思一下，姐弟睜大了眼瞳子，像守望一個變化的新奇。「地獄，那中世紀畫家筆下的永世刑罰，那不是他們施虐狂的幻想，而是得到救之路的第一步。在那裏，人學到最不容易了解的，遇到最難忍受的，最長進的地方就在那裡發展，直到補全一切缺陷。一切捉迷藏的遊戲完結了，美麗的裝飾擱下了，那是蒙福的解脫，因爲他已進了天堂！」老人的話似向上帝陳述，又似諦聽他的聲音。末了，老人低垂了頭。

沉默撤下，空氣像鉛，要悶碎三人的喘息……  
老人仰起臉，一雙憂倦的充滿回憶的眼睛，像乞求憐憫，又定神一吟悔痛。

姐弟望息住，掀破老人的舊創，又悔又怕，口半張着，像要說聲原宥，像要收回這過分的要請，這年青的好奇的魯莽。

一瞬間，老人恢復了鎮靜，裝一斗烟，倦曲在軟椅的懷裏，像被回憶沖倒了。

「好吧，讓我說給你們一個過去的故事聽吧！」  
姐弟互望了一眼，放下了驚悸，並坐在老人面對的一張沙發中。安詳的等待故事開始，像兩隻渴望飼草的小羊。

話聲混上煙影，一樣的濛濛，一樣的輕輕……  
「年年江南的芳草還青青，回憶却褪了色。這故事便發生在那青  
青芳草的江南地方，年代已遙遠了：

一雙學生的姐妹，溫暖，手和像活在天鵝絨包裹中的一對洋囡囡。

十八歲那年，憑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姐妹分了手，生離的苦自然脫不掉，阿姐嫁給當地一門官族，小妹隨了絲布商的丈夫遠走到

古燕州。十五年間，兩地沒有音訊往還，但那平安。天嫉妒人，命運更不是學生的美滿；第十五年抄上，江南遭了兵燹，姐姐一家帶了細軟便逃奔妹妹來。

這不幸的機緣讓學生的姐妹又重聚，像滾動在青玉盤上的兩顆珠子，又會到一處，一樣長的十五個歲月，妹妹還年青，姐姐却衰老多了。雖然妹妹已做了三個女孩子的母親，姐姐僅有一個九歲的獨生子。姐姐一家就借住在妹家的後花園中，一簷花塔恰劃分個清楚。姐夫拋不下書生本色，每日裡詩書吟哦，打發客居的寂聊和鄉愁，姐姐便親手炊爨，以減生計的艱難。叫橫的男孩子便就學在姨姨家的書館中。

姨姨，姨文溺愛橫，視同親生，正因傳統鋪路，修橋，求送子娘，一切古傳說的真理全做到，只恨命薄。正如不瞭解海的，依海為生命；愛海的，偏偏活在沙漠中。

橫的三個姨姐妹，一個長兩歲，一個與他同庚，另一個才呀呀學語。所以書館中只有橫，姨姐妹和姨妹。歲，纖弱多愁，像一支紫菀草；蕙，光鮮質樸，似一棵蒲公英。姐的血裡流着江南春愁，妹的血裏沸了燕趙悲調。三人青梅竹馬，生活如小川水流，永遠謳頌書安盜潺潺。但，江南春早，橫也早熟，幾年的書館生活，便種下了對姨姐妹的一粒迷惑因，待他小小心靈發覺時，愛已深下根蒂。那時，歲已挽了髮結，橫也出落得挺拔秀俊，像支水仙。

但，隨第三個年頭的春來時，在北方蔓延起瘟疹來，病傳染的兇狂，似暴雨般的不可避免，病倒了姨姐妹中三人。半月來，蕙死去。唉！她們幼小的天地裏枯萎了一棵茁壯的蒲公英。看命運多不公平！正如她母親拉緊放進木匣的蕙的小手，哭喊：「老的，病的，弱的都留下，你倒先走了！」

這場劫，使學生的姐妹更親密，歲和橫也愈心心相印！說到歲，無論誰見了她，都要懂得什麼是世間的完美！

他愛她，但却偷偷的，像多數人偷偷愛着他人一般。這朵初戀的原始的鮮花便開在他那又勇敢又懦怯，又朦朧又確實的熱情中，他沒有急遽做的力量，他想用無聲的低訴來說服她，但一種溫順的謙卑使他望歲又高不可攀，像削曉頂上一棵青松，只有藍天，白雲才配傾說心語纏綿。可是橫錯了：女孩子的耳朵那有聽不出情人的溫柔的耳語呢？歲理解這送來的探詢，她與他同溶在一個心願裡，却也同攔在一個羞緘的驕傲中。

她倆誰也不肯揭破這薄薄的路障的害羞，這，往往是鑄成愛情的衰老或拋失！

憑一點個人的巧思，探掘到兩人心靈的礦苗深底。一個新鮮的日子有一個新鮮禮贈，贏獲了對方的驚喜或一面微笑，雖然小到一盞燈籠花，一尾金甲虫，別人眼中的微帚，相愛人眼中的寶珍，這雙重的喜悅與甜蜜呀！是超人的愉悅，是溫馨的花香，像片汪洋，濺灑上一雙稚幼的心靈。

兩個年輕孩子被一個遼遠的幸福逼近和引誘安住心，書館先生驚嘆她倆的聰明與努力，說是奇異。因為她倆都能作出美好的詩文，背誦繁縟的詞章，寫一筆清秀的字——但有誰知道這相守的初愛的威力呢？它使童年的天性深處的歲完全昇發！

年復一年，學生的姐妹已聚首了六個年紀，六年的時間拉長了兩家貧富的懸殊。姐夫把靈魂交給了書策，妹丈把生命交給了權威。橫和歲也都長大，初愛的純真淨化了她倆青春的覺醒，而愈光輝！

唉！命運是擲定的了，她倆是將分散，直到永遠！她倆的生命是扔進遼遠的不可知和無定裡，分離，終生的分離！

由於經營的得當，做絲布商的姨丈已列入當地的顯貴。一次龐大的酒宴時，醉中便把女兒許配給一位鹽運使的兒子。除了他——橫的姨丈，兩家人都暗說這是梅苑唐。然而，野心的權威已征服了他。這時在江南芳草已將抽芽，北地春冰被風雪阻住。

這可怕的，蛇身體似的多變，到處都是，那是不知憑了誰的意旨，也不知爲了何種目標，安插在我們往生之路上！

積和歲都顛倒在劇心的痛苦裡，像過去的時光同落在一個初戀的甘美中，如今，絕望的寒顫比寒如風寒還尖銳，刺透她倆年青的靈魂

歲的婚期已訂：在北國晚春五月間。

書館中已不見歲的影子，歲用不着學習這些古老的書文了，這些蛀虫蝕破的書文，於那將嫁了的女孩子有什麼用呢？然而，於積又有什麼用呢？

積，每天望着歲跑來的卵石小徑，那上面再沒有那纖纖的腳步，細長的身影，柔美的巧笑。然而，沒有她，一切事物再沒有生存的意義了。那都是無色，無用和徒然的完美！那書本，幾千年來留傳的老書文，教人反覆的背誦它，銘刻在心上，去學死去的祖先：守法，知禮，聽命運的安排，那便是無上的智慧！如今他已明白這些都是懸惑，騙人，蛇樣的虛偽！

他再不想捉朝陽第一番紅暈，再不看落霞殘漏的西天，再不數柏油段黑夜的獵人並北斗，更無心堆積雪成啞默老人——這些光輝了過去小小生命的恬靜的璀璨，點綴了過去小小生命的池園的婉變，都將逝去，隨那神聖的初戀逝去，分化，變做塵埃——

母親最知道孩子們的心。一天，趁無人把積攬入懷裡。辨不真是話聲是淚聲：

——孩子，別這般折磨自己吧！大人的年紀老了，眼睛從不會老，看的穿年青人的心腔；你們倆的苦處做娘的也在分担，正像親口嚐爲你們調好的羹湯冷熱。你姨姨也說你姨丈已被財勢迷了心，好似你倆沈醉着愛情。

——孩子，看咱家如今的歲月是在泥濘裡，當年的輝煌只剩下書香門弟道件空虛的法衣，這年月已嚇不住住人，只能供好古的游人憑吊了。

——孩子，你可知道：上天不讓我們窺見奧秘，只引我們動心，然後自己悄悄忍受！忘了過去吧！我們還不是在夢裏行走？六年前我們還是江南望族，今天却寄人籬下偷生！命運便是這般蹊蹺，誰也藏不破！

——孩子，睜大了眼睛，看定了遠方，爭回我們過去的光輝來！你爸老了，希望全在你的身上！……

——唉！那小心願合該扔在幻泡裏，但歲這孩子不會忘了你，雖然她將滿人而去……

慈母的話再合攏不了板已碎的心，淚削瘦了板，染白了老人的髮絲。

歲和板又重相見，這是在歲嫁前的一個黃昏。

這暮春的黃昏會有無數次使她倆的心醉過，使她倆顫動過，這番在她們頭上的黃昏，還是依舊的透明的清淨，風吹過去，把園子四周的縷縷花香，草香攪在後面，使黃昏充滿無涯的芬芳。

小園子的假山下，有一潭水，是某年仲夏一場暴雨後無意中積成的。板的父親便叫了工匠修葺成功，水清看得見鋪在潭底的青石板紋，假山周圍栽滿了丁香，像一圈花環，這便是她倆戀的樂園。

都都花香在五月的黃昏下瀟灑，一切都似去年，只是歲和板變了：碎了每人心的夢之花！

假山下，小潭畔，丁香花間，隱約個少女背影娉婷，習慣告訴板：那是歲！過往生命中的伴侶，如今注定即將離他而去。

她們的眼睛相遇，但不久即挪動開，怕看對方眼中燃着的痛苦的火，那不可名說的迫切的追問，她們血脈在跳動，周身充滿了病樣的不安，她們想傾訴許久埋藏月愛情的語言，已經在中心盤旋的心願，但是言語，愛情……未曾開口即已死去，時間是一分，一分的飛過，



昏黃淡入灰暗中，寂靜也愈逼人。

這時機是可不再的只有婚儀在一起，這四下的沉默……

她的眼瞳子像兩盞柔和的光亮的燈，在將逝的黃昏中閃亮，眼角收斂住兩顆水珠，那是淚！訣別的神聖的冥那間無言的懺悔，少女心中熱情的春華！

一切是完了，時光在飛逝……

深湛的灰智裏她們面對着，像同意道默息的延緩，對面的伴侶是何等的生疎，這四周又是何等新奇，一切彷彿是遠深不可測的陌生，她們站開那樣遠，生怕衣角或指尖的一觸，彷彿這些天真已不屬於她們！

板的一聲輕咳，驚破這室人的滯靜，歲那一簇漆黑的大眼睛立刻搜索的看準了他，這次，她們已不似剛才一瞬便挪開了，她直盯住他的一雙被痛苦咬碎的眼，板不會恁般健忘，那眼睛早已據有了他童心中最純良，最淨明的一切了。如今，送來無可奈何的慰藉，不能挽回的怨惜。

她們的眼光在相約着互相死不掉愛情，永垂不朽的愛情，直到來生，也許還長遠，還長遠……

——板，你好好保重自己。

歲最後嚼出聲，輕到只有板一人才能聽到的，像個漂忽的音線，被黑暗吞掉，那纖麗的身影也溶入黑暗中。

一切是完了，歲已被巨手捉去……

這全是不切實的，不可觸摸的，不可理解的，像小兒哭似的誇大板突如的觀在失望與憤恨的哀傷中，搖下枝紫色的丁香，會幾何時還開在歲的髮間的小花串啊！他折斷，揉碎，扔了一地，歲去了這紫色的小花有誰配插上髮間呢？

轉天，珍珠母色的黎明中，婆歲的轎子已抬來，板，這可憐的孩子，像棵小草，從他的白髮的慈母和乖運的老爸的懷中，被險惡的狂

攔到了異鄉，那時板才將滿十五歲。

異域深泊的苦困抵償不了他不孝的罪惡。在他二十六歲的那年，一位好心的神父把他攙到法國，那時，他那可憐的爹媽已死在衰苦和思念中。

異國迷人的情調未使他忘了故國遠嫁了的姊妹歲。

幾年間他得着的聲名和成就，遠超過他的年青，可是在他固執的

心上，都抵不了童年小侶的輕微的一笑……

十年後，滿養了一船載不動的榮譽，板離開了法國，那時地下剛

爲那好心的神父做過第三年的彌撒。

江南芳草依舊，故鄉墓園中却多了兩幢碑碣，蒼桑變化的微妙，使他說不出何時起頭，怎生結果，他把一心交給禮儀和忘懷，守住可憐爹娘的安息地，想贖下他少年時代無邊的罪愆。

八，九年來，擄過去的榮譽與聲望沈睡在故鄉的樸實裡，從未被人驚醒，但，家鄉祖先的輝煌他又孳然起來。

這一年，又讓北地文化城揚翻，東下幾番的敦請。生命殘餘的燈心使他束裝北上，他相信這剩餘的光芒還值得撒在青年人傍徨的幽路上。

火車過一座大城，因爲大雪，又因爲已入了夜，便停下來，那晚恰是青天同慶的聖誕。一時興緻好，又回想到這童年生命時長的土壤，板遂出了站。

孩子們：命運不歸人，在這車停的一晚，還安置個撒佈；

在一家百貨店裡，紙做的紫丁香召喚醒了他童年的夢之花繽紛；

更巧合像故事，身側便出現了歲，他想像跌入迷惘奇幻裡，以爲又身在童年的假山石畔，又聞見黃昏時陣陣的花香，一個婦人，也像抵禦突來的回憶泛濫而站定。不一會，他們認出對面的人：童年生命的伴侶！啊！想不到三十年後又邂逅着，然而他們都已遲暮了，髮梢閃動着銀灰的中年人了！

由她的介紹，認識了同來的她的丈夫和孩子。這一家人，板看來是快樂，甜蜜，溫暖和安寧，而他却是孤零，他婉言謝辭了她丈夫的邀請，再不願把動搖進靜，把騷擾裝上和平，一買束紫丁香，便遙遞的告別了歲的一家。

唉！三十年來他還躲不過這天上和人間的嘲弄和誇張，這長長的時間的路上，無算數的渺小被吞噬，却留下這沉重的威脅。好像上天的一切蘊蓄全在這一瞬間展開，剝開——然而又是這般漠漠，毫不關心。這識不破的謊說，這冥冥中揮動的神力，是人類永遠不會脫免的重壓，像罪犯手脚上桎梏的鏽銹句沉。

十餘年來，他工作倍忙碌，連年青人都慚愧，他用工作的冗忙去和緩他的殘餘生命的綿綿哀傷，像庸人用享樂過活一般。

到今天，他的鬢髮已斑白，託他爸娘福，他還健康。但不知遠地的童年的小侶還硬朗不？主保佑他！

老人的故事講完，女孩子的眼睛已朦朧，滾圓的淚珠讓修長的睫毛抓住；男孩子傾倒在阿姊的懷裡，眼淚像雨水傾流，嗚抽縮着身子起伏。

「先生，您的童年的悲哀，又活在年青人的心上——」話未說完，女孩子也跌落在聖心和同情的哽咽中。

老人呆住，在源源而來的回憶之下，忘卻自己的存在。像任性的父母，縱情兩個孩子在淚水的陶醉中。

四周的空氣挾了過去的重重印象和現在的悲哀光景，崩陷在可怕的陰慘裏。

唉！人間儘有不可解說的相似，如今，藍這年青孩子正嵌在老人過往的哀苦中，正在無聲的串演那悲劇。運命的三姐妹那樣劃定了人生，不放鬆任一代的子孫，引誘他們生命之船航同樣顛覆的熱情之海，又同樣傾覆了他們！

年歲已不是老人的護符，老人茫然在惛惑中，像迷失方向在濃霧裡，眼淚潤濕了起鰾的面孔，十餘年來老人自信把生命的殘骸奉獻給年青人的幸福做指針，做引的的燈，如今眼前這年青孩子又在履他的舊路，摘食同一枝痛苦樹上的果子，也許還有許多，許多這樣年青人走這條路，吃這苦果——，老人的心碎了，這昏昏中的神譫啊！

——哀憫的惜默代了淚聲的碎片  
時光飛逝，鐘敲下十一響。金屬的清脆的鏗鏘像波浪打上他們心岸，正像海潮拍擊船輪的搖擺，他們的心也在醒來。

老人開了口，聲音像溫柔的撫摩：

「藍，記住：你的夢想若是假的，你的淚是真的。謊，你也聽下：我們的眼睛可以不看，卻止不住忘記不了的心去想的，我不勸你們攔住回憶，但莫忘：哀傷的回憶是有毒的！」

「故事中的板雖然沒遭了上天的呵責，卻想不了一生的疚心。他的漂泊倏倏遇見了慈航——那好心神父的輔佑，不然那結果真不敢想。然而這是奇蹟，光在板身上重現了一次，這也是最末一次了。」

命運神撒出的網罟一面接連一面，直到網住你才肯放手；引誘總是包着甜蜜的糖衣，待你吞吃下才化出裏面的罪惡。那時，你或許已拋了可愛的家鄉，慈愛的慈娘和朝夕相共的姐姐。一切全拋失了，一切全離你而去，直到你的肉身支持不了你的生命時，你倒下死了。但是，孩子們，沒有人憐恤你，同情你，因為你的死配合不上你的生！

「孩子們：我們的苦便是慈娘心上的創，我們快樂便是他們心上的歌唱，更不用說我們的成功和榮光。我們若不能使他們更光亮些，也不許熄滅了半點！」

「藍，可憐的孩子，別折磨自己吧，我知道戀人是什麼都記得的，但，你的生命的路漫過長，你才剛起淺揚帆，別讓一粒砂上了眼，便說世界是無涯的黑暗！」

「故事中的概不該認做英雄榜樣，連他自己都後悔當初走錯了步，更休想用可怕的驚人，去邀他人無智的驚懷，那只是弱者輕率的行爲！」

「藍，你聰明，更別透像顆寶石，光首還未完全琢磨出來。待你裝飾的人還不知有多少；若有大量，我也願要要一份，讓在我的老身上。」

老人止住，把滅了許久的煙斗再燃着，吸一口輕舒的烟，亮了一朵火花。

空氣又回復了溫靜像驟雨後的恬然。

兩個年輕孩子的心像老人嘴中吐出的淡青色的煙，柔柔，和綿綿

「孩子們，都怨我，不該織造這不合諧的故事，使我們一晚上沈溺在憂傷裡——」

話未說了，女孩子的話已追過去：

「先生，我覺得故事的主角已化身在眼前的櫻椅上。」

「哦——不，不是他。」

「先生，您否認的聲音已經變了。」女孩子要說話的眼睛比法官的恐嚇還容易使犯人招認，老人已默然無語。女孩子扭過臉，掩住嘴在竊笑。

「先生，姐姐的幻想開了花，把那多餘的歡笑，用來笑我們！」老人從默默中迸出一聲渾厚的笑來，在男孩子稚聲裡盤旋。

「不害羞，剛才誰哭來？——」

這一刻，有教堂的鐘聲傳來，身軀像條絲絨，把那冰冷的音尾渡入溫暖的房間來，是子夜彌撒的鐘聲，人之子耶穌在降臨——

這莊嚴的鐘響淹沒了姐弟倆的答誓。子夜了，你們該回去了。」老人站起身來，從書架上拿下一匣糖一卷書。把糖匣遞給了男孩子，說：

「把自己的甜蜜給與他人，那是最大的幸福了！」轉身把書卷交與女孩：

「這冊書如今已經寫滿了，再要寫上去的，便是求主賜給永遠的安息的禱詞了。」

兩個孩子小心的，珍重的揣好了個人收下的一份禮物，告別了老人，進了全心的感謝，道了聲：

「再見！」

外面的天，靜得像面青石板，釘滿了亮星星。

老人依住門，眼望姐弟倆沒入午夜的潔白雪路裡，在胸前劃着十字，禱祝說：

「求主降福，願姐弟倆都如心願。」

鐘聲自遠處傳來，是子夜彌撒的鐘聲，人之子耶穌帶了幸福與救免在降臨

# 籠中

金人

天暗得怕人，風挾着雪花從那寒冷陰黑的空中颯下，街上人很少，雖然今天除夕只有一天，那些賣年貨的攤子却沒幾個堆和風雪爭鬥的。默默地我隨着警察和同案的三個人走，雪在脚下呻吟着，風在頸邊刺着。

平生這是第一次和人打架，第一次打官司，第一次入看守所。可是，上帝原諒，我是和偷我的錢包的竊賊打架，不錯，我打破了他的頭，可是他們三個人一齊打得我衣破血流，還要說我認賴，要是真有的上帝，不是我得被安然送回家養傷麼？現在，我成了犯人，我得出錢去給賊養傷，而且明天得再聽審——這樣我才能拿回我丟去的九十元錢！

啊！我走入那座吃人的黑鐵門，第一次，我聽見那沉重像帶着眼淚似的鐵鏈聲音，那是人間的聲音麼？我進了籠了！黑暗的，陰濕的，充滿着死氣的籠！幾十隻，不，正確點，一百二十隻沒有光的眼睛，集中在我的身上，我有點怕，像一個小孩子初見一群大人似的；我，有點好奇，也正像初見新世面的孩子一樣。我慢慢從一個窗邊的長頭髮的人看起，漸漸看到後牆下的大炕那邊。那些眼睛，灰暗的遲頓的眼睛，牠們都一動不動地釘在我的臉上，我看到炕邊的第四個人，我怕起來，立刻低下頭！那是人麼？我幻想着浮士德的地獄了，我在亮光亮的地方站着，我覺得那裡是人間，對面便是鬼域了！我陡然覺得我要被吞食了，我想回頭跑，可是那鐵欄欄的粗直的影子阻住了我的腿！

我閉上我的眼。

忽然，一陣鐵鏈的聲音，我不堪看，是那個鬼在張牙舞爪麼？但那鎖鏈聲越來越近，一股臭氣也逼近我的臉，熱烘烘的，我立刻睜開眼，我幾乎叫了起來。

一個瘦長的駝背，笑着，露着像塗上一層冠冠似的牙，走向我的身邊來。

「哥兒們是什麼案子進來的？」那憔悴的嘴唇上的花白鬍子顫動了十來下；眼光凝注着我，在索要回答。我不知從何說起：

「打架。」

「互毆還是群毆？」很熟習的行話。

「三個人。我，我打破了一個人的頭。」

他點一點頭。過一會兒：「爲什麼？」我前時以爲是鬼的聲音却是很柔和很親切的。我說異，可是我懷疑這是我一樣的人，我還有一點怕她，我人不能不言語。我說了一遍經過。

「不要緊，明天就能出去。」堅決得像一個審判官。

這黃色的燈光更暗了一點，也許是被風雪所迫吧，我默默地閉了眼睛，算一算，自朝至暮，自××街的電車至區署，再至法院，再入了籠。……

又是那討厭的鎖鏈聲，可是沒有走近我，慢慢到門邊響起來，一個聲音說：

「一塊去。」又接着像問誰：「你溺不溺？」

忽然，我覺得要小便，我立刻走過門那邊，可是，一隻大拳頭猛然向我來，正在頭頂，我幾乎暈過去。接着：「混蛋！沒放茅！」

「我去小便。」我想分辨，可是氣憤極了，又說不出許多話。

「爺爺沒放茅，你溺你娘的屁！」這聲音像雷，震得全屋的人都縮了頭。我憤怒了：

「我要小便，你管得着……」突然一隻手，瘦得像只有骨頭的一隻手拉住我往外跳的身子，態勢而小聲地：

「明女，你剛來，不懂這裡的事，讓我告訴你。」他一直拉我航邊，駝背也走過來，還來了一個白臉的一隻眼，他們按坐下去，小便和那人漢走了，可是罵不絕口。

「別急，咱們都是一樣的，我們是過來了，你也得走我們的路。」一隻眼斯亞的說。駝背嘆一口氣附和著：

「你別跟她生氣，她是這裡的皇上……」她們你嘴我一嘴說，這大英是王二榜，是十二條命案匪兇手，他花了全副家產去運動司法官，仍不認罪，被判無期徒刑，最後由於錢的通便留在這所中當一名「籠頭」。他無日喝酒，吃雞鴨魚肉，用且鞭抽不給他進貢的犯人，罵街，控告看守所職員所長：我聽來覺得是一個奇蹟，然而我得承認他們的話——那是現實的現象。

他覺大家答應替我說向，要我向她道歉，並且說定下期接見的日子可以進貢給他。我懷著驚奇，憤怒與怨恨的心作了這一些。夜半，那漢子拍著我的肩，像一個老大哥帶我去小便。

「老弟別生氣，我是半活半死的人兒，要不是脚下這兩道加重鍊和無期徒刑，怎麼打你們……」最後他竟像低泣起來。

「我已是人呀……」忽然加上了一句如自白似的話以後，便自去了。那沉重的鍊聲慢慢靜夜中消沒了。

天晴了，街上的人摩擠不動，年貨攤子漸漸空下來，幾家古老的人家的門上已換了新門聯，風仍然很大，有時一陣風會送進你衣領裏多屋頂飛下的雪。我已高興極了，今晚可以回家過除夕，不必等著接見的日子了。司法警察跟著我出了法院大門去找保，我簡直要跳起來。

「畏、先等等走，咱們我說。」司法警察忽然停下來細著臉說。我莫名其妙地也停了脚步，不知道說什麼。

「咱們說明白：大年三十的跟你取保，我就白跑麼？這年頭兒什麼不貴？你不是不明白！」

「是，我不能不讓你白跑。」我以為他可以開步了，可是：

「咱們先小人後君子！先說說做兒吧！」

「做兒？我剛要生氣，但我立刻明白我錯誤，所能趕緊補足：『那要怎麼說吧！』」

「要是在這條大街的最大銀行取保沒話說。要是依你×門大街，你給四十——別處也這樣吧。」我嚇呆了，四十塊錢給小費！他沒等我說什麼，他又補充了：

「平常沒關係，今天是三十，我不能白跑，反正……你明白，我明白！」

竟是有計劃有步驟的。我沉今一會兒，恨與憐視與自重的情緒交

織在我心裡，我要自重，我是比他高尚的……我得回家過年啊！我咽下一口氣和他商量：

「朋友你別在意這些，既然你跟我取保，我一定給你十塊八塊買點年糕吃。」我低聲下氣的說完，我猜他一定跟我立約走。給不去在我！」

「別費話，說四十嫌多！這不是要價還價的事！給不給在你，去不去在我！」

我爲了在家裡還沒有接得我從看守所寄出保以前能夠回到家門，所以只得忍耐著和他商量，我求他幫忙，要求他許我減輕一點，他忽然急急緩緩，軟硬兼施的應付我，說了差不多二十分鐘，他減少十塊。當我再求他減十塊時，他竟勃然大怒：

「你這個人太不識抬舉！乾脆，你是想回家不想……」他居然罵起街來，一股憤怒的火在我血管裏燃燒起來，我自尊地向他狂喊。

「年，我不過了；走，回看守所過年去；你要知道你是司法警察，你違法你可小心！」

「違法？你別嚇我，我天天拿法嚇人的！」冷笑裏藏著凶狠，藏著尖苛，也多少有著失望的成份。他慢慢地走，不像將出法院的樣子，是想轉圈吧，但我是堅定的，不，報復在心裡慢慢長了芽。

十四天過去了，爆竹的聲音也慢慢稀少起來，又快到元宵節了。夜半從臭氣窒息中醒來，月光把鐵欄的影子投到地上，非常明晰，又非常淒冷。這十四天中間我認識了許多事，我知道法官和律師的交變，我知殺人犯可以安然的在財神的代表，保護下走出網，故意殺人可以英雄：這是有生動的故事，美麗的傳奇，外人很少知道的。

直判我出籠：那是至身二十一：那一天，我竟有點捨不得他們，這些從前我以爲是鬼的弱者，現在是我的朋友，伴侶，有的且是世上最可愛的英雄，或是那種感情却充溢，我和他們作別時，大家雖然都笑著，但是人間最高的，大家却默然說著我，沒有一句話只招招乎。

我回到家，脫下滿是霉子的一套衣服，洗了澡，安然臥在我的舒適的床上，我閉眼想睡下，可是那些英雄又出現在眼前了，尤其是那縮的一天，我請律師告訴了那三號的司法警察貪賄得勝之後，我回籠的時候，大家却高興地唱起來，有好幾個人拉著我的手勁搖擺，像是有意的喜悅從天外飛來似的，有一個矮子喊：

「真行真行……你真替咱們爭了光！」他一抱抱起我來，大家都笑了。

那笑聲——純真而熱烈的笑聲一直送我入了夢境。

——五，一九四二，改舊作於古城。

# 逐流之歌

(二)

## 謝人堡

### 第六章 新的生活

從此經過兩年幽閒生活的結果，使我感到無味極了。於是第一令我得到反省的是：若不趁着青春即時努力下去，前途也就渺茫極了。實際我再不能不振作起來，眼看我已長大了，我像一個成年人一樣，我有一幅成年人的體格，和成年人所有的心緒。

一九三〇年春節過去沒有多日，由於我底約束，父親便把我送到了M城。過去我雖讀了兩年學，對於固有的心情有些荒廢多了，但是，現在再度邁進了學生界，我不但毫無畏懼，反而使我愉快得跳躍起來。父親目覩着我這意志堅強的心情，他也不盡爲我暗暗興奮着。

這一次，我果然入了XX中學，我底目的於是達到。最初我還寄居在舅父家，只因路途遙遠，不久我便遷到學校裡去。M中學在這城裡，建設是最完善而尤最美的一個，寢室與食堂非常講究。一個年青的孩子，如果是在這個中學念過書，那可以說是生平最幸福，且可引以爲榮的一件事了。

我還有一位表兄，他也讀在這個學校裡，他底年級比我高，不過他是研究物理學的。每於課餘之時，他是常常教導我如何去攝影，如何去使用外國字典，這都是我樂所欲從的事。

我底學校的地址，是在城外南郊，那是一個空氣鮮潔風景優佳的環境，校中所有的樓房，完全是聖白色，望去美極了。

校址北部便是一個市民遊覽的風景區。出M城之城門，往東南隅半里許，過了虹橋，便可瞻望那一幅高高的露天牌匾，上面寫着「也園」兩個字，我再記不得是什麼名人所書的了。再進一步，還可發現一個白木牌樓，上面寫着「城市山林」。記得北京陶然亭也有這同樣的匾牌，不過這兩種情趣却不是一致的。也園裏面最大的建築，當推萬泉河，這一座河共分數流，原來一半是天然，一半是人工所修造的。其中所有的建設，有與天津寧園相仿，不過至少是比寧園漂亮而逸致的多。

在M城大部的居民，除了觀賞一些古木參天的古代陵墓，大建築物和大烟突以外，大概只有也園了。這也園實際也不啻我們之一變象的校園。

我在學校第一年只是埋首苦讀，一年的結果，我底成績因在全班之冠，第二年春季始業時，便被全班同學公選爲學術股長了。我不盡自感慚愧，因爲我在一切思想幼稚已極之時，我對自己底生活還不知如何支配下去！我更那有那種去領導旁人的本領呢！從此我便被全校所有的教師和同學所重視着。我們當時的教室，大多都是在南樓。坐在南樓牆壁之下，如果再把那長長的窗幔拉開，一幅溫暖的陽光必從窗口射進，那陽光好像代表着天神底青春的使者一般，撲在我底面部，使我一切所有的熱情立刻便將燃燒起來。

那是一個美極已極的春天。

倘如獨自坐在樓頭，沒有其他同學前來攪擾的話，我便可以靜心欣賞着那邊方的風景。在那一座潔白的樓的南部，一望無垠的郊野，有一幅幅的菜園，養蜂場，荒曠的野地，歷史悠久的墳墓和伽藍，更可望見一位位來往的村姑和車輛。有時，還有利用六十餘人抬着的一個棺槨，轎夫們都穿着中國古禮的服飾，棺外罩着靈幔，慢慢地，慢慢地，向前移動着，好像一座龐大的怪物一樣，尾巴後面隨着一排送殯的車，裡面坐着淑秀的女子，和揚眉吐氣的紳士們，都向遠方移動下去，漸漸便會走到踪影不見的地步而後止。只有那號筒聲吹得人怪震心的，現着一種靈魂的怒吼氣，這真是古老的中國一種特有的儀式。

這該是何其優壯的儀式呵！

我就浸淫在這龐大而奇異的都市的空氣裏沐浴着，使我從兒童變成一個漸漸成熟的青年。從此，我便時時覺得在情感上，是有一種早熟的状态。尤其對於性的感覺，激烈而逐漸衝動起來。每於花前月下之際，青春的火焰燃燃着我，我苦惱極了。那些莫名的情緒，不禁使我領悟了人生大部的工作，都是爲了性行爲的追求而努力着。

這種觀念也許是錯誤的，但是至少，由於現在我所體會到的，以及年齡的關係，一般的青年，大半也都有這種覺悟的。同時，由於讀了一些傳記文學的結果，更會使我確認青春實在是年青人一種所必要的美德，不過世界上，大多數的男人女人，都在板着面孔，把自己扮作一位位的假道學家，好像他不喜歡人家說他有性慾，在表面上，這種人大概許是否認青春價值論的。

法國大哲學家盧騷，肯把自己底事情對人坦白無私的講，那真是再智慧的沒有了。因爲人類有了一天生活，就是有了了一天學習的機會。人決不能生來便是一個智者，或是一個英豪，所以人類在尋求生活的行爲上，錯誤是再所不免的。但是有了錯誤，最好不要隱瞞，必須時時加以反省和自動的懺悔就是了。

## 第七章 處處飄溢桂香時

記得那還是八月的天氣，處處飄溢桂香時。我因受了半年新的生活的陶冶，我已完全改變了另一個人。愉快的朝氣時時向我侵來，我陶醉在這一種新的生息裏面，不知因爲什麼，我便對於大自然發生一種熱烈的愛好，我底天性便是一個大自然底孩子。

每當走到荒野，看見繁花鋪地的時候，還有那啾啾不停的鴉鳥，在跳舞着，我便不盡想到那爲濃綠的草被所掩的地面，不知葬埋過多少人，下面不知是有多少骷髏和凋殘了的脂粉，想到這裡，便會發生一種莫名的懨懨了。

我所嚐試過的生命，這只不過是自我渺小的歷史的一瞬。不過我總是從那幼稚可憐的情境中爬了出來，慢慢瞻望着那一幅憧憬的樂園。

我底生活，從此便時時是在摹仿着大自然的旋律。可惜我不是個詩人，我不能把這大自然中一切的美和善，像一幅油畫似地，從筆墨間傾吐出來。但是在文字上，我却變作了大自然底唯一的摯友。因爲文字——可以說是利用文字的一種繪畫。從那時起，我以我底靈魂，已似對於文學締結一種不磨的因緣。

在我底生活與奮鬥中，我已漫漫從旅途之中捉來一個最偉大的志趣——這就是文學。

最初我對文學的修養，或者說是一種愛好，只是沉湎在一般陳腐的舊書堆裡。當時我有兩位文學教師，一位是王百祿，另一位是曲孝康。這兩位上了年紀的人，在中國遼清以前，都是以詩文知名於宦海的名宿。現在來作我底教師，我自感光榮。

王百祿先生以詩著名，而對唐代社會詩人杜甫，更有奇好。生平所著詩品亦多。至於曲孝康，却是一位鬢髮斑白的老頭子，配着一幅髯鬚的鬚鬚，性質沉默而和善，說起話來，總是帶着笑臉。他是中國

有名的散文學家，他教導了我歐陽修，柳宗元，陸放翁，陶潛，以及還有那些古典文學。

中國底詞曲和散文，不論在音韻上，構題上，沒有不是高尙的。在我乍和文學握手的時候，自然我還不懂什麼叫文學，我也不懂得究竟文學最大的用途是什麼，我只知道欣賞或吟讀一篇美麗的作品，使我愉快異常。

我對中國古代文學的修養，在此時期，便築下一個堅固的基礎。有一次，學校裏邀請一位當代中國作家來演講，我聽了那一次高談闊論之後，這才對於文學的目的，漸漸獲取一種啓蒙的瞭悟。

其次，還有一件使我生平不可忘却的事：當時我有一位藝術教師，名叫徐延年，那真是一個風流而有禮的人物！他底頭髮向來是鬆曲着，上面擦得許多香料，鼻子上面架着一付黑邊眼鏡兒。見了人，總是喜歡和人談述幾句藝術或美學。有時，自然不免容易被那些卑視他的人所誤解的。

實際他對我的影響確乎頗大。他著了一本「藝術漫談」，而且發給每一個學生去讀。封面上因爲印了一個裸女，雙手捧着花盒，頭部下垂，好像是在沉思着自己底青春一般。只因爲這一點，所以當時竟遭許多人士向他反擊。

至於我呢，態度雖乎不同，我一半是在學習的態度，一半對於藝術的哲學，不禁萌出了最大的好奇心。過了一個月後，我便開始研究文藝理論與新文藝創作。我爲了這一個生平最大的旨趣，我實在不惜一切犧牲與苦楚。當時我曾到了許多大書店，收買許多新文藝作品。書籍買到了手，尋求一位導師，却是一件至難之事。何況那幾位國文教師與新文藝又是處於相對的地位呢。

後來，每於夜深人寂之時，寢室裡都熄了燈，我便獨自携着那幾卷心愛的新書，偷偷溜進樓上的教室，捻開電燈，擡上書幔，夜是靜極了。我就在這自修的環境裡，開始研究起中國底新文學。

## 第八章 第一次寫文章

那時正是一個嚴寒的冬日，曠野之中都鋪着一層潔白的雪，遠望只有幾株綠色的松柏，其餘的樹木，全都枯黃了。我當時除了每天接例作一作戶外運動以外，大部的時間都是關在屋子裡，由此對於我研究文學的工作，這是一個太好的機會了。

記得最初我是由於研究新文藝建設理論入手，自從讀了幾本理論作品之後，我又讀了幾本新文藝代表作品，自感對於新文藝已有一二認識，我愉快極了。人類對於自己心所欲爲的事，在能抓住一個機會的時候，實在是人生之一至大快事。

在我第一次動筆嘗試寫作之時，我已記不得那一個確切的日子了，但我記得：那是一個靜幕而神密的深夜，自從青年會禮堂看了一場新劇歸來的時候，那劇目表演的是「可憐的秋香」，（十餘年後，我又在北京城裡看了一場同樣的歌舞劇），當時，我底深心充滿了無限的神密的情緒，當時喝完了一杯蘋果酒之後，我是更興奮了！散會以後，我走在華麗的月光之下，空氣涼爽宜人，我簡直要躍躍起來！進了校門，看見潔白的樓房，裏面燃着燦眼的燈光，我帶着愉快走進教室，抓起了一枝筆，便開始作起一種偉大的嘗試，我底未來的一生的工作，就從這個時期開始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所寫的第一篇文章，題目是「朝氣的侵來」，那好像是一篇散文，自然是一篇處女作，一篇不成形的東西，更談不到什麼「不朽」與「速朽」了。

「朝氣的侵來」寫完以後，我便偷偷藏在自己底箱子裏，我實在沒有向外投寄的勇氣，而且我也沒有爲了尋求發表的野心。這一篇文章，我是始終如一地，把它視同珍寶一般保存着。後來，在我離開三市時，我還將存着那篇稿件的箱子，寄存在舅父底家裏，臨別之時，尚且加意囑咐他們代爲保存。事過十年，當我在大學畢業以後，我因



重回故里省親，中途路過M市，我就到了舅父底家，那隻箱子依然存在着，只有那篇作品「朝氣的侵來」不見了。

經過這一次空前的嚐試以後，我隨不盡陸續寫來，直到寫了十數篇，有一次，我被一位女友所鼓勵，這才大膽開始把自己底作品，第一次向外投寄，我只記得當時投寄的對象，是一個報紙文藝副刊。在我偷偷將那作品投進信箱之後，我便馬上去找我底朋友——柳慕瓊小姐，告訴她：我已遵照她底鼓勵，完成我底志願。於是她對我底勇氣，贊美非常。

這一件冒險的事，失敗乃不出我預料之外。過了一週以後，文章雖未發表出來，並未使我失望，於是我又第二次第三次投寄下去，不幸我又遭受了連續的碰壁。我自己已在暗中想道：那些自命以爲不凡的作品，一定早已走進紙籃中了。

天下事，一切自命以爲不凡的，若以旁人觀來，一定是凡得俗不可耐。因爲人類底自尊心，從來都是那麼大，一個人總覺自己是光明的，偉大的，任何一個人，既或是笨伯抑是狂人，也都要把自己看得是高尚的，這種不能後人之心，其實人皆有之。

兩天以後，恰是一個禮拜天，因爲事前我已給她寫信，請她在禮拜下午一時在家靜靜等候着我。我明知她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任何一個禮拜的上午，她必須走進教堂，去作祈禱，所以我就不得不在下午與她會晤，較爲方便。

禮拜天下午一時，我是極端遵守所定的時間，前去訪謁。

當我到了她底住宅的門前，那一幅朱紅的門，老遠便可望見，門前展開一片水門汀的廣場，牆壁下還植了兩排樹籬，實在能够表現一種東方的建築美來。

每逢當我走在她底門前，我便無端感到走進了另一座美麗的世界裡了。我按了門鈴，一個僕人走出，總是那般謙恭把我讓了進去，而且把我導入客廳，他便偷偷去把小姐請來。

十分鐘後，我在客廳裏面，聽見走廊傳出了一下下步履聲，同時我更聽到一種低微的唱曲聲，無疑這一定是慕瓊小姐已到。

我底心便開始悸動不寧，我又在反問自己：「是否她底母親又知道我來了？」我爲這件不安的交際，事前不知費了多大的苦心！

「請！」當我出現走廊，正在迎接她時，她便帶着極端神密的微笑，說出了這一個清晰的字。自然，她底意思是請我在客廳裡邊坐。這一次，她却美麗極了。

大概也許事前接到我底通知，故意額外地修飾起來，她底上身穿了一件小皮衣，下邊穿了一件短得要命的裙子。裙子時時是在膝部的上面擺動着，她穿着一雙肉色的長統絲襪，裙子動搖之際，玉潤的腿腳便可顯示在外了。雖然她只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但是她底態底大方非常，她底體格發育得更可觀，而且，她更有一副媚人的眼睛，在總周身所有的地方，沒有一處不是顯露一種青春的意旨的。我與她，同樣都是年庚相做的人，我們對於自己底情緒，在還不能自主管理之下，也就只好像野馬似地，讓它奔騰下去！

後來，在許多地方，我倒反而不如她，不如她那來得坦白而大方，這一點，直到現在，每一憶之尤覺自慚形穢。

我們每次見面，開首總是先談一些無關緊要的話。這一天，在我欣賞她許多美麗之點以後，我便將我未來對於文藝所抱的志願，向她講起。

最後我說：「將來終有一天，我一定要作一個有力的寫稿者，終有一天，我必須成功起來！天保佑我！」

說完了這幾句話，我幾乎感慨得要流出眼淚。

她搶着說：「你一定會成名的！你底毅力，向來是令人可怕！耶穌保佑你，耶穌愛你！」

我底臉馬上紅了。

我們由於宗教信仰的不同，以致我們對於許多語言的觀念，往往也

是不同的。她說耶穌愛我，我只聽到從她口中說出一個「愛」字，這是一個頭端刺心的字，實在會使一個熱潮澎湃的青年感到不安了。

## 第九章 別時與見時

在我年假休息的時候，我再不得回到故鄉，暫時和慕瓊小姐作一暫別。當時我不知她對我關心到什麼程度，我只看出她處處對我顯現殷勤，至於我當然也拿這同樣的心情去報答她。

當我離開她，我還記起她在車站搖手作別之一剎，自然，她底態度是頗愜意的。因為我們相識的歷史，雖然不算過長，但是我們這兩顆小小的心靈裡面，早已萌芽一種友誼的表徵了。

世間什麼還有比起友誼更其偉大的呢！我深自知：如果我這一個孤獨的人，倘若失掉了友誼的話，至少是像失掉一些尋求生活的力量一樣。

在我回到故鄉之時，途中所有的風景，這一次才被我得以加意地欣賞。當時途中鋪着大雪，望着遠方徒步旅行的人，一個個絡繹走在松林之下，走在小山峯下，也有騎馬的，乘馬車的，爲了這遙遙的長途，點綴了不少的美麗，我心中頓時懷起一種心曠神怡之感。至少好像從籠子裡被放逐得一隻鴿子似地！這一次在我回家，我帶了一本頭端心愛的書，便是日本文豪厨川白村所著的「走向十字街頭」，自然我所有的是一個漢譯本。我底目的，是打算在家去排遣一些無聊的日子。

當我沒有到家以前，我在預想這次變換生活的方式，一定是快樂的。那想到不到一週，則我對於那種固有的鄉村的生活，又重感到厭煩。雖然我是努力在尋求娛樂，但是，那種鄉村娛樂的快感，已不再爲我所有了。

於是在寂寞之餘，便拾起那一本「走向十字街頭」，我在開始讀起這本名著。經過數日閱讀的工夫，我才漸漸領悟這真是個文學知

識的寶庫。其中尤以「文藝與性慾」，「東西的自然詩觀」；「訪小泉先生的舊居」，「高爾斯華綏的劇」數篇，對我印象最深。

我在埋首讀這本著，自然其中也有許多問題，不是我所能够瞭解的。後來，竟在八年以後的一天，「我又拾起了」本著，從前我所不懂的，後來我才懂。

兩天以後，在一個靜穆的黃昏裡，果然收到慕瓊小姐底來信了。從此，我這才認爲她是一個遵守信用的人。

信中告訴我：她病了。只因衣飾失檢，患了一場感冒症。在我拜讀之餘，我便對她更其關心起來。

她生來就是一個活潑的孩子，不管天氣如何地冷，也不肯多穿衣服。因爲這一件事，她母親會和她吵過許多次嘴。

我還記得她那一件玲瓏的裙子，腿上穿着長統絲襪，擺動於我目前，那一幅迷人的風姿呵！我會爲她失過眠，白晝間，我更爲之顛倒過心胸。

收到來信以後，在我回信的時候，我只寫了一首抒情詩，給她寄去。那首詩都寫些什麼，現在連我自己也都忘却了。其實那時我還不會作詩，我只大胆胡亂寫了出來就是了。慕瓊小姐對於我這奇異的表示，究竟作何感想，我無從察覺。不過她每次收到我底信箋，總是一件珍貴地保存着。有時在期待我底去信，而久不得之時，便要把那些積存的舊函，順手揀出，一封封地讀起。

由這一點看來，已可鑑別她是一位曉得尊重友誼的人。

我們這一次的離別，實在是不不得已。學校舉行寒假，一半是爲避寒，一半也是爲了年節的關係。許許多多年青的孩子，都要趁着這一年一度的機會，回到故鄉去看一看。教員們自然也是處在相惜之下，和我們抱着同樣的心理。

鄉村之人對於年節，實在認爲是個嚴重的舉動。過了年，人們就該吃餛飩，燃爆竹，弄得漫天的硝磺氣味，更在桃符更新之下，作揖

罐頭，鬧得不亦樂乎！

中國人不管什麼事情，首重儀式，其次要重熱鬧，不熱鬧，好像活着就沒有生趣。說來這真是古東方之一最大的奇蹟了。

後來，在我重回M市時，我帶了加倍的錢。走進學校即速報了到，洗了一次澡，更換一件新衣，我便馬上去看慕瓊。

見了慕瓊，她依然是那般神秘而天真！她毫不像是一個病後之人，她和往日毫無區別，只是臉龐和嘴唇更紅潤些。

在我仔細觀察之後，原來她也學會了塗胭脂和抹口紅。我想這一定是時光催促她的，她既一天天長大起來，那些女人所特有的藝術，自然她也要有。

呵！原來她已是一個少女了！怪不得她是這般地裝飾自己。

在我和她談話沒有多久，太陽已經西下。她底客廳裡便燃起一盞淡綠的燈。

現在大約正是她們開飯的時間，僕人走來請她去吃飯，同時更尊重她母親底吩咐，也請我去一同吃晚飯。

我聽了這一個消息之後，立刻窘起來了。我底態度觀感不安，實在不知使我如何是好。本來在我每次拜訪慕瓊之時，我向來不喜談話她家裡任何一人知道。現在她底母親，居然留我吃晚飯，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最初，我是只以婉言相拒。那想到慕瓊不答應，自然因為她底母親有了吩咐，她才這樣大胆地挽留我。於是我就在那裡用了晚餐，實在是一件不得已之事。

在未入席以前，她還具着一幅神密的容顏，把我向她母親介紹了。其實我對她底母親早已見過何止數次，不過中間無人介紹，也沒有說過話。

這一次，除去她父親以外，她底家庭我全都有了認識，而且世全都認識了我。

這種舉動對於我，失在使我感到胃寐而不安。可惜我不是個詩人，不然，我一定必會把這樁樁如生的故事寫述出來，以備我自己在年老的時候讀。

飯後，只喝了一杯茶，我便匆匆回到自己底學校。我對校門的守衛兵，彼此敬了一禮之後，我便竄入寢室裡去，當時寢室裡面只有我一個人，其他的同學還沒有來。室內清冷寂寞，寢役爲我捻着了燈，燈光也是冷落的。我再打開行囊，又將度起一種新的生活來。

## 第十章 情場的新發現

愉快的春季又來了。

由於天氣的寒涼，大自然告訴我：現在春花鋪地的時節還沒有到。可是河內一片片的春水，已由僵冷的情形慢慢軟化起來，樹枝上面只有幾隻寂寞的雀鳥啾啾在鳴。小孩子們却要跑出戶外，掙放風箏，手裡也許拿着幾隻毀破了的爆竹。由此可以令人想到，在M城裡，對於舊曆新年的紀念，依然很重。

在這一年復始的端頭，我決對打算努力振作，自新一下我這渺小的心情。說來也頗慚愧，像我這樣無奇可道的人，只有一顆平庸的靈魂，朦朧的意志，和永爲文藝所摒絕的人，未來究竟能有什麼驚人的表徵呢？我很像飄搖在深溪大海中的一隻帶蓬小船，所有一切風的動向，一定會影響它的目標吧！

但是不然。我底生活雖然渺茫得很，每作一件事情，是常會被理想所拒絕，可是我有一個欣欣向尙的心理。我生來不怕失敗，更不怕辛苦，所以只要我有理想，那便是我走向成功的唯一之途。

世間大部的人，遇事往往失敗，或是平庸活了一生，而終毫無所得，剖其原因，不外缺乏理想。

於是惟有理想才是人生之一先導。同時世間最快樂的事，也可說是理想了。

我在這一次邁進了學校大門時，便已懷起了無限的理想。第一件首應提述的，就是我底志願唯一便在從事文藝之上，對於文藝至低應有一些初步的認識，而後才能談到寫作。雖然過去我會連自己都莫明其妙地寫了些拉雜的話語，無疑地，那必是些速朽的作品。因為從來不朽的文章，須有不朽的筆，而更須有不窮的經驗和技能。

我只不過是一個可憐的孩子就是了。雖然我以愛好自然，爲生平最大榮幸，不過這終久只是人生旅途上之一狹窄的話題，也就無足可道了。

一個月後，我以我刻苦耐勞的精神去研究學術，結果所得成績，尙且還好。從此我感到光榮，同時我也感到慚愧。

這真是件意想不到的事呵！

在這一個時期，我雖潛心志在文藝，實際我所學習的課程，其中最優的，反而是生物學化學以及數學。最明顯的，我對生物生理更有心得。教師每次在設備標本時，總是以我爲助手。教師同我到郊外，山林或是水澤之地，依照一定科學的方法，去採取和製作。

究竟我對刻飾文藝的工作，是如何發達起來的？頗有一件影響到我未來生活的重大事實，似乎值得一敘。

有一天，日子是記憶不濟了。我只記得那是一個曉霧幽深的早晨，在本校由學生所主持的半月刊上，發現了我底一篇散文詩，那可以說是我少年精心作品之一了。雖然這作品在一般入底批評，認爲仍然不够水準程度，但是這一幅作品對於我，由於我底努力和大膽的嘗試，在我私人平史上，實在有一番更大的價值。

可惜目前我沒有這篇文章，不然，我必須把它錄下，在我這本舊種是有它的地位，而在我底文學啟蒙時期，它至少應該是我生平史上第一頁不磨的記載吧！

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古老的廟宇」，自然我是利用了十二分的熱

情和感觸去描寫它。總之，在我提筆之時，我已用盡自我所有的力量了。

「古老的廟宇」自被發表以後，全校竟有許多教師和同學，開始對我注意起來。況且該刊編輯先生還在我底文後，對於我底本身，再加評介，於是我更感到光榮。

從此，我便對我生平所抱的志願更進一步。

我就在這種愉快的青年羣裡，慢慢長生起來，慢慢活躍起來，過了十餘年後，這種深遠不磨的印象，我依牢記心頭。後來，每當我一憶及這段生活的時候，我就不盡自感年華的消逝與悲哀。尤其是當我走進一座破廟或是荒邱之上，我更感到生活的可愛與可憫。

年青人從來是像綠草一般地活活蓬勃起來。而且每一個人，看他未來如何，「現在」就是未來的一個基石。

同年的夏日，學校尙未舉行暑假以前，M市來了六位意大利旅行家。其中有兩位是漢學家，兩位是名攝影家，其餘兩位却是海外貿易商人。

漢學家有一位名叫「亞瑪梯」，另一位叫「德萬熙」。這兩個人，很能說中國話，每逢見了一個中國人，勢必是要大說而特說，其實說得尙好，惟獨用字有嫌不恰，往往一不小心，便會把書本子上的文詞用口說出。其實中國底語言和文字是有極大的區別的。用筆墨所寫出的文詞，只能供給一般文人雅客吟讀，斷乎不能當作口語去說，亞瑪梯和德萬熙兩位大漢學家，大概一定是讀了中國古書過多的關係，同時所接觸的中國人過少。不怪乎說起話來，有時竟能使人發笑。

這六位大旅行家，在他們尙未抵達M市以前，報紙上關於他們底行程和對世界各地見聞的印象，却已陸續刊載了許多。所以我對他們已在一週以前便有了印象。

當時M市文化學會爲了聯絡國際感情起見，特意對這六位外賓加以招待。而其臨時所採的任處便是我們底學校。學校當局對於這六位

外賓也頗表示歡迎，而且還選了兩位學生作伴導，其中一個是高光祖，另一個便是我。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所認識的外國朋友。

我與亞瑪梯談了幾大話之後，我才知道他所喜歡的中國，只是中國底古蹟和名勝。參觀古蹟，我知道對於他在研究中國歷代文化是有莫大的幫助。至於中國各地的名勝，他們是否能夠欣賞，自然頗成問題。

他們計在M市滯留了一週的工夫，每天早晨見面之時，我們第一句話便是彼此互道早安，甚至還要握一握手。

過了兩天以後，校長邀請亞瑪梯在大禮堂演講。他底演講是：「一個外國人對於中國人底印象」。我得到消息以後，立刻便給柳慕瓊寫信，約她來聽講。

我底信發出以後還不達二十四小時，就接到慕瓊這人所送來的回信了。她說屆時除去她自己必來，還要把她一位好友俞平梅小姐帶來。後來我才知道俞平梅出席演講會的目的，並不在打算認識這位遠自意大利而來的漢學家，而是想要認識我。

每次收到慕瓊底信，我勢必再三地讀看，一方面我爲愛惜這人而來愛惜這信，向來是不肯把它輕輕丟掉的。另一方面，我還想憑着字面的措詞，在擬想一下這未曾見過的俞平梅——她是一個何等的人物。和她這次光臨的用意。

中午，同學們都去紛紛用午餐，自然我也不能例外。自從收到慕瓊底信以後，我底心胸不盡爲之懸浮不已。我底腦中至少是像翻江倒海似地湧蕩着一些幻想的波紋。

因此我在當日的午餐桌上，我只吃了一碗飯和幾塊牛肉馬鈴薯，此外再什麼也吃不下去。我從食堂即速走出，同學們有的竟誤解我以爲我幻了病，其實我是病從何來！只不過是……

我獨自一個人偷偷跑到草場上去，便在一塊高而大白楊的樹蔭所護的草地上，我就坐在那裡，一聲也不響地，遠望一片片白雲所

溼溼的青禾和邱峯，我祇茫然地不知都想些什麼，偶而要從幻想中擷取一點點未來的驚奇和快感，我底深心立刻便要激動起來。

當日午後四時，大禮堂內已經擁擠了人，而且近一二日內報紙上還拚命地宣傳，所以當場還來了許多外賓，都被列坐來賓席內。慕瓊與俞平梅也果然來了。

慕瓊把俞平梅爲我特意介紹一下，我們三人目目相覷，什麼還沒有說，面部的表情只是笑。

那真是一種神密的笑！

「久聽慕瓊提到您底名字——」這一位由陌生立刻便劃作友人的俞平梅，臉上泛起一個笑渦，帶着高雅而風潤的態度開始說了，「果然和從前慕瓊說的一樣……」

「不許說！」慕瓊搶着說，腦袋一扭，臉的紅潤却有些像蘋果了。「我也常聽慕瓊提到俞小姐，所以我對您非常讚美！」我接着補充道一句相對的話，意思是在向她反攻。

她笑得只在噙噙地笑。

我讓她們請坐。五分鐘後，亞瑪梯博士由於校長底領導，在一片鼓掌聲中，逸然走到講壇上去。校長略致介紹詞後，亞瑪梯便開始講起來了。

演講所歸定的時間是一小時，不料他竟講了一時半。而且講得非常痛快！他所演說的主旨——他說他很愛中國這一部偉大的歷史，他更喜歡觀賞中國歷代的城池和宮殿，他更愛中國人，願勉中國這未來可畏的青年。人人聽罷大抵莫不爲之驚仰。

聽講完畢，時間已將近於傍晚。

我把這兩位賓客，重小心地送出了大門，還約定了本禮拜天在舞宅會面。這兩個個人上了車子，踪影慢慢消失了一個傍晚的馬路上了。十餘年後，當大東亞戰爭勃發之後，日德意軸心國家，日本作了東亞的領導國家，而德意兩國又爲歐洲的權威者，深應值得紀念的。

## 第十一章 綠野森森

翌日，亞瑪梯知其餘共同旅行的五位，依照他們所預定的期間，便即時離開了M市。

臨別之時，我又記得：我與亞瑪梯德萬熙二人相互道別，他們非常愉快。其實我們相處只是短短的數日，使我對於這遠方的朋友，便已發生戀慕的心情，我生來就是一個心熱的人。

「再見吧！朋友。」我在寂寞地說。

「等我回國以後，或在中途各地，一定給你寫信，告訴你各地的風景和名勝……我很感激你，朋友——」亞瑪梯一面說，一面臉上還露出了微微的笑紋。他雖然年紀比我長了許多，可是談起話來，以至一舉一動非常幽默。也許因為這點，我才無端對他發生了好感。

他們這次在未返國以前，中途是想取道南洋諸島，然後再到印度詩哲奈爾生地加爾各答勾留數日，此後途經錫蘭島，直達亞丁海港，阿非利加全洲各地，大部他們均在早年到過，所以這次不想再去。由亞丁港的途程，自然他們是想由紅海，而達地中海，最後擬於希臘之古雅典城小住多日。

亞瑪梯與德萬熙諸人，特別是喜歡世界古代著名的建築。他們所以特別愛慕中國印度以及希臘諸國的原因，大概也許因此一點。

過了多日以後，我才接到亞瑪梯自雅典城寄來的信。他們對於這一次的途程，不但認為是愉快，而且認為是生平所最光榮的一件事。

而且亞瑪梯還告訴我一件可喜的故事。他說他在二十年前於比里猶斯有一個愛人，後來只因長久的離別，於是那一段友愛之情便因而和平的告一結束了。

那想到在二十年後的今日，他居然在雅典與她邂逅起來。亞瑪梯因為興奮的結果，所以便把這一段生平的軼事完全完全告訴了我。當我接到信後，實在不淺深為他們惋惜。

他底愛人名叫麗娜。在他最早認識她的一刻，那時她還是一位活潑風騷而媚人的少女呢！雖然後來相別二十載，可是，亞瑪梯對於麗娜一生所懷的印象，却始終是一個美麗而年青的影子。

現在他們彼此忽然重逢，他這一個藏在深心裏面的美麗影子，不禁隨着麗娜底年紀所打破了。

麗娜現在已經老了。自從與亞瑪梯別後，共計碰過三次人。在西洋諸國因為離婚自由，所以對於改嫁的舉動，往往並不以為恥辱。

麗娜現在的丈夫却是一個船長，每天只在海上度着那寂寞的生活。麗娜因為性不愛海，以及討厭船艙裏面污濁的空氣，所以便常常跑回比里猶斯和雅典來住。她身前現在已有兩個孩子，長女名叫絲凱芬，現在十七歲，和她母親年青時代同樣的漂亮。目前在一個中學念書，很受一般男同學之愛戴。

麗娜現在雖然已老，可是風韻尤存。尤其在亞瑪梯底眼中，她依然是一個不凡的人物。

亞瑪梯自從請她吃了幾次飯，跳了幾次舞，他們底友誼和舊情於是又年青了。

亞瑪梯又重回到舊夢裏去。他寫了一大篇，滿紙的故事感動了我。

我拿着這一封遠自重洋寄來的信，竟在第二天跑到柳宅給慕瓊看。她看了以後，只是微微一笑，就把信件置放一旁，默無一語，向我凝視。

刹那，僕人端着一個茶盤，走進客廳，他那沉緩的步履聲，劃破了室內的寂寞。

當時我在幻想麗娜底故事，而尤在連想到自身未來的種種。我對慕瓊的態度，將來如有幸運不佳的一天，柳慕瓊也許就是未來的麗娜，亦未可知！

這一切幻想的煩惱環繞了我，使我寂寞。至於慕瓊究竟為何不聲

「二語，我也就無法瞭解了。」

後來，我隨無端向她問起：「平梅小姐對於亞瑪梯底講演作何感想？是否她頗讚美？」

「您是否問她對於亞瑪梯底印象如何？還是——」

慕瓊一面向我反問，一面還在現着遲疑不決的態度。大概她對我底話語一定沒有瞭解吧。

「是的！」我說，「印象自然是一問題；但是對於全部講詞的評價，似乎尤其重要。」

「她說她頗敬佩亞瑪梯這一口中國話，至於對他這一片所講的意思，有許多地方她實在無法領悟。」

說完，她在觀察我底態度，自然她知道我與亞瑪梯也是朋友，所以我只報之一笑，她便感到有所不安。

當時，慕瓊用過早餐已半小時許。我們坐在幽沉的屋子裏，忍受着這惱人的陽光，實在是有辜負大自然的一切的美。自然我們依是熱情沒有退淨的青年，所以我們必須活躍起來。

這是一個如何優美而惱人的日子啊！

「慕瓊，妳曉得這是一個快樂的日子麼？」我用極小心的態度向她提議着說，「我們可否藉着這一日的時光，到郊外作一個短途的旅行呢？」

「好！好！這太好了。」

她愉快得意舞跳起來，人間一切的天氣都完全刻劃在她底眉宇了

「最好我們還是把俞平梅請來，我們可以同時出發，不是更有意思麼？」我接着訂她一眼，請她就去打電話。

「打電話，可以麼？」她不禁靦腆起來。

大概她底意思，只希望有我一個人就够了。她不希望再有平梅來，既或是另外一個人。

我尤固意向她進攻，說道：「如果有了俞平梅，我們底快樂一定

更大。」

我底話語尚未結束以前，她隨按起電鈴。僕人接着走了進來。她便吩咐僕人打電話，請俞小姐立刻就來。

好傢伙！還不到一刻鐘，平梅小姐果然來了。

平梅走進客廳，呼吸非常急迫。可是面部劃出了兩朵紅——紅得像蘋果似地！按照年齡說，她比慕瓊長些，她雖沒有慕瓊那種天真活潑而可愛，但是她底美，却是一種成年人底豐健的美。而且，每當她說出一句話時，她底話語和表情，至少是像藏着鋒芒似地，足以刺動一個青年男子的心。每次當我見她，我便無端爲她所刺動，其實我只喜歡她這刺人的力量。由這一點，很可認爲我過去認識的女人羣中第一個最有魄力的人了。

我所喜歡和她接近的原因，我只打算看一看她究竟能有多麼偉大的魄力！

這一次所以把平梅約來，自然是我底意見。可是慕瓊非常吃醋。她實在不希望我和平梅有了更多的接觸。

至於我呢，我不但要尊重自己底爲人，而還必須要尊重她們雙方底面容。如此，至少我們大家都可以安心多了。

當我告訴平梅：請她一同到郊外旅行的事，話還沒有說完，她便偷偷向慕瓊作了一個鬼臉，那自然是表示一件讚同的意思了。直到等我離自於她——發現她這鬼鬼祟祟的態度時，她底嘴唇立刻劃出一道微痕，表示笑意，呈現，一幅玫瑰妙態，神密得令人不可捉摸。

一小時後，我們已經出了城市，一輛飛奔的馬車向北馳去——這是一個四座的馬車，不過其中有兩個是倒座。我們三人完全坐在正面，擠在一起。我稍微出了些汗，不時去用手絹拭着。一壁談着古今中外與天地之大，還一壁從車窗向外觀賞沿途的風景。

這雖然是郊外，但自城垣直達我們底目的地，却是一條平坦廣闊的路。路上鋪着碎石，馬蹄的聲音益其顯得嘹亮。同時當每行數里以

後，這馬便要嘶鳴一次或數次的。

沿途兩排排着翠柳，還有那均整的電柱，爲一些微小的風吹得嘩嘩使人悅耳。

遠方還有幾處紅色的樓和白屋頂，菜園，菓樹，工廠等等，也爲這豐美的郊外點綴不少的風趣。

途中還經過了平梅母親墳墓。那墳墓是在馬路東部里許，我們只裹坐在車裡，便可以觸目相望。

據平梅說，從前這裏只有她母親底一座，但是啊，現在在那一座孤零的墳墓西南部，已有數座大大小小的墳墓了。相間只是數年，人類底變化實在昇千端萬緒令人不可想像下去。

平梅越說不再談笑，淚水似已含上臉龐，我和慕瓊也在同時陪她淚淨不語。

從老早便聽說平梅底父親已經續娶一位更深亮的女人，年齡只比平梅小姐大得有限。她底父親對於這位新母親愛得很，關於這些，我不想多說什麼。

片刻，我們就到了目的地，賞給車夫一筆錢，讓他吃中飯，車在等候着我們。

這是一個何等的名勝呢？自然是值得叙的。因爲這是中國舊時帝王底陵墓——不論在歷史上，文化上，建築上，均各有其不朽的地位。這陵墓雖已歷時悠久，但依壯麗非常。陵墓的周圍，環有高大塔垣，狀似護城一般。再遠，四周總有數十里的面積，種植了碧蔭參天的翠柏和蒼松。其中的道路曲折得却像羊腸。老遠便可以望見那朱紅的塔垣。中國除了聖廟祠堂以及帝王宮殿以外，便只有帝王陵墓的塔垣是紅色的。

我們便在這裏遊來逛去，工夫久了，這兩位小姐是不免疲倦的。

雖然是疲倦，但在疲倦之中一定還要衝着不少的興奮。尤其是平梅，她更故意假作倦怠已極。後來，終於感情不自禁，依在我底肩膀，用手死力地攬着我，她說她太累了。

於是我們便在一塊綠草芊芊的空地，休息起來。慕瓊打開一盒椰子糖，我們三分而食。剎那，平梅小姐底精神於是爲之一振，並且唱起來了。

她唱得却是一闕哀婉的歌曲。

關於她對歌曲天才的名望，早已都傳到我們許多朋友底耳中了。直到今日，我才證明這是一件事實。

由於她對歌曲的天才，不禁使我連想到她那加倍的美麗。這對我太愛她了！而且更爲她那面部的表情所激動，我愛她已經不知比慕瓊是在幾倍以上。當時，倘或沒有柳慕瓊在場的話，那——我一定要把她擁抱起來，狂吻不止。

可是不要忘記我們乃是一個禮義的國家。我想到禮義二字，我底激情便無端因之而減。何況是在慕瓊底面前，我對平梅縱使是有萬端的願念，無奈也得自己抑制自己，使自己變成一個冰冷的人：沒有感情，沒有慾望，沒有愛……

這兩個人，是有兩種不同的美。如把慕瓊小姐比作活潑美麗的春天的話，則平梅便是一個炎熱蒸人的夏日了！在夏日裡，任憑你緣到如何蔭鬱的地方去，終也免不了汗顏滿面，擺脫不了夏之神底威嚴。這種比喻也許不太恰當。可是我再沒有更好的方法來形容這兩個女人。經過這一次的接觸，我對平梅底認識才日益迫切。從前那些只是聽來的事實，現在已由耳聞到了目覩，可是我對她底懷念，也便不禁從此日益熾烈起來。





運河的工程在着着的進行着，數萬工人於科倫上陸了——他們掘土，轟岩，開車，又添加了許多的機械，不久可以為運河的大穴便掘成了。

在地形上說，靠近大西洋的那方面，是一面高坡，這面隆起的部分雖說不算如何高，可是非平了它不可，而這土量也就要可驚人了。然而事業還遠得很，一面巨大的岩壁是連接着金山脈的業着大山的本脈。

機械當然是優秀的，工人至少也有一軍團。

然而氣候却不大好。

巴拿馬灣的風景，蕩人心魂，一進灣內，那科倫市的投錨的船前，展開了一面天國似的風光畫圖。差不多人們所想像的那無限的熱帶美，都在這裡了。特殊是初進梅雨期的時分，土地山川都包在一面鬱鬱蒼蒼的綠裡，這時節，人們都願意集在此地的。

紅樹（ *mangrove* ）和椰子樹，熱帶葛藤與野香，夕陽裡與海鷗一塊兒悠然共翔的天空中的神應這是如何是够羅曼提克的味道啊，——然而這地方的氣候，却地獄得怕人。

勞動者工人，成羣結隊的死去，先是幾百人，幾千人，後來死的人比一個軍團的人都死光了。

運河地帶多泥沼，好多排水路的地方，棲息着傳播瘧疾與黃熱病的蚊蟲，這是他們適於寄居的地方。

當時對這病對這病原的傳播，並不知道應該有什麼對策，也不知道在睡眠者的身上加以保護，並不在床上設蚊帳——因為蚊蟲是當日暮才出來飛翔的，正正時節並沒有瘧病的危險。各處人家，各處的小屋，各處的泊所，也都沒有防蚊的鐵絲紗，可是醫院的病榻腳下，却有水溝的設置，這樣來代患病的人保護，係防蚊。

總稱的病患者，身上落了一隻蚊子，刺了一口，又飛到別的健康

人的身上刺了一口，這樣在傳播着。

黃熱病，也是這樣傳播着，不過黃熱病更危險，這是由屋裡的蠅性蚊蟲傳播的，這種蚊蟲於雅利初期時在患者身上刺一下，再於自己的胃中發育病原菌，然後再飛到健康人的身上刺，這樣，人就會感染上的。

這些事情，在當時是必然不知的，是後來才有好多美國的醫生，犧牲上自己的生命，在此地長研究這種黃熱病，才證明了這種病的傳播方法，當時大家作夢也想不到，所以才將泥沼，水路供給與危險的蚊蟲去蹂躪，索性又把病榻下的水櫃也給了它們——因此成千成萬的人們都死掉了。

黑人之於黃熱病，並不比白人敏感。

特殊是新從歐洲來的白人，是會不客氣的以打倒的黃熱病與舊斯篤一樣在發揮着猛威，它在工人，監工，技師之間，於是前線上造成了一個絕大的陰謀。

如同於巴拿馬地峽修築橫斷鐵路一樣，說是地下埋藏着死人，這次除了運河的殉難者以外並沒有發現那種傳說中所說的枕木。

然而在統計上看，現在的死人集團，一天比一天的增大，這種現象却新發生了。

年復年矣，年復年矣，運河的工事在進展着，同時運河兩岸的犧牲者的墓場也無邊無沿的擴展開來。

運河的進展慢了，但是工作人員的死亡率反而很快。這競爭，誰能獲得最後的榮冠呢？這個求技術之成功的燃燒着旺盛的功名心的世界，是燦爛着美的風光的，可是另一方面與那恐怖殘忍世界相抗拮的死呢？

但是，洋溢的同情中是有「心痛」的，這心痛從歐羅巴的天空中擴展到大洋的另一方面去，在他們所「未知」的大陸上有些可憐的人們在這種築造運河，這事情，誰會想到了呢？

關於巴拿馬的事態的情報，一點也沒有傳到法國，送到大眾身軀裡去，都是公司方的公報說，工程即將告終，爲早日竣工計僅僅是還要剩餘的若干努力了。

自從偉大的老技師行了開工禮以來，已經六年了。事實上運河非竣工不可，以大西洋爲入口以太平洋爲出口非打通了它不可，期間也非常迫切了。

公司的報告說，這件企劃的完成是世界上最明白的事實竟然露出了這樣的口吻。

還得等兩三年，那時節是大的船隊便可以常常的從運河裡通過了。當一隊工人於黃熱病地帶隕命時，在同一個時間就有另外一隊人——公司的首腦部，金融資本家，包工人，肩客，爲了繼續這事業而又周轉了一批資金來，他們在不勝其煩的拚命努力。

他們的眼睛只在海的另一方面，並沒有看到巴拿馬，他們只管守着股票市場上的動態與傾向，他們憑着耳音，在默默的聽着地方人士的動靜，因爲貯蓄者的手頭上準備有現金，故此他們看風使船木魚投餌的想從貯藏庫中把金錢釣出來，不過這也够費心機的了。

住在地方上的那些沉默的貯蓄者——那些墮在公司的迷網中的千千萬萬的人啊，最初是恍惚而不自知的，但日久天長了也就有了不安的心氣，帶着不安的濃濃色彩的注視着巴黎股票市場，注視着以巴拿馬運河公司爲中心的公債與股票的運命，因此把他們的生活的未來，後半生的安定、子女教育這些希望都與公司，運河連結在一起了。

許多的期待，懸念，危險的大浪，先後襲到了公司的前面，公司的背後是那數也數不盡的死亡啊，在這數萬人的展望中，暗暗的送進了墓地。

公司方面此後爲了周轉資金，更大膽的幹了一下，以決定公司的勝負。

——連發行了幾次公債，當新公債發行時，大眾們爲現在爲未來，眼前都泛起了新鮮的法外的可能性，而公司所定的利率也逐漸提高起來，同時還本率也逐漸上昇了，使認股者可以得到二倍或二倍以上利益了。

然而，最初雖然來得繁昌，可是過了些日認股的來勢也就弱了下來。

公司方面終於要孤注一擲了，於是請求政府許可發行一種獎券性質的公債，可是被政府拒絕了。

如果是帝國的天下，或者由於國際運河的名聲，還可以增加些威信與光彩，但，這裡並有「帝國」，而法國是由多數的幹部與多數的部門而構成的共和國，所以共和國是必拒絕被影響的。

共和國政府組織了個現地調查委員會到巴拿馬地視察委員會的團員歸國之後，就報告上看來，只寫了義務的報告，而沒有積極的字樣。可是公司是需資金的，否則一切都得停工了，而一切也都安互解了。在公司方面需要比賴賽甫斯所估計的資金多好多倍。

運河該是非完成不可的，所以得要資本，需要夢想也想不到的那麼多的資金。

但是果然有了巨額的資金，是會有助於運河之完成的麼？運河還建能設成功麼？運河現在之所以沒有完成這是因爲什麼原故呢？

因爲偉大的技師賴賽甫斯的估計錯了，所以運河不會成功的運河的建設，如果按照賴賽甫斯所想像的去作，這是不會成功的，因爲賴賽甫斯所開挖的蘇彝士運河，那裡是沙地，而挖巴拿馬運河非打通了金嶺山脈不可。

離了海岸，馬上就是一面高地，接接不斷的蜿蜒下去，並且高度都高得相當，而陸地的隆起部分又有不少的水溝與泥沼，還有些水道，像河與大湖。故此有一部分技師當初就主張按裝水閘，另在水閘連

通上水管來提高船位，然後就在這個較的水面上向對面的海岸航行，再於該處使航導入另一個水閘，再利用水管排水，照此方法畫到頂點時再使船舶下行而達大洋中；如果這樣興工，運河或者才有實現的可能性。這辦法，就是說要利用那散在高原地帶上的湖沼與舊河；這是與自然妥協的作法。

然而在成功與權威方面能壓倒他人的賴賽甫斯，他反對這辦法，反對水閘，或有一切人工的，以技術的構成而阻碍航行的，有妨礙的可能性；這些他都反對。如果按上述的作法來開通運河，這簡直是採用了一「船不沾水」而以路陸送的美國人式的輕浮的計劃了，果然能見實現也不錯，這就是說在鐵軌上載上靈車似的東西，然後再用多數的火車頭來運那巨船！這真是一種大出賣的樣式！殊為荒唐可笑！可是我們所生存的又不是專以陸路作運輸的畢加洛時代啊！

按賴賽甫斯的計劃說，是想不使船泊沉澱而由一方的大洋航向另一方面的海洋的。——那樣的運河，就巴拿馬的地形說，還得要作另外的裝置，要發電所，堰堤，排水裝置，電流機車，還得引船上昇的可供沉降的盒形裝置，非此莫辦。

這樣的技術裝備也特煩瑣了，決對作不成。

住所希望的是開一道單純的橫斷地峽的大運河。

轟開了金嶺山脈的巨大的岩壁，鑿震天地。而除土量的測量的也很容易的看出來了，這樣，問題就可以簡單明瞭的解決了。照此作下去，河流的調節費用以地維持費用也不需要了，這誠然是一道輕而易舉的大運河啊。

這事業並沒有成就起來。七年的作業之後，死了數不盡的人命，用盡了幾多土木業者的精髓來搬土，轟石，整理河川，開拓原始林，堆滿泥沼，澄乾湖水；運河並沒有作成，這事實已經很明顯了。

差不多所有的工程都白費了，自然的山川已經認得出來是不可克服的了，排山倒海，總歸是談何容易啊。

中國文藝 巴拿馬運河之由來

非讓步不可了，——採用水閘，非決議採用當初反對派的意見不可了。

當然這不是大聲急呼公開着可以說明的，同時如果這樣一來，一切工程又非從頭修正不可，因是之故，話雖不能表面上說出來，而說出來的只是要巨額的資金這句話了。

這個額數，如果按舊法泡製從貯金的階級層中來補足這已是不可能的了，而最後的救急手段，也只好發行獎券了。但發行這種有獎公債，按應募者的慣例說，利率非提高不可，能這樣才能引起投資者的投資慾。這時節，本國政府對這等辦法又不抱好感，反而很頑強的不發許可，故此巴拿馬運河公司方面，爲了完成這目的，便不得不把公司破產的可能性，支出了的莫大的經費，法國國民的威信，協力公司的五十萬人以上的貯蓄者；這些理由綜合起來對政府壓迫不可了。

現在，爲了將來要安置水閘，特與一位著名的技師，愛費塔的建設者訂好了契約。此外更在廣範圍的各方面，把共和國政府拖在巴拿馬運河公司的網中。

年老的賴賽甫斯已經八十多歲了，也許他已經沒有統率全局的力量了罷，甚至於他就是能夠統率全局，但事已如此了，他的全生活，他的野心，他的名望，非全都出來全成這運河不可。但，運河怎樣變成呢？現在已是不成問題了。

賴賽甫斯的令郎夏爾，也許已經洞悉了這事態的全貌，大概他是已經全無明瞭了，只是他也被捲入在這個潰滅的山谷中了，縱有可爲，也是無能爲力了，他只得閉上眼睛了。

現在無論在公司方面，在公司的制調方面，在公司的各種交易方面，在公司的存在與否上，這都不單純的一己利益問題了，因爲無論在外觀上在視聽上，這不知恥的爭利現象，已經使這數千人加扭了重重的扣子。一個人縱然有力，也是回天乏術。

八一

於是公司方面便向政府開始攻擊了。

共和政府已由多數人才構成了一條戰線，這條戰線是由好多大臣與幕僚共同組成的。公司方面也正認準了這一點，也就向着這陣營精選了戰士向每個人開始戰鬥起來。

結果政府陣容裡的人員被說服了，被誘惑了，如果萬一公司崩潰時，國家與國民所受的影響是並列的，他們已經受了威脅；故此政府方面，便輕而易舉的被收買了。

巴拿馬運河公司把政府方面的誠實真摯的人材與自己方面的白手發財的惡棍，野心家，犯罪者連同正直被欺騙了的數十萬民衆，掉了個槍花，使他們共同的奇妙的組成了一個集團，這集團慢慢的征了法國。

公司，自然是危險得極點了，想把數百萬的金元撒佈在自己的周圍，結果把發行有獎公債的政府許可證弄到手中了，這許可先是在下議院通過的，其次上議院也通過了，最後，內閣也許可了，公司有許可，便開始實行他的最後的救急手段了。

公司爲了再弄幾億資本計，爲了解脫自身的窮困計，便開始建造愛費爾式的水閘，爲了建設水閘，又發起了一個大規模的運動，而有獎公債的獎券也就大量的向市場流去。然而貯蓄者早已爲此事有了疑難的戒心，認購的情形，並不十分旺盛，這時節早已有人計算出了既經支出了的額數與將來所必需的消費以及應付的利息的數目，更算出了直到運河竣工爲止的必要金額的總合，這個總數已經抵不住運河查本的利調的收入了。

公債的發行失敗了，不久，在沉默裏，全歐洲都在顛倒了這個當代唯一的大企業——巴拿馬運河公司宣告破產了。

巴拿馬地獄的汽笛不響了，船舶停在那裡，人們也都不卸煤炭與

商品了，機械也不響了，打坑與穿孔的工作也都停止了。各種車輛都已停了轉動，木建的鎮市空了，商人們也都走了。原始裡的猿猴與鳥鵲又都吱吱的在叫了，而用機器排出去的水，也都轉了方向，恢復了從前的面目，流河上水面上平添了許多木塊。印地安人都奇怪這幾年來滿晉爲什麼突然停止了，都奇怪的從林裏露出頭來偷看。

於是，慢慢的，那泥沼，與原始林間的數不盡的墳墓上，空自覆蓋着十五億的金錢。

全世界在這個雄大的崩潰裏，都在激動的注視着它。在巴黎，還有人認爲此事可救，用盡了努力來挽救，可是一位能救得出來的也沒有，這事實，因爲是在另一個大陸上，是其他國家領土內的一種企業，本國政府不能爲這已經破產的公司而延身，故此無把此事從泥沼中拖將出來。

有的企業的首腦者打算從新立一個公司，他們另外打算試一試另一種新的計劃，然而這努力對於連日以來獎引巴黎的瘋狂，憤怒，自暴自棄，與失望的怒濤有什麼意味呢？新的公司？期待着完成運河麼？得超出當初所估計的預算之二的費用，才能建設得一條水閘式的運河，要建造運河，還得用這些錢，還得需要八年以至十年的時間，這是人所共知事了。如果把這兩個總合，加在一起，至少得要三十多億法郎，這數目超出了一八七〇—七一年戰後法國對德國戰費賠償的半數。

到那地方去弄這樣多的錢呢？有誰能擔保修好了這道原始林裡的運河。能够退還原本而又能期之後付給利息呢？

現在還設立新公司麼？大家都報之以憤怒與嘲笑。

那些孜孜不倦的期待着後半生的美滿生活的投資於巴拿馬運河的大衆，現在都以絕望的目光，望着那已經消失了的貯金，他們承認是被欺騙了——他們被蘇聯士運河的建存，那位值得尊敬的老人欺騙了，被

新聞欺騙了，被經濟界的首腦者欺騙了，被銀行的行長欺騙了……最後被他們的不替他們助力的國家欺騙了。

巴拿馬運河公司的那些配置在南美打算切斷金嶺山脈的一角的機器與器械，一齊來了個向右轉，先向着金融業的機構然後再向着國家的組織刺出了進攻的鋒芒。

法國還能起來作一臂之助嗎？想一想那在地方上割據着的數十萬的人們，他的希望便被打了個粉碎。

國家還在靜守着沉默，也不發表任何的聲明，因為在國家方面是在顧慮第一個問題，如果哥倫比亞國不發運河建設的許可証，這是任何事體也作不出來的。非但如此，法國政府對此瓦解的事實，却又發動了國家，干涉些枝葉的問題，結局也只得是這樣了。

貯蓄者們，實際上是一無所有了承認自己已濟是一無所有的這件事實，等使他時，也得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他們的絕望，這時節已變成了憎惡與憤怒，起而質問。如果共和國知道廉恥，顧及到了國家財政問題而喚起的這個國民的安危，就應該對國民幫一點忙，不然政府方面爲什麼一點處罰的意思也沒有呢？既然有人已然有這等罪惡，政府果然是一點也不犧牲麼？誰是主犯呢？政府到底要對誰科罪呢？

共和政府爲什麼不即刻嚴峻而無言的以感動而敏速的手段對這些可憐見的人去處罰那罰人而作一次實施善政的鑑鑑呢……政府熱心的責任者，現在既對國民的幸福與財產毫無顧慮，也就是對少數的鑄師欺詐者加以保證，這不是不垂範麼？共和國政府爲什麼不發動些軍國的熱意呢？爲什麼要這樣沉默呢？

共和國的貯蓄者，他們投向於巴拿馬運河公司的宣傳單的金額，當然是要回來的了，可是共和國政府也不烈日秋霜似的發動國家的

司法權來替市民作道德的補償——共和國政府這時節已經曝暴在他自己的致病的威脅之下了。

共和國的最辛辣的敵人是布蘭傑將軍，他的頭髮分得很整齊，老是帶着一柄小梳子，鬚鬚很美，是一位堂堂的偉丈夫，他是要求對俄作戰運動的指導者，當時身任陸軍大臣。此才解除了軍職不久，便又被選爲下議院的議員，是位保皇黨的中心人物，在陰謀着顛覆共和國，並且身後有一個政黨在支援他，他在打算着改變國家憲法，這一年，正是運河公司瓦解的那這年，共和國正在爲生存權的爭奪而作戰，恰巧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年，突然因爲布留賽爾的逃亡問題，政府向將軍提起公訴，他因此而被放逐在國外去了。

法蘭西國內到處在孕藏着雷電，在放着閃閃的火花，建國以來未滿二十年的共和國，到處在發生着戰事，而國家的體制就在這種狀態下延長着，布蘭傑將軍逃亡的二年以後，一天便在他的女友——布留賽爾的墓前以手槍自殺了，這件事更使大家在心勞力拙的鬥爭之下，而受到了莫大的動搖。

將軍亡後，法國的危機是已經不復存在了……可是在此今續之間，却又發生了新的抗爭，新的騷動，只有朦朧而沒有明朗，整個的國家充滿了恐怖的危險，可是看到這危機而起來想辦法的人一個也沒有，誰也不能挽狂瀾於既倒。

這之間，直到這問題辦理完了，還得等個相當的時期，也許得用兩年或到三年的時間也未可知。結局，只有使一般的激昂情緒都變成「強烈」，而爭正義的吶喊，就是鐵的牆壁也會被推倒的。

大部分的人都受了巴拿馬運河的補助，這時節報道公司的聲望及堅實的新聞，漸次都轉變了方向，同情民意，對於「企劃幹部」，慢慢的開始攻擊了，同時對於共和政府的首腦者也開始攻擊起來，事情

的內幕也都洩露來了，最初還語焉不詳，後來就露骨的彈劾起來了，初時還來得客氣，漸漸的便有最高信望的人們也有了嫌疑了，這樣的大下去，不知還要波及到多少人，只要是波及到誰身上，此人馬上就會成爲問題的，如果舉出來的人數太多了，整個的全下議院的議員全上議院的議都有關係也未可知。

這狀態絕不能擱置，很明顯的非設法解決不了，全法國都動搖，而問題也就不不是「運河」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了。

關於運河的事，已經被人忘掉，而運河呢，上面早覆上了熱帶植物。

一個有力的金融公司的破壞，這不僅是空費了十五億國民財產的問題，反正「錢」已是付諸流水了。

現在共和國，已經發生了安危問題，

問題既然已經形成了，自然便發生了下列的疑問。共和國與政府，對於這個收買的不正行爲要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麼？共和國還要援助運河公司麼？退而言之，就是共和國與運河公司對有何等關係，但是公司與政府首腦者，就對這問題不聞不問了麼？由此看來，這一群共和國的卑劣之極的金融風雲兒與守財奴以及在公司的黃金之網中蠢動的廣職之徒，將如之何以善其後呢？

還有一個更重的問題——法國的主張者是誰呢？

是要犯在支配着政府裡？  
是被些賊黨支配着呢？

或者是法國這數年被巴拿馬運動公司支配着呢？

同時，既然現在大家已經表示了高唱復仇戰的態度，這個以有精銳軍隊自豪的法國，是否有着可以生存的機構？這種疑問已經呈現在全世界的眼前了。

法國是個強國麼？法國有可立盟的能力麼？法國的強力如何？這些問題突然弄明白了——法國，他們所造出來的大砲，如同他的道義一樣，是腐敗到極點了，這不是爲一群商人所指導着麼？這些事誰也沒有說明。

賴賽甫斯已經年近九十了，已經成了位非常老的老人了，十二年前時，他曾以他的過人的精力，賢明，與偉大的氣魄，爲巴拿馬運河行了開工禮，這個開工禮在技術上確是一個偉大的企劃，但這個偉大的企劃，現在已經變成一個政治問題，這政治問題像熱病一樣，發作在法國的身上而又變成法國的危機了，於是未來的世界，也幾乎拖到混亂裡回去，將一件巴拿馬運河的事件，無端的轉成了一件政治上的醜態事件了。

(未完)

# 現代日本文學發展史

楊秋懷編譯

## (三) 現代小說概論 (下)

### ——滿洲事變以後——

昭和後期的文學，不再像明治時代以至昭和前期之間那樣派別顯明了。這時，新感覺派以至新興藝術派和普羅文學之間的對立已漸次解消，個人主義和集團主義，前途都感到梗塞不通了。從明治時代的自然主義下迄前此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學中，全無明快調和的洞視，致使人們對之不能不生懷疑之心，但同時却又輕易找不到新的指導理論，於是便沉溺於低迷與苦惱之中了。自然而然，這一期的文學界，直至略有若干新氣運發動的最近為止，總括的說起來，是露出了調子的低弱和停頓的現象。在這八方塞塞的狀態之中，人們全疲於欲有所求的焦慮與努力，因而很容易就會陷進沉澱般的倦怠之中，或則傾向於超越了焦慮與倦怠之境而靜靜欲澄的態度了。

是以這一期的文學界，揭出明確的目標的理想主義的態度，很少被人認識。僅有龜井勝一郎等的日本浪漫派與舟橋聖一等的行動主義，可以算是這一方面的代表。然而前者不過自身漠然的規定本派的主張為浪漫，而其主張却無根本的方向，因之也無能對這時代的混沌有所指導，只不過保田與重郎等人對古典的新認識，畧示了一點可看的

業績而已。且更因其派別自身立場零亂，致使這唯一的功績，全未能十分確立。同時後者所高的新幽默主義的主張則無論在理論上或作品上，都全未十分明瞭，只有自普羅派轉來的青野季吉等的理論，微留一痕渺茫之貌而已。此外，如提倡「新科學的文藝」的中河與一的「偶然論」，在這一期中雖屬眾所注目的主張之一，但也不過與這一時代的性格略近而已，也說不上是具有正確的指導性的。雖說這失掉自主的生之方向以及人類毅力的時代，引起了重視這種牽動人類的偶然力的心情，但還不致使人對於人類毅力完全絕望。所以雖在傾向於低迷，却未嘗全然沉溺於絕望和對人類的無能的諦觀之中，因而在那裡便生出了焦慮與苦惱來，與之相呼應的作品現象雖也到處可見，而終未成爲一代的指導理論的，便是尚有未曾全然崩潰的人類毅力存在着的緣故。不過比這種毅力更加積極的組織，却終未能樹立起來。

在這樣的一般形勢之中，似乎對前途的希望渾繁較強，而繼續着明快的理想主義的追求的，還要算是繼承前此的普羅文學的系統的作家和作品了。久板榮二郎的「北東之風」，藤森成吉的「渡邊華山」



可算是其中最堪注目的了。

然即如這一方面的代表作品的「渡邊華山」，結局也還是成了一篇癡視着一個不能不自刃的人物的哀萎的作品。雖然把高野長英對華山之死發出憤怒以至於暗自窺待着破獄的時機這一階段的姿態，做了最後的特寫，以企圖使這篇作品脫開悲哀的性格的支配，但終因作中所描寫的運命的悲痛幾具使人覺得長英的憤怒簡直是強湊上去似的壓力而不能掙脫。這一點未嘗不可認爲是這個時代的投影——甚或自此而生的作者心理的陰翳呢。同時使得武田麟太郎的「銀座八丁」等所代表的深望進全無明快的洞視的世相，而將蠢動於那裡的人油羣像奇辣的描寫了出來，那種或可稱之爲梗塞時代的風俗畫的作品，一時大爲流行的現象，無異的也是從那裡派生出來的，在那裡可說是具有因其壓力的酷重，意欲逃開而轉向於主觀的鍛鍊主義，甚或即將崩折而傾向於惡魔地的愛好的危險在潛伏着。雖說殘餘着的人類毅力和近代的強勒的知性，尙未任之顛落其中，然如離開那種危境似乎極遠的作家中野重治的「歌のあかれ」等作，也竟空自深藏着尙未失却的情熱和趨於高超正當的意欲，反而接近了無可托寄其意欲與情熱的充滿徒然的焦慮和不安的低迷之境。至如德永直的「勞働的一家」等作，則現者雖已觸到問題的所在，而却困於解決之途的態度。僅感到其本來立場的梗塞而輕易樹立不起符合於新時代的氣運的轉一路子來——由此而生的苦惱，可說在這一系的文學裡也是相當顯明的。此外如中野重治的「空想家和電影脚本」一類描寫雖已看清路向，却輕易不能實踐的，陷於非行動性的人們的作品，也自不少。甚至寫了「渡邊華山」和類似它的「大原幽學」一類作品的藤森成吉，到了後來的作品「左門的放送」等時，也描寫起所謂性格破產者型的主人公來了。運這些努力於不要失却明快的理想主義的作家們，也都不能不傾向於這一類的題材。這可說是更加顯著的表示出來這一期的特質了吧？

在這種時代中，一向標榜着新人生派的嘉村磯多，倒斃於尋求新

的道義的彷徨之間；被稱爲在新進中最具廣汎的教養的作家阿部知二，在其作品「幸福」以及他作之中，竟也詠歌着人類的無力，恐怕要算不可避免的結果了，不僅如此，甚至其欲有所積極的主張的作品，如「光與影」等，也要露出不可收拾的破綻來，這無異的是在反映着時代的混沌的深度的。當然這不僅是這作家一個人的問題，甚而不僅是青年作家一代的現象。除掉對於時代的轉換與夫思潮的變遷全不注意，儘管安住於其自身所札住根底了的世界與方法之中的秋田秋聲以外，被稱爲「老大家」的人們，在此期內多已不大執筆，便是較爲活動的「中老組」也則雖有富於鍛鍊成熟的寫實的深刻性的作品，但仍無具有指導價值的東西可見。如雖則較比舊些，但還算得這一期中最優秀的作品之一的宇野浩二的「有枯木的風景」，便描寫了一個雖具優越的才能却無自己的生活的中心的畫家，一隨妻之企劃從事事，終因過勞而死掉了的事件。這很像產生「偶然論」的這一時代的人物，毫無自我主張，一憑外力的拖而生活下去的人相，在這裡極其象徵的描畫了出來。這裏雖然是示喚着一種之淺薄的主張的揭示要深刻得多的東西，但這示喚，以及站在那種事實上的積極的主張，却不能說是由作者自身說了出來。至於廣津和郎的「被驅逐的印度人」則更退一步，我們可以很明顯的指摘出來其對於題材的批評的中心是有若顯著的動搖的。對於被驅逐的印度人即未澈底於站在人間主義的立場上的同情，又未強調其被驅逐的隱微的理由的必然性，可說是一篇很有結論（焦點）的作品。而欲打破由此而來的低迷，作者甚至要來嘗味「嘴巴」的快感。一個軟弱的少年因挨到強橫的同級生的嘴巴而獲得了關連性和積極性，因乃希望再得一度那樣的經驗。這雖可說是一篇觸到人情的機微的作品。但欲由那種中學生的方法，以脫却這個時代的昏迷，其迷途之深，仍在其中象徵了出來，此外在芥川賞登龍者以及其他輩出的新人之中，也沒有一個顯示出異常的特徵來的作家可見。

所以，我們滿可以說是這期中無論所謂大家，新進或中堅，沒有不在呼吸着相似的低迷的空氣的。

## 二

時代的空氣如此，因之這一期中優秀的寫實主義的作品，也多描寫生存在這種低迷時代的混沌中的人間的生活相或被某種龐大的力量攔旋翻弄的人們的姿態之作，如丹羽文雄的作品，便可說是這一方而很好的代表。和『歌のわかれ』『空想家和電影脚本』等作全然不同，在這個作者的世界裡，觸目皆是混亂，放肆和無力。我們試看他較早的作品『五分鐘的熱度』。這很可以代品他的作風：主要的是就看主人公愛慾側面的描寫，而同時他——主人公對於任何事業，結局都無非是五分鐘的熱度的樣子，也不會被忽視的此外作者尤好描寫職業婦人——特別是酒場的女侍和舞女等的放肆的愛慾生活，在其中作者把還因為剛從因襲的舊家庭道德中解放出來，比較一般的男性尤無確立的生之方面而生出來的女性生活的混亂，很生動的描繪在讀者的眼前。這可說是雖得到了一應的解放，前途却橫着種種的梗塞，能够正確的領導人類的道義尚未確立的時代的悲劇的人類姿態的顯明的提示。在其中可以究極的認識了這一時代的性格。

進一步調查下去，這却不僅是丹羽文雄個人作品中的特異的性格，便在宇野浩二的『奇怪的勞働者』，廣津和郎的『蒼的歷史』以及其他所謂『系譜物』的作品中，結局也都可以看到這種相似的時代的性格來的。失掉了傳統的家庭生活的支柱，而不能不做爲自然發生的自由人而對社會的女性們，雖有無盡的困難和苦惱橫在前途，却儘自用着混一時算一時的方針，胡七亂八的渡送時日的樣子，處於其所生活的場所上，有畧異於丹羽氏的作品之處，但結局仍不外是相似的時代現象的作品的反映。

這種現象自然是涉及時代全體的，不過其反映在較男性更少自主的生之方向的女性方面則尤爲顯明，所以便似乎以女性爲主人公的作

品更足以顯示這種典型了，實則我們只要聯想到上述的『五分鐘的熱度』，便可知這並是不僅限於女性生活的現象了，更進一步看來這種現象，就是在可認爲是這一期歷史小說的代表作的柳山潤的『歷史之中也是很顯明的。以在時代的大浪之中失掉了一應的思想，一味被動的活下去的主人公新一郎爲始，那些隨着波潮迴轉以混時日的人們的形貌，在在都是夫却本來的立場而又未引起新的生之方向的悲劇意趣的表現。島崎藤村在其大作『黎明之前』中所描寫的人物，還是雖然同樣的搖動在時代的大浪之中，但却幾至狂亂的堅執着自己的路向。至於『歷史』一作，作者的興味則偏注於這種隨着時代的波濤蕩蕩着人物的二態了。由此可見這一期的特質，便使之『黎明之前』的時代，也顯然有所不同了。

不過這當然不是這一期中文學的全貌。而且，一至於此，人類的毅力和尋求道義的意志，仍不會完全崩潰了的。繼之而起的，也並無毫無靈魂的頹廢，因爲尚未崩潰的人類毅力的強性以及長期間鍛鍊出來的知識的不久或將克服絕望的內心的期待，還未曾完全失掉。不一却因輕易找不出趨向成就的路徑，又未確定應用的方法，所以這一期的文學界，便似在自嚼着八方塞塞的苦惱，以至於不斷的親近於塞河特夫的不安的哲學了。

堀辰雄的『蜻蛉日記』等作以至於北條民雄，明石海人的世界，便可說是這一系統的頂點了，其較爲寬緩一點的作品，也多是從時代的表面退後一步而嚙咀人類的無力，或則抱着超越的觀照主義的態度，去追求那被困在不可能與不安的柵欄之中的柔弱的人生美等類的哀婉之作。永井荷風的『遷東綺譚』以及川端康成的『雪國』阿部知二『冬之宿』等具有這期品的傑作的定評的作品，多屬於這一系統，對於人類殘餘的徵力雖抱有深刻的愛與關心，但却採取了遠眺的態度，終至安住於低迴趣味的，乃此等作品中共通的現象。換言之，就是並不由於思想或意識形態來分解人生，而欲棄掉對於現象所具的現實

的意味的拘泥，一味追求感覺的味與香的超越的觀照主義的態度，在「日本固有的」這個名義之下，受到了一般作家熱心的追求。他們對於非如此便無可救藥，在思想上實在無法整理的現實的混沌，是一半斷念了的，谷崎潤一郎之沉湎於「源氏物語」的現代化，便可算做顯示這種氣運的深度的標識。

這一流的作品，在其能够避免了崩潰與狂亂而能滲入於諦觀的心境的深曉的鍛鍊，達成了完美的境地之點，可說是觸到這種混沌期的淵底，自要使一時的文壇對之低頭的。然却因其並非混沌或錯雜的正當的整理，僅不過是超然的所謂第二的世界的主觀的構造，所以還算不了現實主義的近代的知性以及人類毅力的勝利。是故「雪國」，「

邊東綺譚」也雖得到了極大的稱讚，但却不會緩和了時代的苦惱。

於是為補此而來的間隙，以橫光利一的「純粹小說論」為首的調和小說中的通俗性與文學性的意圖，便在相當的程度內強化了起來，同時趨於長篇小說的傾向也顯着了起來。不過其結果，却仍無何等不得的影響與業績留了下來。

所以籠統的說起來，在上述這個範圍中的這一期的文學界，事實上雖也不無幾部優秀的作品，但就全體而言，却不能不說是充滿了一種末期的暗淡的景象。新的黎明，尚在期待之中，輕易不會到來。

——未完——

# 中國文藝

第七卷·第四期  
(第四十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 本刊文字不轉翻 刊字得載印

編輯人 張 鑽 笙

出版者 中國文藝社

北京西長安街三十五號

印刷者 武德報社印刷部

總發行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一一七號

分銷處 各地華北文化書局分局

## 本刊定價

購買辦法	零售	預定每卷	預定全年
冊數	1	6	12
定價	0.50	3.00	6.00

每月一冊·五日出版  
每卷六冊  
全年十二冊  
(預定郵費在內)

##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除特約稿件外，並歡迎外稿。
- 二、來稿以純文藝創作翻譯論評文字為限，其他類稿文辭恕不刊載。
- 三、來稿以五千字以下為標準。
- 四、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聲明。
- 五、來稿經採收後，本刊有優先採用印單行本權。
- 六、來稿除認有必登者外，無酬刊登與否，概不退還。
- 七、來稿經採收後，略致謝酬，每千字由二元至五元，厚薄另定。

## 本刊廣告價目

月 1 回
130.00
100.00
95.00
80.00
70.00
40.00
25.00
50.00
40.00
35.00
25.00
20.00
80.00

3361

購買

# 強國必先強身

強身之道，首重強化呼吸器官之防護壁壘，蓋呼吸器病，又稱亡國疾病，偶一患之，往往纏綿牀第，經年累月，有為青年，等於廢物。維他命A能強化呼吸器之粘膜，防護結核及其他病菌感染為人所舊知之事。有此維他命，即一旦為其所犯亦能賦與抵抗病菌之要素。

## 強力維他命A D劑

「哈利巴」係由北太平洋深海所產之「聖魚」肝臟油塊煉成含有異常濃厚之維他命，其一粒中之A D力實足與普通魚肝油一酒杯，雞蛋六個，牛奶二斤，牛油一磅之功效力相等。外殼由極易消化之糖衣製成，毫無腥臭難服及妨礙胃腸等弊。

中華民國卅壹年三月 經銷路均有代售



# 聖魚肝粒 哈利巴

總經理處 北京西單北大街一六〇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郵部登記證民字第八七號  
第七卷 (第四十號)  
每册零售五角  
出版者 中國文化書局